

年

卷

期

3

4

第

第

472

卷三第
期四第

號月四

版出五十月四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類紙聞新爲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號二一二第字警證記登部政內



師範大學

虎標八卦丹

主治

中暑傷寒 霍亂吐瀉 飲食不消 舟車頭昏
 頭昏眼花 腹痛氣痛 胸膈飽悶 各種咳嗽
 時行瘟疫 絞腸痧痛 任事過勞 各種感冒

功用

順氣化痰 解鬱活血 除穢避毒 香口生津
 醒酒戒煙 提神醒腦

虎標永安堂

上海分行 寧波路五九五號

金陵酒家

轟動全滬

特聘廣東名廚
 精製高等筵席
 搜羅粵郡土產
 適合南北口味
 裝璜華麗廳房
 佈置新奇禮堂
 增設中西菜部
 樓下廉價食堂

粵菜大王

地址 上海法界多亞路大世界東首

電話 四四六四七

新 壘

四
月
號

第
三
卷
第
四
期



新壘文藝月刊 四月號

第三卷 第四期 目錄

民國廿三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文論

- 由統制文化說到文藝……………李麟(九)
 爲什麼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張生(六)
 文學與思想……………張協(六)

被愚弄的生物……………周白鴻(一)

暴露……………北漠(二五)

奶媽……………夢白(三五)

她底故鄉 (W. H. Hudson)……………旭之譯(七)

生活網……………呂覺狼(吾)

死了的國王 (Mary Hollerike)……………高倚筠譯(五)

做麵包的……………劉祖同(益)

俄羅斯一少女……………子蘊(夫)

重來……………田翠竹(七)

淋漓(續二)……………張生(六)



詩與文散

(九四——一四)

開	哀	盼	江	弟	歷	三絃	記着
始	愁	念	邊	弟	力	(詩)	(詩)
趙如珩	孤西	朱希仁	楊夢	白流	趙鉅權	孤西	虹飛

▲遊記

南通三日遊
南遊日記

餓生 (三)

▲介紹

郭源新的「桂公塘」

馬兒 (六)

前哨

(七七一—八六)

于時夏試譯詩經	「海」「京」派與「何」案	何徐創作之爭	曾今可也談「海派」	「閑居自語」以下	穆木天的「清唱」	鄭伯奇夫子自道	張資平的創作	文壇走狗
馬兒	靜	紅	法	白	道	嘉	魂	蕭

通訊一則

編後贅語

楊志粹 (六)

編者 (一〇〇)

治公法律事務所

孫弼伍律師受任新壘

文藝社常年法律顧問通告

問通告

本律師茲受新壘文藝社聘爲常年法律顧問後如有侵害該社一切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保障之特此通告

事務所

上海四川路二九九號東亞銀行
二樓二一〇號電話一八八九八

新光圖書局……

本局新近批得：

光華書局
神州國光社
時還書局
新教育社
文華圖書公司
中華圖書公司

全部新書，一切定價折扣，特別低廉。敬請

各界惠顧賜教。

地址：上海北四川路橫浜橋南

被愚弄的生物

周白鴻

汗酸裏着血腥……

車輪在鋼軌上紆緩的前進，像一個龐大的負傷的怪物，吐着多灰的黑煙；偶而，輪子擦在鋼軌上頓一頓，便發出難以描述的刺心的聲響。

赤日炎炎放射着威光，地面上蒸發出熱，空氣裏瀰漫着熱，在熱氣蒸薰的廣漠的大地上爬行着這一串黑色的怪物。

車廂裏，至少有一百度熱。汗酸，血腥，在熱而不易透氣的車上氤氳着，釀成一種難以忍受的氣味。

歪七倒八的，滿橫豎着人。汗，像黃荳珠那麼的掛下來，一揚手抹去，沒放下手，又倒成串的從毛孔裏鑽出來。衣服給汗濕了又乾，乾了又洵濕；彷彿雨的根源就在他們的身上，可是炎火般的太陽，并洒不下一把冷雨來。

轟隆……轟隆……轟隆……

這聲音像萬萬個小鈞子，一分一秒鐘的在每個人心上勾動。

「操他窩窩的，送死也得爽快點，別老這軟勁兒的攔在這兒烤鹹魚！」李老海吐一口唾沫，大手在紅臉上抹一把汗。臉上，馬上便起了花斑，接着再用軍裝這麼擦一下，可好看哪。他娘，這軍裝，要不是跟着大隊走，化子似的，說不定走到前村後鎮給他娘老百姓當土匪給宰了。

餓，渴合併成一種火燒焦了大眾的心。

「他娘，打，打，咱們當兵的是狗養的，」李老海紅着眼睛直想罵人，可是斜過眼看見連長的那一對亮閃閃的馬靴攔在那兒，再想到連長手裏的皮鞭子，心裏的話可都打腳後跟溜走啦！

「哼……呢……哎喲……哼……」

火車在顛動，把張順雄的叫聲也帶着顛動哪，一聲長

一聲短，抖得人心內怪酸的。

李老海向張順雄眨一眨眼，連講話的力氣沒有，口渴得像老公雞乾張了嘴，煩燥得直想流眼淚。

「他娘，當兵的是狗養的！前天兒袁金標在車上發痧暈過去，並不會死，可是趕長竟那麼幹，硬把他轟下去睡在白土地上；是那大的毒太陽，袁大哥準完啦！咳，該夠多麼慘……」

李老海想到袁金標心裏就發毛燥，聽到張順雄的呻吟，又想痛快的哭一場。

「張順雄又要來袁金標那套玩意兒？」李老海自家心裏想得發抖，打起乾喉嚨湊到張順雄面前小聲氣兒打個招呼：

「我說，老張，別像娘們兒那樣不中用，忍這麼一點吧；待會車到了站，許會有十字隊在那兒，吃這麼一副藥，就會好的。要是在車上這麼倒下去，可不是頑兒啣。你想老袁，」李老海停住話偷偷的向連長那面轉了一眼。他媽，再沒有這麼湊巧，一抬眼恰巧碰到那冷酷的眼光。李老海趕忙低下頭，偷看着連長那一對粗粗的黑毛腿，他娘，別說它套上皮靴，就連這光毛蟲蟲的也吓得人寒心哪。『哼……嘿……』張順雄搖著頭不停的哼着，哼得李

老海心頭癢癢的，看看別個兄弟都像熱昏了一樣，誰也不留意老張的呻吟。

「他娘，這可活該糟了！」李老海急得想吐吐唾沫，可是舌頭乾得縮小了，一點潮潤也沒有。張順雄的哼聲像連長腿上的毛一樣，化作無千載萬綉花針，只朝心窩裏鑽。轟隆，轟隆隆的火車輪，一下一下像從他身上碾過。

張二麻子直在那兒打磕碇，口涎掛下了一尺多，滴濕了灰單布褲管兒一大塊，不知沉沉的在做什麼美夢。他娘，幸虧夏得樁那身子遮了老虎的視線，不然總會又挨上一個響嘴巴。

黃黃的臉，無力的眼光，汗浸着破爛的軍衣……這可像保國愛民的軍隊？——打站長，掛火車頭，拉快子，拉小豬寒俄肚皮……不講臉的事情都幹了，這還能算人不是？

誰個知道，就這樁渴着餓着像叫化一樣還要到前線送死去的？

李老海抬起頭來盯着在車廂頂上，他看有兩隻小金蒼蠅在那兒挺乖巧的爬着，爬乏了，又飛上一個圈子再慢慢的挺有味的在板上爬着。李老海看得沒勁了，自家兒心裏又起了疙瘩：

「他娘，當兵的命抵不上一隻蒼蠅！蒼蠅活得怪好，曉得咱們還能活幾天？打，打，打，十二塊餉打對折還三月不發。他媽，當兵是當泥土一樣的來填戰壕，塞大炮的！」

一車子生物，像科學家的試驗品一樣，不惜犧牲為他的成功而被……了。

轟……隆隆……隆隆……

黑色的怪物為他們在奏着葬曲了。

二

連長把三水瓶的水全喝了，心裏還老覺得火在炙烤。

他不知自己還能活得多久，因此使他的脾氣變為更火爆。

他想到團長旅長師長……心裏又是氣惱又是羨慕；他希望自己能打戰勝利而身體無損，既可以升級享福，又可以直截了當的把黃臉老婆給休了，再弄上一個……三個……截髮的時髦的太太……但，想到就要去餓大炮，希望頓時便暗淡起來：

「他媽，打呀，打，打死了，白罷！打勝了連長升營長，營長升旅長……威風……漂亮的太太，汽車，洋房……可是總他媽死的多活的少呢！」

連長想到不吉的事就要發火，最容易把氣發洩的，就

是在兵士們的身上。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子；連長不在兵士面前擺威風，也不能成其為連長了。

「張得標！」

「有……」張得標無力的應着，擱在眉毛邊行禮的手掌，順流的滴下一顆汗來。

「到前廂趙連長那邊看有水沒有，借點去！」

「是！」張得標勉強捧出一個是水，歪斜地向前面一節車廂走去。

連長的兩眼血紅，直想找點事在兵士身上出氣。他的眼睛裏看兵士們都是豬羶，他也知道自己在營長，團長……；面前也像個俯首貼耳的狗；營長，團長……；又師旅長面前也像狗，而師旅長又作了大帥的狗……；大家都是為大帥做狗的。大帥的法則：大狗該管小狗！所以大狗能壓小狗，小狗能咬豬羶……

連長最能服從命令的，而且他自己也會在師部嘗過軍棍的味道。可是他怨師長，也不怨大帥，只怨自家命根不好，為啥不也做師長，大帥去打別人的軍棍。

每一想到打軍棍，連長必得要找上兩個兵受累，借此演習一番，連長亦有連長的威風嘍！

上次，爲了搜刮一點，短報些上去，不知爲啥給師部

探知了。調去幹三百軍棍，連長哼也不哼，他心裏老惦
念：

「媽的，趕明兒升了一級又一級，這威風我也會擺的
！」

這次，又出來打了，正是升官的好機會，心裏雖是有
點怕懼，然而前程是大的。

車子一顛一簸的，把連長的心都給顛翻了，顯得一陣
兒歡喜，一陣兒憂愁。——女人的香味是夠消魂的，可是
，在陣地上炮彈兒可沒生眼睛，說不定會碰到身上來。

轟隆隆……轟隆隆……隆隆……

車向前爬行，紆慢的，悵鬱的像一條受傷的蛇一樣。
在蛇之腹內，是一些腐爛的蛆虫。

「哼……哎唷……」張順雄仍長一聲短一聲的哼
着。哼聲，在這時像刺樣的戳痛了連長。連長攢緊了眉頭
；這聲音是多麼的不祥，是多麼不好的兆頭。

「張順雄！幹嗎哼？」連長的眼睛鼓得彷彿似圓大的
銅鈴，他們的腔調是充滿了——打，殺！

「哼……我……哼……我……」張順雄老揀不出一句話
，白費了半天力，滿頭大汗攢眉擠眼的乾着急，又把頭垂
下去。

李老海出了一身大汗；天曉得，在這大熱天，這偏身
的汗都是冷的。張順雄咕吧得不能說話，他的命運也便完
結。

叭！叭！叭……哎喲！叭，哎……

「入娘，我好好的問你話，你到這樣大架子！你娘，
揍死你，看你擺架子！」

哎喲……叭叭叭！我……叭叭……

張順雄在地上亂滾，痛得心裏面發麻，他不知道什麼
是他要說的，他說不出什麼話，他眼睛陣陣發黑。他的身
子彷彿浸在滾沸的油鍋裏，叭叭的聲音彷彿就是他自己的
身體給支解了在油裏炸得焦脆。

「入娘，你擺架子！擺架子！」

連長抽得乏了這才住了手。看到張順雄完全伏在那東
角不動，氣才慢慢的消去。

這一陣騷動驚醒了這一車廂的人，大家惴惴的在頭上
抹着汗，更裝着精神十足的樣子，避過連長的眼光。他們
的心多半是麻木了，他們不知道究竟要開發到那兒去；在
眼前，連長狠，連長有鞭子，連長的話要服從，就是他們
心中唯一的想念。除此，只有感到熱，不再多想什麼。

李老海給張順雄的喊聲癢了，連長的鞭子到底是厲害

的；這一陣又響又辣的鞭子把李老海心窩裏的話都打跑了。張順雄睡在那角角裏是死是活，李老海正眼也不敢去溜一溜他。

轟隆隆……轟隆隆……

火車把一羣沒有靈魂的生物帶到死亡線上去。

車廂裏除了連長的呼叱聲外，別人都沒有聲響。

車頭上冒着濃厚的黑烟，像在爲這一節節車廂裏的兵士織着死亡之喪衣。

三

哦~~~~~

火車在嗚叫着救命似的喊聲，立時，前數節車上便起了很大的騷動。

「啊，謝老天，到站哪！到了站啦！」

「啊，到了站了！」

彷彿像喝了一碗涼水樣的清快，都跳下車來。

站隊……點名……種種的聲響把小車站頓時裝點得熱

鬧喧天。

哦~~~~黑線由一條綫漸漸的擴張，火車頭便帶來一條受傷的節車。

點名到第三連，新來的火車恰巧在第三連的隊伍前停下。

「李長勝！」

「有！」

「杜有康！」

「有！」

「李德海！」

「有！」

……

李老海答過以後，又想起了張順雄來。斜過眼去瞟一瞟，幸而好，天佑苦人，他給兩個兄弟緊緊靠着，點到他時，還勉強的答聲「有！」

隊伍都在亂點名，明明是立正着的，由不得身子不搖晃。營長連長們都站在一起唧唧喳喳的不知議論什麼。

李老海心裏空空的，不知現在該又向那兒跑。兵士的腳無定的風一樣，不知道今日在此地，明天又在那一個地方。

火車停穩了就跳下一些人，有幾個官長樣的人便連打招呼的鑽到營連長那一堆去。

車廂裏，一聲聲的哼叫，一陣陣的臭味漫過來，使得

站在牠前面的第三連兵士嘔吐，可是大家肚內都是空空的，除了從胃裏翻出一點怪難受的酸水外，一點東西也吐不出。

連長從那邊來了，一面擺開威勢，一面用小鞭子指着。

「張永海，劉長貴，趙得功，馬三貴，常恆，李德海……」

李老海在聽別人喊「有」的時候，心裏也在一聲的答着了，連長直喊到他的名字時：

「有！」

他答的又響又利，連連長都打起精神向他瞅了一眼。

「好，現在你們跟我上車去搬人！」

聽了連長的話，大家莫名其妙地應着，槍壓在肩膀上像一具重物。

「放下槍來！」

「該是連長的慈悲吧？」他們這樣想過，便把鎗在三連的前面平地上架好，跟着連長上了那一節車廂。

難聞的氣味只朝鼻孔裏鑽。

呃！一車裏儘是打傷的人哪！

李老海皮膚在緊縮，他不知要把這些人怎麼辦，抬到

底下，便完了嗎？

一陣陣的哼聲，一陣陣的臭味。

在外面，也在點名；並且前節車上，已經有上下移動的聲音。

大家屏住氣，把一些受傷的向火車站上移動；前幾節車上，已移動了不少在哼着的人。

連長熬不過那氣味，一轉臉就下車來，站在連營長一起，那塊上風的高坡上。

小小的火車站篷下，已橫着滿地的傷兵，火車上，仍沒息的向下搬動。

「爲啥不送到後方傷兵醫院？」

「曉得他！反正咱們只聽命令，管他媽！」

李老海和趙得功夾起一個傷兵時，悄悄的對答着。那傷兵的大腿上仍在滴着血，撮着嘴，擠着眼睛，嘴裏哼着

「嘖：嘖：的聲音。」

搬着，搬着，這一車廂愈搬愈少了；搬走一個他們心裏就鬆了一口氣。

最後，搬到車廂角上那睡着的傢伙，他不像別人，當別人來搬動他的時候，他一點動作也沒有。

「油，傷口多大！」張永海驚兀的叫着，手付攢着不

敢去觸動他。

那傷口在頸上有茶杯口那麼大，邊緣起了寬闊黑黝，中間便紅爛的肉在直流腥臭的膿水。

馬三貴看這樣不能老不動手喲，這傢伙大約還沒有昏過去，說話想必他也還能聽得懂：

「我說，朋友，帶點勁，咱們順利點下去，咱們都是自己人哪，不會給你多大苦吃的！」

那身體像泥龜一樣的蠕動一下，哼都沒有哼一聲，又靜靜的不動了。

「這怎麼辦？」

張永海只朝馬三貴發楞。

「怎麼！這傢伙爲啥不搬下來？」連長在外面等急了跳上來又要發毛燥。

「報告連長，這位傷太重了，移動不得。」張永海兩條腳站得筆直，心裏直在打哆嗦，汗也順着手指朝下滴。

「他媽，有什麼難移？拖下去好了，笨豬！」

連長的命令等於一顆致命的勃朗林的子彈，誰敢不依從？

「拖！」張永海望着馬三貴。

「拖！」

連長壓着，兩人不再說什麼話。

一下手，馬三貴就覺着臂麻，臂這麼一麻，就更弄得沒有力氣哪。

拖！只覺手下這個人分外的沉重。

那傢伙給拖了兩步一點叫痛的聲音都沒有，只彷彿像睡死了的。

馬三貴向張永海噉一噉嘴，照會他多上點勁。

又拖上這麼三五步，那傢伙忽地使勁的抽搖起來；這樣左右的扭動使張三貴張永海更費力，拖也難得拖動了。

拖，拖……拖到車廂門口，他倆一點也不敢放鬆，因爲連長早在車下，鞭子握得緊緊的正等着打人。雪亮的馬靴，不知是幾時套上的，站在那兒威嚴得簡直像大帥。

拖呀，這一拖得拖到車下來。張永海在頭裏先跳下車預備接着，馬三貴在車上面使推的力量。

掙扎，扭動，使馬三貴累的滿身大汗，挨到車廂門邊。不知怎的一滴姑的滑下去啦。

「糟！」馬三貴想上去抓也抓不住。

張永海正迎着接那在扭動的身體，他娘，不知手臂怎樣乏。

「糟！」

那傢伙——砰！的一聲滾到那碎石子的枕木邊了。

他由昏迷中轉為瘋狂了，他大聲的喊，連血都想噴出來一樣：

「媽：殺：啊呀：：：殺：死：：：」

這長長的慘叫像一條被宰的牛受了兩刀的那樣哀鳴。

一連，二連，三連的兵士們完全給這聲音震得停止了動作，各人心中都像同樣的給誰戮了一刀，眼睛裏閃出異樣光彩來。

「大家快來排隊！」營長蒼老雄壯的聲音想打破這肅嚴的空氣。

「媽：殺呀：他娘：：：殺：」那傢伙不停的喊叫着，湧泉似的血從頭的潰傷處冒出來。

機伶的三連連長把手鎗對準那傢伙一下。他抽動了三下，翻一個滾身，完啦。

「免得你多受罪！」連长假慈悲的說這麼一句，向着第三連的兵士：

「立正！」

「看齊！報數！」

「聽營長講話！」

第三連的兵士立得挺直的，接着二連，一連也整隊集合在一起。

「兄弟們，我沒有多話說。前面五里走過就是李塘集，準你們借糧餉三點鐘！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本能的答應一聲像春雷一樣的。

.....

脚步踏在白土地擦：擦：的挺整齊的聲音，「借糧餉」三個字像一個氣筒子一樣，只朝他們疲乏的腿上使勁的打氣。

鎗架在肩膀上像并不重，只要走過五里，是的，是營長吩咐的，走過五里就可以到安樂的地方。

火車站上的呻吟聲彷彿為他們在奏着勝利之歌。

擦：擦：擦擦：.....

灰色的一行列在夕陽中慢慢的隱沒了。像野獸似的人的情緒都從他們的血液裏抽去。

麻木與愚笨主宰着他們，在荒漠的場上前進的，是一羣不像人類的被愚弄的生物。

由統制文化說到文藝

李 麟

統制文化，現在似已過了提倡時期而至實行時期了。

統制文化的提倡，始見於數月前政府黨人所辦的刊物上。中央四中全會開會時，政府黨團支配的北平文化團體，也有電請統制文化；聽說此案在全會中，經過熱烈的討論而通過。同時，上海市黨政當局，又召請各報紙雜誌的負責編輯人，說明政府取締普羅文藝的命令外，並申統制文化意見。繼之，又有禁止所謂左傾書籍的命令，有教育界的變動。最近，中央黨部宣傳部，有召集新聞文藝電影三個宣傳會議。由此種對文化的行動來觀察，說是到了實行時期，並不是無根據之談。

國家文化，從來是不為政府所關心的。把握着我國統治權的國民黨，年來爲了內部的開亂，爭奪之不暇，政治還不能使之有秩序，更何有於文化。現在，忽然看重文化起來，並且要加以統制。不知有文化的政府，能夠注意到文化，原是一件可喜的事。然而如何統制，辦法沒有明瞭，而又發生令人有所疑慮的行動，這是值得每個留心文化及從事文化運動的人的注意的。

所謂統制文化，我們不必以不肖之心，忖度政府要用前代帝王焚書坑儒的辦法。就他們的言論態度來看，顯然的，是受布爾什維克及法西斯蒂行爲的影響。意大利而至德意志的法西斯蒂，和蘇俄之布爾什維克，是要以他們獲得的政治權力，以統制一切的。文化，是與社會生活極有關係的，當然也在統制之列。我國政府和不景氣的各國一樣將經濟有名無實的統制起來，那文化當然也要統制了。除此而外，還有促成政府統制文化的原因是：共產黨失却公開宣傳的機會而後，致力於文化運動，除了教育而外，則有文藝的黨派化，以及若干社會科學書籍的著譯和電影的活動。他們在黨政府

閱亂愚昧之下，很急促的發展着。到了後來對非黨派的文化運動者，（第三種人）公然採取干涉主義了。這種顯著的行動，許久之後，才為政府黨人所知。於是發生捕殺共產黨作家的事件之後，才來了這文化統制。所謂「文化剿匪」的口號，已經很明白的告訴我們，黨派的政治鬥爭戰線，由軍事政治的領域，而延長到文化的領域了。

沒有黨派關係的文化活動者，對於他們的政治鬥爭，他們的是是非非，自有社會的公道在裁判；他們的勝勝敗敗，自有社會的條件在決定，似乎可以置之不理。但是，這個鬥爭，把文化來做戰場，在野黨要干涉之後，又來了在朝的取締。過去的事情可以不必談，而現在呢？在左傾的罪名之下，有若干非共產黨宣傳的書籍，也遭池魚之殃，統制起來，自然也和共產黨同受處分。爲了我們文化運動者的自身利害，爲了國家文化前途，對於文化統制，是不能默爾而息的。

在主張統制文化的言論上來看，當然的是說爲民族國家文化前途。言如由衷的話，我想誰也不必有什麼反對的理由。我國人民的民族國家觀念是薄弱的了，共產黨人反民族國家的創作意識及理論態度，反火上加油的宣傳着。所以討論統制文化的問題，不必爲政府張目，也不必爲共產黨不平；爲了民族國家的文化前途，在沒有理由認定民族國家不應存在，個人不應愛護民族國家的情況下，實在毋須有什麼異議。統制文化，應該以民族國家的前途，以文化的前途爲目的的。應付共產黨文化運動，不過是一個目前黨政府的策略或手段而已。統制文化，應該以目的爲目的，不能以策略或手段爲目的。所以，統制文化的辦法，不能不慎重具備。就所謂文化剿匪而言，武化剿匪，還須七分政治，則文化剿匪隊伍，也要幾分道理。如何肅清共產黨的文化勢力呢？肅清之後，又如何創作於民族國家有利的文化，使人民精神上有那衛生的食糧，使社會生活的進化不受窒息阻礙呢？若不能創造良好的文化做模範，又沒有指導文化的人才，便應該予沒有黨派關係的文化活動者以充分的自由；在不妨害法律及治安甚而至於國家民族之存在原則下，發揮其能力。否則祇知「以吏爲師」。以絕無文化素養與認識的小子，在飛揚跋扈，文化前途當然不堪問，必將弄到國家成爲黑暗的國家，民族成爲愚昧的民族。

要統制文化，必須有統制文化的人才，此和武化剿匪必須將兵一樣。譬如蘇俄的統制文化，他們有文化素養的盧那卡爾斯基等在負責指導，有許多從事於文化活動的黨人。而我國現政府則如何呢？而以文化起家的黨國元老，又要管理

文化基金，他們對於文化貢獻如何呢？他們能否還有能力精神以計劃指導文化運動呢？文化的高級行政長官，能否計劃指導文化運動，固然是問題。而沒有黨的歷史，沒有黨的經驗的官僚，能否如盧那卡爾斯基那樣，已經不必再問的了。高級的文化人才如此，其下的，做了幾年文藝運動不能幹得一些什麼出來，如此而統制文化，實不敢相信有什麼好成績貢獻於國家。是文化統制的計劃，成爲統制文化的開始時期最嚴重的問題。

事到而今，他們以爲文化非統制不可了。人才的問題，不能不想辦法解決的。補救之方，不但要集中黨的文化人才，而且要羅網黨外的文化人才。於將黨內文化人才集中之後，商量出一個比較縝密周詳的辦法。然後調查召請全國的文化人，表示政府與黨爲民族國家文化設想的熱誠，以大義相責相勉。蘇俄政府之如何尊重高爾基，大概總知道的，中國目前雖然沒有高爾基其人可請，但那種精神是很可取的。黨政府如能這樣尊重文化，敬愛國家的文化人才，再把政治弄得清明一點，則與黨派沒有關係的文化人，自然樂得而努力，而對敵的黨派，也無所施其技了。如以民族國家爲前提，沒有誰肯自棄於民族國家，而拒絕合作的。不然，捨去民族國家，以個人系統爲前提，則人格獨立意志自由思想遠大的文化活動者，決不願提供其能力，受走狗的譏罵。當今之世，何能以個人爲中心而造成文化的呢？

統制文化，形式上雖近於專制，但能爲民族國家文化前途着想，要每個從事文化活動的人，爲民族國家的文化而努力，也不必如何非難。至以民族國家爲名義，以統制爲專制，不過我國古代之秦始皇，德國現在的希特勒罷了，何足以言統制？所以統制不但不能專制，而且要以民族國家爲大前提。於集中網羅黨內外文化人才之餘，對於自發的國民文化運動，應該尊重其法律上應有的權利，發表予以思想的自由，並且要更進一步，扶植或獎勵之。

我國民族之龐大，幅圓之廣闊，而文化情形的複雜，性質的差異，沒有詳密的調查與計劃，遠大的目光，不足以言統制的。譬如租界的文化，和城市的文化之不同，內地的農村文化，和邊疆的部落文化又不同；則實施統制的方法，當然不能一樣了。況且社會生活的進化程式，是多種的。不是一部份人的思想所能明瞭，所能代表。必須由各方面的思想之變換。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統制，就是以一個民族國家的大前提爲標準，將國民自由發表的各種思想加以綜合，於綜合之中，找出一個良好的結論來。如是，國家政令不妨害文化的發展，而從事文化活動的人，精神上才不至於被

桎梏。

統治國家的黨，國家一切都統制了，文化何能例外？但黨的主義綱領，是為整個民族國家的利益而定，不是為少數人的利益而定。那麼，統制文化，也不過要使文化之發展與民族國家有利益而已。由此而言，統制文化不是派系個人的事，而是民族國家的事。若以防止「偶語」「腹誹」而統制文化，那簡直是取消文化，消滅文化，比罷黜百家的專制帝王還不可及，何足以言蘇俄及意大利？

統制文化的意見，既有如上的表述，現在進一步而談統制文化與文藝。

政府黨所以統制文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共產黨的文藝運動有以促成，此人所共知的事情，上面已經有所說過了。

共產黨人之打進文化界，是以文藝為第一佔領地。共產黨利用文藝做宣傳，確也有了莫大的成績。他們在政治上有過了運用黨團的經驗，他們的文化政策決定之後，中國文壇，不能不被支配了。

黨政府大概以文藝為小道能，初不加以若何的注意。後來若干黨人見得他們聲勢大了，才發起所謂民族主義文藝。民族主義文藝運動雖哄動了一下，但因人才關係，理論之缺點既多，而創作無一可觀，什麼「隴海線上」的小說，什麼「黃人血口」的詩歌，鬧了莫大的笑話，不堪共產黨文藝運動者的一擊。不久，便在中國民族死力掙扎時期中，消沉下去。

我不必說現在的統制文化，是民族主義文藝失敗的結果；但民族主義文藝之必然因統制文化而起衰，那又是不可諱言的事實。統制文化，雖然將教育新聞電影與文藝並為一起而統制之。但志在文藝的人，在政府近日統制文化的行為以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者的氣餒觀之，自然得到一個明白的概念。

那班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同志，不能說他們不努力的。但在政治作用來說，從事過黨派活動的人，都知道是沒有。在文藝的成就來說，有賞鑑文藝能力的人，也知道是沒有。如矛盾月刊的理論與創作，原沒有到文藝的水準，要發生政治作用，要在文藝有所成就，行嗎？若統制文化，要他們來指導文藝，叫盲人指路給人走，不是一件危險而又滑稽的事。

情嗎？

實在說，統制文化的文藝運動者，在政治化了的文藝上，不但要有文藝的智識，且要有哲學政治經濟的常識，同時，還要有黨派的經驗。不然，一方面在否定共產黨的文藝理論，一方承認讚美共產黨文藝理論的存在與偉大，如此的文化剿匪，不是等於數年前的武化剿匪？不失敗，還有天理嗎？

統制文化之於文藝，不是查禁一些所謂左傾（？）文藝，取締所謂普羅文藝便能了事了的。這種消極的卜策，是沒有用的。雪夜讀禁書，許多讀書人認為快事；那末，查禁與取締，不過為他們登廣告罷了。況且所查禁的，是否為完全共產黨人著作，及有無共產黨的政治作用，那是要十分注意的。取締的標準如何，也不能不宣佈明白。不然，執行命令的官吏，既不知文藝為何物，當然不知什麼是政治作用，讀者的自由與生命，不是很危險嗎？這不是沒有前例的，隨身帶着魯迅「徬徨」「吶喊」而被捕被殺，報章已經載過這種消息了。

民族主義文藝的戰士，繼共產黨手槍炸彈的武器文學，熱血沸騰的，要以革蕪油與棍棒掃清文壇的所謂毒。我們柔若無骨的民族中，文藝中也有這樣子勇武的人，好像是一個奇蹟。但做文藝運動，祇要一管有用的筆，槍桿都沒有用，革蕪油與棍棒有什麼用呢？須知慕罕默德的成功，除了一把劍之外，還有一部可蘭經呢。

文藝的讀者，比較任何學術部門為多。要履行統制文化的文藝任務，必須寫出一些值得一看的東西來。不然，不准人家寫，自己又不能寫，不過教人去讀神仙劍俠的小說，使個個跑到峨嵋山尋師學劍術而已。普羅文藝是不行了，但民族文藝在何處呢？

本來當着中國民族史塗滿了血和淚的現在和未久的過去，民族文藝的題材真是俯拾即是。如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者能留心一下，多讀點書以幫助他們的技術，也不是不可觀的。然而，我們的民族主義文藝者，太忽略了這個悲壯的時代，也太虛擲這個寶貴的光陰了。自己不爭氣，在怨天尤人，有什麼用處呢？須知消極的查禁與取締，是下策，積極的研究寫作，才是上策呢。

民族文藝運動者的任務，是站在政治立場以反對共產黨的文藝，並不是在文藝立場上，反對他們以文藝聲張政治宣傳

的。所以他們要因咽廢食，並以無產階級生活為題材的創作也反對之。共產黨厚着臉皮代表無產階級，他們雖不必厚着脸說代表無產階級，儘可以將民族意識放入無產階級腦裏去，儘可以寫有民族意識的普羅文藝。革命歷史上，不是有很多無產階級為民族鬥爭的故事嗎？

要統制文化而收文藝之功，在黨在政府非有文藝政策決定不可。此文藝政策的施行，實有賴於文藝人才，此文藝人才，必須於文藝有相當的素養，鎗桿不能用，草麻油棍棒也不能用；漫罵不必，叫囂也不必。能用的，是筆；必要，是寫作的才能。

我想，履行統制文化的文藝運動者，是不應該忽略上面所述的理由。

我們是老百姓，對於統治我們的黨政府之統制文化，沒有反對的能力，也不必作什麼反對的理由，我們不是共產黨的文藝運動者，對於統制文化也不應有什麼黨派的敵意。祇有在文化上，要求一個有理性的有智識的統制，在文藝上，要求一個自由創作的機會而已。國民黨的黨綱，有言論出版自由的一條，我們希望政府和我們一樣去遵守，不要剝奪我們國民應有的權利。這不祇是我們個人的法益，而是整個社會的法益，不正當的暴力，施之政治已不對，施之文化而至文藝更不對。

前途雜誌

第二卷第四期要目

前途論壇四篇	蔣中正
新生活運動之要義	賀衷寒
新生活運動之意義	劉詠堯
新生活運動的時代使命	劉炳森
學生新生活	余文偉
新生活運動	楊季
救亡圖存與統一	李執中
日英關係的今日與明日	左企譯
土耳其十年生聚的成果	張一凡
新憲法草案中農業政策之研究	張一凡

憲法草案中之國民教育	周憲初
結婚之國家的統制	陳百城
五十年平均地權論	許太空
意大利之政制	高品齋
意大利法西斯的新聞專業	楊業渠
法西斯意大利之農業政策	楊華波譯
遼茨斯博士	黎錦明
漫畫	王波
時事日誌	王波

價目 本期零售 兩角 全年十二册 二元二角 半年六册 一元二角

郵費在內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總發行處 上海五洲書局 北平海潮書局 南京新華書局 武昌盤龍街 濟南實業街 重慶善實里



李檢察官審完一個姦淫的案件以後，準備繼續偵查一個貪污的案子。

幾天來案子特別擁擠，李檢察官工作非常辛苦，他舉起左手揉了揉發燒的臉孔，覺得全身骨節都沒有氣力支持，那身體的重量似的，沒精打采地靠在那坐椅的背上，他要趁着庭丁帶走那對淫佚的男女離開這偵查庭的時間，把自己略微休息一下。

但是法官的尊嚴應得維持的，所以他沒有把他那對壓在濃眉毛下面的疲乏的眼睛合攏來，不自主地看了一對男女安閒地走到外面。

他看見那女人突然回過頭來，側着眼梢惡意地向他瞟了一下，並且報復似的蹶起她那紅菱似的小嘴吧，表現出一種委屈的輕蔑的神情。檢察官感到自己的尊嚴受到損害似的，正要睜起一對銅鈴似的眼睛給她一個警告的時候，不料那女人的淘氣的姿態却早已收斂去了，僅僅看見一個

暴露

北漢

婀娜的背影，和一頭蓬鬆的頭髮，貼近那男人的身邊，在向著前面蹣跚地走動。他的被侮辱的心情，更添上一些模糊的嫉妒的思想，不禁生出一陣無名的怒火來，憤憤地想道：

「這樣一個女人也配來侮辱我嗎？我的神聖的職務，豈是一個小婦人的蹶起嘴巴所能非難得了的嗎？在維持社會風紀的理由下面，我要憑着一切證據來懲戒你們那種妖蕩的野獸般的舉動。」

李檢察官爲着這一怒，所有疲乏都似輕煙似的飛走了，在一種自尊心理的支配下，眼前又浮現着古時像包公一類公正的法官的影子，好像在激勵着自己要把那些凜烈的史蹟當做規範似的。於是他就鬆了鬆身子，挺起背脊，神采奕奕地等待着工作的開始。

這時，貪污罪犯者凌子文由庭丁帶引到檢察官的前面。他是一個三十歲模樣的人，面色略帶灰白，兩腮長滿着

細草般的鬍鬚，露出一種不安的狀態；頭部擱到胸前，看去好像和身體並不連接似的，不時把眼睛窺探着檢察官的神色，表現出一種體面人遇到困辱時所常有的羞澀的神情。

李檢察官習慣地把那炯炯的目光向那犯人盯視了一下，在這種動作裏隱蓄着一種示威的意味。然後發出一種重濁的聲調，依着順序詢問犯人的姓名，年歲，籍貫和職業。他最後這樣說：

「你的職業呢？」

凌子文紅了紅臉，顛頂地答道：

「我是某地黨部的執行委員兼常務委員。」

檢察官翻了一下案卷，繼續問道：

「你曾經當過抗日會的常務委員和軍法陪審官嗎？」

「是的，檢察官，不過這些職務早已是過去的了。」

凌子文這樣答着，檢察官隨即接上去說：

「那末，現在就要開始審理你的控案了，你仔細地聽着吧。」

他祇是低垂着頭，默默地不加回答，也毫無表情。他的靈魂，似乎飛躍到偵查庭的外面，正在幻想着朋友們的營救。很貪婪地希望着眼前展開一個意外的幸運的局勢，

依舊回到幸福的人間無盡無夜地在許多女人妖媚的姿態所佈設起來的生動的銷魂的環境裏過起淫樂的生活。

當凌子文的夢幻的思想沒有打斷，檢察官的粗厲的聲音却又在發作了。他說：

「現在先問你對於勾結華茂紗廠的資本家，壓迫罷工工人這一項，你有沒有意見陳述呢？」

凌子文一點不動聲色，沉思了一下，狡展似的答道：

「他們有證據沒有呢？黨部對於民衆運動的事件，一切都由執行委員會會議來解決的，即使有勾結資本家的行為，也決不是一個人所幹得了的事，我能夠陳述些什麼呢？」

李檢察官面有愠色，駁斥着說：

「他們控告的是你一個人，你祇須把知道的告訴出來就是了。證據，這是當然的，我停一刻自會提出來給你辯認的。」

「有證據就好了，不過這些事件，除非傳到所有執行委員來對質，那無論怎樣終是解決不下的。」

凌子文還很樂觀，他想沒有證據落到外人手裏，怎會提出出確實的證據來呢？至於要傳詢其他委員，不但法院裏一時不能辦到，就是辦到的話，也不會把真實情形供出

來的，詢得出什麼呢？難道他憑空可以起訴嗎？不過檢察官看着他一味狡屈的態度，心裏很不高興，他想明明有好多證據放在這裏，而且其餘的執行委員都有證明他犯罪的文件送來，他究竟是在做夢不是呢？於是更不耐煩地說：

「你是不是說黨部裏其他幾個委員呢？他們都是共同控訴你的人，這裏多半的證據都是他們送來的，你要抵賴你的過失，應該把事實列舉出來，這樣空口狡賴是無補於事的。」

凌子文聽着檢察官的嚴重的口吻，臉色也立刻變得認真了一點，他細味着檢察官的話，起初有些疑真疑幻地不敢相信，但隨即心房突突地急跳起來，幾乎不能呼吸，表現出一種受到強烈打擊時的拘擊的狀態，用一種尖銳顫動而且喘急的聲音問這：

「那些委員們果真都是控訴的人嗎？證據是他們送來的嗎？」

李檢察官很明晰地看着凌子文在自己面前所表現出的戲劇般的姿勢，前後絕然不同的神情，不免冷冷地笑了起來，似乎在說：「你這蠢子，我如今帶你離開夢境了」，隨即把一卷文件從台上授到他的手裏，並且說：

「你自己看吧。」

凌子文接到手裏以後，他細細地念着呈送這些證件者的姓名，不覺大驚失色，幾乎流出眼淚來，他想這些一向所謂生死患難的同志，如今都變做最狠毒的敵人了，他們不惜忍心地把他的生命送到鎗口上面，在原先本人說過這次的控案是由他們主使的，但他却始終像蒙在鼓裏一般，不肯相信，也不去提防。既然這樣，為什麼被捕以後還要假作殷勤的派人來慰問，而且還說在竭力的營救呢？想到這裏，憤怒支配了整個的身心，不禁瘋狂地大聲的說：

「這原他們的鬼計！啊啊！這到底是什麼社會，什麼世界？是人的社會，是人的世界嗎？」

李檢察官看着他這樣粗野的暴躁的行爲，分明是神經受到重大刺激的緣故，他奇異似的睜開眼睛望着他，幾乎忘記自己是一個正在審理犯人的法官了。兩旁站着的庭丁也正拙笨地注視着這個新奇的事件，偷偷地看着檢察官的臉色，好像在期待着一種什麼新的吩咐似的。

這樣隔了許久，檢察官終於記起了自己的職務，整了整臉容，厲聲地說：

「這裏是法庭，不准胡說的。趕緊些吧，在方才所發出的問題上考慮你適當的答覆。」

凌子文在檢察官嚴厲的呵斥下面，從昏懵的狀態中甦醒回來，他覺得罪狀全都確定了，還有什麼申辯呢？他略微向前途想一想，無疑地將被宣判死刑了，一切罪惡都已有了真實的憑據在這裏，如何能夠避免掉死刑的宣判呢？

他想到死，良心突然從罪惡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像在曠野的晨光的放射下面，一時把所有的憂愁羣慮都驅走了，他好像遙望着自己的純潔的靈魂從罪惡的身子蛻化出來，自由自在地在晴朗的天空中飄蕩，對於死，似乎是一種必須奔赴的責任似的，一點也不感到恐怖了。

當他抬起頭來看着檢察官的時候，檢察官正在沉靜地等待他的回答，於是他就聳了聳肩，眼睛對準了檢察官的臉，很鎮靜地說道：

「檢察官，我不再使你等待了，讓我用最坦白的心情來陳述一切的經過吧。」

李檢察官點了點頭，準備聽取他的自白，書記官也側起耳朵，握着筆桿預備忠實地履行他的職務。於是他開始傾囊倒篋似的說了。

「我要說明犯罪的經過，先得說一說一個祕密的結合，這就是××小組。要陳述幾年來黨務上發生的任何重大事件，丟了這小組的作用，決計推不出事件的究竟的。這

小組是半數以上的高級幹部的人員所組織，在負着某種使命，嚴密地排除異己分子，樹立一種封建的權威。每星期祕密集會一次，聽取黨政內幕的報告，並商決各項重要問題。因為運用得法，成立不到半年，勢力已很雄厚，不僅可以支配黨務，而且還可以支配政治。像我個人，如果沒有小組的支撐，那裏能夠順利獲得許多光榮的職務呢？

「過去黨部的一切滔天的罪惡，就是跟着這個小組的發達而造成的，這所以我非得先來說明一下不可。

「現在就讓我把華茂紗廠的賄案來講一下吧。華茂紗廠資本非常雄厚，可是因為待遇工人太苛的關係，在工會組織完成以後，就借着某種事件的衝突，爆發了全體罷工的风潮，這風潮的發生正在那年的夏季。

「罷工發生的前後，在表面上黨部始終站在羣衆的一邊，主持民衆運動的職員，天天在奔波着煽動的工作，在每個工人高漲的復仇的情緒下面，宛如把烈火上投入乾柴，風潮因以益發擴大了。

「工人們沒有一個不以殊死的力量和敵人戰鬥，那是在下面一個事件上可以證明的。

「記得那一天他們結集了隊伍來遊行請願，天氣非常炎熱，太陽像火盆似的烤着大地，但數千個工人的精神却

仍然非常緊張，絲毫沒有怠懈的神氣。他們都解開着胸前的鈕扣，也有把衣服挾在腋下，完全讓火熱的陽光炙射着，把衣服頭髮全都透溼了，一陣陣難聞的汗臭向着空間蒸發，似乎立刻就可匯成烏黑的雲層，凝成雨點，急驟地倒注下來。但他們却在一種新希望的啓示下，拼命地喊着高低不一的聲調，像一顆顆炸彈似的，迸發出微微帶些顫動的洪亮的口號：

「不得毆打工人！」

「減少工作時間！」

「……………」

「每個口號的後面，就有幾分鐘的休息，在休息的時間，充滿着一種寂靜和淒切的情調，看着那情形的人，立時可以在眼前幻現出資本家的皮鞭，咒罵，以及工人們的呼號，疲乏，飢餓等等最慘酷的情景，心頭激起一陣陣戰慄。休息過後，一陣積壓的悲苦的吶喊又起了，像山嶽的崩潰似的，轟的一聲衝破沈悶的空氣。

「同時大大小小的旗幟掀蔽着空間，因為沒有一點兒風，全都 very 嚴地矗立着，好像大隊的暴民的叛亂似的，立刻就有一種嚴重的事件爆發出來。

「大家公推我向羣衆說話，我高高地站到一條木樑子上，說了好多激勉的話，但是當準備的腹稿還沒有說到一半的時候，突然有幾個工人抵抗不了炎日的蒸逼，昏厥地陸續倒到地上去了，橫陳在隊伍的中間，像戰爭過後躺在陣地上的負傷的士兵。但是整個隊伍依然嚴正地站着，好像他們並不介意到這種犧牲似的，僅僅有幾個人站到外邊來施行急救的工作。

「我被這種悲壯的情景所感動，沒有把全部的話說完，就提高嗓子大聲地喊道：

「『要求資本家改善工人的待遇，黨部和工人始終站在一條戰線上的。』」

「工人們的掌聲像雷動一般，他們滿足地回去。但人類的精神畢竟是有限的，好像預示着鬥爭的失敗似的，他們吶喊的聲音已經弛懈而低啞了。

「可是公推的代表雖在羣衆面前喊着站在一條陣線，但是有幾個委員，却正在秘密地和資本家談判，以金錢做代價，準備犧牲這幾萬正在堅苦抗爭中的勞苦工人。

「就在當晚的小組會議裏面，決定捏造某種原因，強制工人復工，並以擾亂治安罪的執行威嚇繼續罷工的工人。我呢？當然聽從多數的意見，在強迫復工的令文上，

親筆簽上常務委員的名字。

「工人們於是只有復工了，他們祇有繼續過着牛馬般的生活，希望完全幻滅了，依舊整天整夜地工作。事後我們還提出賄金的一部分，收買幾個工人的首領，保證資本家以後永遠不會再有罷工事件發生。」

凌子文把賄案經過說完以後，略微想了一想，又繼續說道：

「這不過是一個例子，這樣相類事件是常常有的。」李檢察官趁着他休息的時候，插進去問道：

「抗日會的舞弊究竟是怎樣的呢？」

「抗日會的舞弊嗎？」

凌子文這樣反問了一聲，皺起眉頭沉思了一會，又滔滔地說道：

「抗日會是由黨部領導着組織起來的，黨部委員在裏面握有最高的權威。不過我雖然是常務委員，却因為事情忙碌的關係，實際責任是由兼任秘書長的那位委員擔負的，因此一切賄案的詳細情形我不能陳述，這裏就把放行十萬匹日布的事件來說一說：

「記得有一次，小組會議的席上，那位兼任抗日會秘書長的委員起來作如下的一節報告：

「前天晚上，有一個商界的朋友介紹一位紗布商人來見我，他說近來的抵貨運動，確實是雷厲風行，但中國人的熱度到底不能持久的。他們想趁着目前日貨驟跌的時候，假設一個紗布製造廠，收買日貨紗布，就把那些紗布換裝國貨牌號，用國貨名義向各地行銷。這事情只須抗日會方面能夠證明確是國貨，同時檢查員能不留難放行的時候，一定可以大大地獲利，他們就將所得純利提出幾成做酬答。」

「一諾位，這是一種叛逆的行爲，在國家的意義上說，唯有簡單地加以否決就是了。不過我們目前正處在一種嚴重的政治鬥爭局勢中，這種鬥爭須有雄厚的經濟力量做後盾，否則必然要遭到慘敗的。前幾天我們不是計畫過要設立一個大規模的俱樂部，因為沒有經費就打銷了嗎？爲要維持我們的政治生命於悠久，似乎很值得我們來平心靜氣地討論一下子。」

「與會的人員個個做出遲疑的顏色：全都沉溺在一種正義和罪惡交戰的矛盾中，沉默的空氣中含着緊張的意味。秘書長坐到座上，臉孔漲得緋紅，雜着一點點酒刺，很像一個圓圓的大蜜橘，他的兩個老鼠似的眼晴，畏怯地窺視着各個人的表情，他顯然是在觀察風色，看看各人的意

見究竟是非議呢，還是贊同？這正和大家的心裏一致躊躇着我們究竟做一下賣國的勾當呢，還是堅決地拒絕了這荒唐的行動？是完全一樣的。但是經過相當磋商以後，終於大家全無異議地默認了。

「隨後秘書長曾經把證明前項混充紗布的批示和准予通過的證單，同其他文件一樣由勤務兵送到常務委員的辦公桌上，我也毫無遲疑的照常劃行，並蓋上自己的圖記。

不過時日一久，有少數工作人員探悉了內幕，終於在一種憤激的不平心理的支配下，出其不意地毅然把十萬匹混充國貨的日布扣留，這種極嚴重的形勢，差不多震動了全國。後來幸虧措置適當，經過多方的疏通和掩飾，纔算把布匹放行，將巨大的風浪平息了。不過這在一般人的心裏，却早已留着很深刻的印象，這是永遠疏通和掩飾不了的。」

凌子文把這些話說完，接着吁了一口長氣，他顯然覺得很疲乏了。

檢察官聽着凌子文赤裸裸地宣佈一件件的黑幕，頻頻露出一種驚異的神色。他趁着告一段落的時間，又繼續着問道：

「王南生的被陷經過是怎樣的呢？」

於是他又聳了聳肩，接上去說道：

「王南生的被難，在那軍法會審判決死刑的榜示上所標列的罪狀是煽惑罷工的共產黨徒，這確實是冤枉的。我們私人方面對他都沒有惡感，在秘密時期而且都是患難的同志。不過他是一個反對派的健者，他藐視我們的存在，處處中傷和搗亂我們。小組爲着本身利益的打算，不得不嚴令緝捕。至於我對不起這位患難朋友的地方，就是通緝令的上面既然簽着我的名字，而且坐視着他的致死無力援救，在這裏我可以簡單地說明一下他慘死的經過：

「當我們的特務人員帶着眼線和警士把他捕到以後，關了一天，就送到戒嚴司令部受軍法的會審。我自己始終不能明白，那究竟是前世的冤仇呢，還是今生的造孽？我正當這時擔任軍法陪審官，於是這位反革命罪犯的審詢，又臨到我的頭上了。

「會審室的情景又森嚴又寂靜，四週站列許多雄糾糾的警衛的兵士，一排坐着審理的軍法官又全都擺起着嚴正的臉容，可是這却一點也並不使他氣餒，他只是再背讀着同樣的供詞：

「『現在我並不期待什麼，一切都任憑你們擺佈，我不知道我犯的什麼罪，叫我如何招認呢？不過你們如果要

我死，我一點也不推拒的，因為死，終有這麼一天的。在這個時代，在刑罰下致死的，不一定是壞人，正如同好好病死的，不一定是好人是一樣的。人們都明白這個道理的，所以我不想在這裏再有什麼申辯了。」

「在沒有審問以前，我會意想着我將在一種榮耀的地位見到我落魄的朋友，這和達官貴人的衣錦榮歸一樣足以自豪的。我想像着我將會看到我舊時的朋友用一種卑劣的語調，屈着背脊來求我饒恕。在這種場合下，我當格外顯出一種尊貴的身分了。但是事實却適得其反，他祇管自己從容地陳述他的意見，在那嚴霜似的臉上，充分表現出一種不可凌辱的壯烈的氣概，在我一個失節者的眼光裏看來，無異受到一種最深刻的諷刺。我迴憶着共同患難時的親熱的情形，不由的深深慚愧起來，很想這樣安慰他幾句：「朋友，你不必焦急，這裏來受審的雖然十九都會致死，但也有例外的。我在這裏如有機會幫忙，我決計不會放鬆那些機會的。」

「我的內心的責難逼着我要說出這一番話，但當時的情景是絕對不許的，我被當前的環境所壓迫，臉上漸漸發燒起來，終於神志也有些模糊了。突然一位軍法官這樣高聲地說：

「你要死嗎？還沒有到時間呢！快些把你同黨的姓名供出來。你不看見後面站着的弟兄們，全都沒有忘記對於每個犯人都要施用刑罰的嗎？」

「先生」，王雨生鎮靜地答道：「你就是我的同黨呢！我們不是都信仰着同一的主義嗎？請你略徵寬恕一些吧，我們在三年前相見，你還得稱我一聲同志，現在不過我走得前些，你走得後些，因此才有些隔膜就是了。」

「混蛋！」

「那位軍法官像受到侮辱似的這樣喊起來了，他的網滿紅筋的眼睛，對準着那些拖着粗大的木棍的兵士，暗示着他們立刻準備了。」

「我看着這情形，再也不能沉靜下去，於是開始說道：

「我們把一切證件完全調到的時候，再來繼續審理吧。」

「我說完這話，軍法官的怒氣算平靜了下去，隨即宣告退庭，把犯人依舊押到獄中去。」

「但是我所能幫助我的患難的朋友的却已盡於此了，因為良心的發難在政治鬥爭上是沒有地位的，雖然經我私人疏通了一下，但最後的決定還非處死刑不可。當我在第

二次審詢的時候，我祇得默默無言地看着他的殉難了。

「當他在黑夜押赴刑場秘密槍斃的時候，還不屈不撓地高聲喊着：

「『忠實的同志團結起來！

』打倒貪污險險的黨棍！』」

凌子文的神經受到重大刺激以後，似乎身在天國的中間，在上帝面前自白在人間的經過似的，滔滔不絕地陳述着幾件重大罪案發生的情形。他說到這裏，漸漸被疲乏所征服了，他無神地看了看檢察官平凡的表情，吁了一口長氣，懺悔地說：

「檢察官，我已經把你所要知道的案情約略說過一些了。要把所有的罪惡全部揭露出來，這短短的時間固然是不可能，僅僅由一個人說也是說不盡的。我是一個正如忠實同志口中所高唱着要打倒的黨棍，現在不希望什麼，只請你早些判罪就是了。我覺得國家沒有負我，我負了國家，黨沒有負我，我負了黨，抵當這種過失，除了死再沒有別的办法。不過我想不到幾年來剝蝕着心靈的罪惡的陰影，在這一剎那能夠揭了開去，使得良心在光明的擁圍中重復顯現出來，這是非常使我快活的事。現在，我將和歡迎幸福的天使一般，來歡迎死神的降臨，一點不畏懼，也

一點不怨恨。」

李檢察官聽着他澈底的懺悔，深深地表示同情，他離開一個法官的地位，學着一種說教者的口吻，很誠懇地安慰他道：

「你能夠赤裸裸的公開過去的罪惡，這是你靈魂的得救。你雖然負了國家，負了黨，但真實的情感和理智，最後發出異樣的光輝了，你現在依然是一個最完善的人；雖然肉體不免要遭到刑罰，但靈魂仍然是非常純潔的。」

凌子文半晌沒有說話，他急乎需要休息了。但檢察官又接上去問道：

「不過，還有些地方不能完全了解的，就是既然小組是許多人組織起來，為什麼他們反要提供證據來控訴你呢？」

凌子文聽到這話，却又興奮起來，很傷心地流着眼淚，搖搖頭感歎地說道：

「檢察官，在黨部裏面爲着爭奪權利來陷害一個同志，原不算一回什麼事。他們對付一個同志的手段，往往比對付一個仇敵更來得惡毒和兇辣的。不過在同一秘密結合的裏邊，互以生死患難相許的同志也要這樣的欺詐害害是我所意想不到的罷了。可憐我自己的聰明敵不過他們的狡

計，到此刻才發覺他們預先佈設的陷阱未免太遲一點了。還有什麼理由呢？他們最初把一切責任都推我去担負，到了我的地位在社會上引起一般人重視的時候，他們就疑忌起來，不惜以最卑劣的手段來對付我了。」

他說到這裏，疲乏幾乎支持不住了，臉上在排泄着亮光的油分，似乎商店玻璃窗內陳列着的蠟製的模型相仿，他的呼吸很短促，兩眼半闔着，停了一刻，勉強平了平肺部的氣息，低聲地說道：

「檢察官，你提起小組，我又想到那些人去了，他們也都是黨國的罪人啊！我是墮死的人，我不再說謊了，我的說話完全是真實的。現在我要問你，你是否打算在他們的身上，也同樣的引用法律的條文呢？罪惡在我的心靈內已經消失了，我現在要盡一下國民的本分，替國家的利益着想，向你提出這個最後的要求。」

李檢察官心裏在盤算着，他們都是有複雜的政治背景，這麼一個小小的法院，如何輕易能夠解決得下呢？他正在尋覓適當的詞句回答他的時候，突然看見對面站着的犯人猝然倒了下去，全身躺在地上，四肢微微顫動着，口裏在吐着白色的泡沫。

李檢察官立刻宣告退庭，命令庭丁把他抬到病房去療養。

當檢察官自己回到休息室的時候，好像有一種沉重的東西壓在身上，他覺得頭腦昏沉，眼睛花眩，模模糊糊地想着怎樣回答凌子文的要求呢？一陣煩悶以後，眼前似乎有一大團的惡影，像烟霧似的掩蔽着視線，而在那黑影的中間，更幻現出那姦淫案中的小婦人，又側着眼梢，蹶起嘴巴，表現出委屈的輕蔑的神情在譏刺着自己了。

蘇俄評論

第六卷 第三期

出版要目

蘇俄軍備之擴充與強化.....	楊華波
最近簽訂之英俄商約.....	周潛六
遠東社會主義前哨之新陣容.....	定價二角
最近日俄糾紛兩大事.....	全年二元
新計劃前之蘇俄工業三篇.....	楊以璠
蘇聯統制貨幣概論.....	黃甘棠等
蘇聯侵略之蒙古與新疆.....	楊正安
俄國農奴解放運動之前史和內容.....	立之譯
蘇聯共產黨大會續訊.....	昕初譯

本刊每份 社
 定價二角 址
 全年二元 南三
 國外加倍 京十
 (郵禁代 南民
 洋加一) 處售代
 橋子 南
 號八 京
 井局 智
 局書 現
 局書 處
 代售處 上海



奶媽

夢白

「什麼呢？太太，太太又有什麼希罕！皮骨頭上包起綢的緞的，誰又不是太太！」

金公館的奶媽今天受了太太的氣，心裏很不平，抱着小少爺在後門口向老吳媽訴着冤苦。吳媽正在狠命的用牙齒拔着穿在鞋底上的絨絨，春天的太陽柔和地晒在她倆的身上。

奶媽，我勸勸你看得開些，吃人家的飯不能比在自己家裏，閒言閒語總要受些的。我從二十七歲就出來幫人家的，今年是五十一歲，二十七加二十，四十七，二十年，四十七加四，五十一，四年，整整的念四年了。人家也換了八九家，起先剛出來的時候，還不是和你一樣，一些氣都受不了，常時背着人就流眼淚的。李家做做不如意，想調到張家總好些，唉！還不是一樣，傭人總是傭人的樣子

，主人總是主人的皮氣，到現在年數一多事情也做慣了，氣也受慣了，也就再不覺得什麼。所以我勸你還是忍耐些好，這些都是沒法子想的事啊！我們總是自己生得命苦，纔會投在窮爺娘胎裏的！……前世不修今生苦！老輩子講的話一些也不會差的呵！奶媽，我勸勸你，一個人只要良心生得好，今世苦了一世，修修來世。……阿彌陀佛！我是眼睛也看不清東西了。人老珠黃不值錢。

老吳媽眼睛用力的從白銅腳老花眼鏡框上探出來看看奶媽，眼鏡架滑到了鼻尖端，太陽在一對圓玻璃上反射着光，深埋在兩隻完全失去了彈性的鬆鬆的眼皮圈裏的失了神的眼珠，像隻將死的貓，樣子怪怕人。

吳媽！想想心裏難過咯！從前我們也是過着好日子的啦，我在娘家的時候，家裏也種二十幾畝田地，不要說別的就是黃豆一年也要收上十幾担啦！吃得飽穿得暖，天亮起來，天黑睡覺，多快活啊！什麼人也管不了我，……

就是嫁了福根爹，起初的日子也過得不壞啊！後來不知怎樣的時勢一年壞過一年了。從前只聽說什麼地方打仗，什麼地方逃難，我們鄉下總是住得安穩穩穩的，……真的從我小時候到出嫁為止，我們鄉下從沒有遇到過兵災啊！後來到養第二個兒子金福的一年就不好啦！一忽兒官兵對官兵打哩，一忽兒土匪搶人哩，天也好像變了樣似的，今年旱災，明年水災，衙門裏又不肯饒一些窮人的，愈是你苦得沒法想時，他愈捐得你起勁，什麼捐，什麼捐，一百二十個捐！這樣我們就完啦！……後來又是什麼有錢的人私通了外國，去運些什麼洋米咯，洋麥咯，來賤賣，把本國的米價壓得頂低的。……這樣價錢都貴，只有種田人的糧食不值錢，你想這般黑心的有錢人，和這般瘋官弄得窮人要命不要命啦！

奶媽！不要說起那些無用的話了，一個人八個字，好壞壞命真注定的！阿彌陀佛，只要自己修修，天老爺總會開眼的啊！

哼！天老爺，從前我很信天老爺，現在我可有些不相信了，我們又沒做差什麼壞事，為什麼天老爺要罰我們這樣苦呢？難道天下的種田人都是壞人，配吃這樣的苦？辛辛苦苦的一年到頭種田織布，還要弄得穿破衣服肚子。

……他們當老爺太太的纔真是壞蛋呢，什麼不要臉的事情儘是他們做出來的，……飯吃了半碗就往鉛桶裏倒，雪白的米呵，種田人吃辛吃苦種出來的啊！……好好的牛肉買回來餵狗，哩！種田的人一生一世也不知吃得到吃不到二三回牛肉哩！……一天到晚吃飽了飯屁事也不做，看影戲，吃大菜，聽無綫電，男的玩審子，女的跑賭場，快活啦！……一回來就像發了瘋的神氣亂罵人，又是不當心啊！……又是什麼啊！老是一大套。哼！天老爺！天老爺除非是聾聵，瞎子，啞吧做的！

你們年輕人的嘴就是這樣愛瞎說，快些住了吧，罪過的啊！……享福要前世修的啊！……我們吃苦也只怪年頭不好啦！不然又有什麼人會離開鄉下到上海來呢，……去年我回去的時候聽見我們鎮上的張道士說，十八路反王都下了凡啦，六十年一劫，大數難逃！阿彌陀佛。

老吳媽勸戒似的說着，一面使勁的紮着鞋底，花白的頭髮梢，給風吹得亂舞，手上的黃銅針戒在太陽光的照耀下發着亮。

奶媽受了太太的閒氣，本來想到老吳媽面前訴說訴說，博些同情的安慰。她滿望吳媽會和着她把太太的醜惡說個痛快，那裏知道講了半天只得到些命啦，八字啦，天老

爺啦的一類回答，反把要說的話纏到橫裏去了。看看吳媽只管在認真的做着自己的鞋底，好像有些不很願意理會自己的神氣，心裏覺得很不快活，突然的用力地把手掌在小少爺的背上打了一下。小少爺哇哇的哭起來了，哭聲驚醒了她給忿懣麻木了的神經，心裏很擔憂會給主人知道似的，連忙把小少爺柔和地抱在懷裏抖着，用結在身上的小手巾給他揩干了眼淚，停止了哭聲，才慢慢的抱着他向屋子裏走去。吳媽仍舊在太陽光下安然地做着鞋底，好像一無所事似的，待她將要跨進門去的時候，纔聽見吳媽又唸了聲阿彌陀佛。

二

晚上九點半鐘，老爺太太都沒有回來，吳媽坐在客廳裏打着硃銃，兩個年輕的女傭在給當差阿福打情罵俏地鬧着，奶媽因為要陪伴小少爺，所以很早就去睡了，奶媽的房間是專為小少爺設備的，全是白色，綠綠的電燈光照在白的上面，顏色很幽靜，環境佈置得使人有一種安閒的感覺。

奶媽脫去了外褲，把雪白的棉被覆蓋着下半個身體，上身靠着床頭的欄杆，把小少爺抱在懷裏，解開裏衣胸前

的鈕扣，露出一隻白胖飽滿的乳峯，塞進小少爺的嘴裏，小少爺很愉快地吸着奶，臉上顯露出天真的微笑，兩隻烏得像龍眼肉似的眼珠滑溜溜的看着奶媽的面孔，一隻肥白得像支削了皮的嫩藕似的小手臂，樂意地舞弄着，樣子就像太太房裏桌子上放着的石膏做成的小天使。

房裏給淡綠的燈光籠罩着，冷清清的一些聲息都沒有，只有客堂裏二個年輕女傭的笑聲，不時向這個寂寞的屋子裏送來。前房裏的鐘已敲過了十下，看看小少爺早安穩的在自己的懷抱裏睡着了。在這樣淡綠的燈光籠罩下的冷寂的環境中，一方面使她的神經漸漸地安靜了下來，同時却勾引起了她對日間一幕太太給她的侮辱的記憶。

她想起太太的樣子，一個給綢緞緊裹着的像一條小白蛇樣的肉體，坐在雪白的洋椅子上，嘴裏噙着支四寸來長的象牙烟咀裝着的粉紅色的香烟，一隻穿着塗金色的高跟皮鞋的玲瓏的白腳蹠得半天高，臉上漆滿着紅的胭脂白的粉，眉毛畫得像條綫香，發起皮氣來一對像毛頭鷹眼睛似的眼睛睜出着，駭得死人的樣子！什麼事情只有她自己對，旁人是絕對只許差不許對的。……哼！有了幾個臭錢的人，就威風到如此！……昨天早晨的事，明明是她前天晚上出去不知賭輸了一批錢呢？還不知吃了誰的虧，當天晚

上找不到氣發，隔天早晨就硬來尋我的事！小孩子又不懂得事，早晨哭幾聲不是常有的事嗎？喔！她就花頭大啦！什麼帶領小孩不當心哩，吵得她睡不着覺哩，又是餓壞了她的小寶貝哩，又是什麼姓金的只有這一個小寶貝啊！好像人家要害他的小性命似的。這樣嘮叨了許久還不算數，還要說什麼鄉下人就是這樣的賤皮氣，吃飽了飯就要骨頭酥的啊！接着又是什麼如果不高興就做給我滾，現在農忙過了，薦頭行裏多的是奶媽，……現在這樣的年頭，好好的教書人家的老婆，都要出來當奶媽哩！奶媽少了寶啊！又是什麼什麼啦！像瘋狗樣的亂咬。

白天的事像夏天的雲一樣在她的腦子裏一層層的游過去，刺激得她的神經異常地興奮，好像是一個頭暈的人在吃着血紅的辣醬似的一種感覺。她低下頭看看懷抱裏的小少爺，他依舊睡得很安穩的，兩個小小的鼻孔在吐着微微的呼吸，她想如果小少爺是她的兒子福根的話呵，她該多麼的快活啊！

由她的小少爺安然地像一隻小白鵝樣的伏在她懷裏的姿態，引起了她對於被她拋棄在鄉下，跟着他年高的老祖母過活的她的兒子福根的記憶。她想起了在趙家村東首的她的家，——一座在兩棵大柳樹後面的矮矮的，屋頂雖然

是蓋着瓦，四週的牆是用黃土方砌成的小屋子。她想她的兒子福寶，已經會到田裏去幫着父親做些零星生活了，第二個兒子金福也容易帶領了，頂可憐的是她的小兒子福根，真真只比小少爺大幾個月啊！她想她的福根現在大約是和老祖母兩個在豬欄前面的一間黑得可怕的小房子裏睡着了，他一定在破爛的被窩裏，伸出一隻小手在要娘，她彷彿聽見她的兒子福根張開着小嘴悽慘地在哭着吵着要媽！她想她的兒子現在一定會喊媽了罷。她好像真的看見兒子在哭，多量的眼淚從一對小眼睛裏湧出來，流滿了又黃又瘦的面孔。她想她的兒子一定比她拋棄他時瘦得多了，離開了娘的懷抱的撫育，早早就斷絕了奶，每天只吃着用麵粉拌成的麵漿。她又想到她的婆婆，八十幾歲的人，白天要繙布燒飯養豬，夜裏還要替她領福根。幸虧她老人家身體特別比旁人好，不然還不早早的磨折死麼！她又想到她的丈夫，一個忠厚老實的壯年人，白天在田裏很吃苦，現在是一定很疲倦的睡着了。也許還沒有睡着，也許還在床上翻來覆去的想着自己；打算着有什麼來還官家的捐稅和私人的借款。她又想到她們今年的豬不知養得好不好，她想米這樣不值錢的時候，猪肉的價錢到還沒有跌，養得好的話，一窠也可以賣二三十塊錢哩。她又想到她們種在

屋後頭的青菜，她想現在該又是開花的時候了啊。她想她的丈夫，一定比她出來的時候更老更瘦了，也許因為沒有錢剃頭，一面孔生滿了黑黑的髭，樣子可憐得像隻冷天落水狗。她又想或許家裏比從前會好過些了，她自己每個月有四塊錢寄回家去補助家用了啊，但是她知道決不會的，這年頭一年比一年壞了。不是常聽到老爺回來講麼，那裏土匪搶人，那裏土匪攻城，那裏又是水災淹死了幾十萬人，那裏又是旱災餓死了幾百萬人，那裏又打仗了，司令部裏一天要槍斃十個人！陰歷年底老爺不是還說，他搭股的幾家舖子都大虧本麼，又說有四百七十幾家舖子幾乎要封門。老爺的樣子也好像沒有從前那樣的高興了，面上已顯然比自己剛來的時候老氣些了，只有太太還是一天到晚照舊的快活着。這多可怕的年頭啊！非但窮人們天天在那裏挨命，就是有活的人看來也有些在那裏發愁了，唉！這世界多可怕啊！

她又低着頭看看抱在她懷裏的小少爺，一個白嫩的小圓臉，臉頰上浮起兩朵淡紅的雲，她想這孩子真是生下來就是快樂的小神仙。她又想到自己的兒子福根，也許是病了，也許已經磨折死了，爲什麼上次他父親的來信沒有提到他呢？她想他如果好好的活着的話，我滿了五年回去

恐怕也不會認識我了，他對我將要和對一個不認識的女人一樣，不許我的手去摩他的頭，他會一些都不知道我是親生他的娘。

她再看看自己掛在胸前的一隻白胖飽滿的奶子，奶頭上不停的在流着像米漿一樣的奶汁，她想她自己這樣多的奶水是足夠吃兩個小孩的，但現在却只許小少爺一個人吃，多下來的完全浪費在痰盂裏。她想她兒子竟連一個有錢人家的痰盂還不如，她想這個痰盂如果是她兒子的話，她一定也能夠把他養得像小少爺一樣又白又胖的。她一面想着一面又望望小少爺的樣子，她心裏有些嫉妒似的忿恨，她雖明知他是一個無知的小孩，但是總好像是她兒子的仇人似的，她注視着小少爺一隻緊握着拳頭的小手，她覺得他是有着無限的力量，他硬生生的把她自己的兒子從他自己母親的懷抱裏趕跑了，他卻像小強盜似的佔據了她兒子的位子，使他的兒子凍餓在老祖母骷髏似的懷抱裏，攬奪了她兒子份所應得的奶來吃的仇人。

緊張的情緒，下意識的支配着她的性靈，她忽然很快的舉起一隻左手的無名指來恨恨地在小少爺的額角上點了一下，把小少爺從甜蜜的夢中驚醒了，哇哇……哇的高聲地哭了起來。

好容易把小少爺騙得不哭，自己的精神也有些疲倦了，時間已是半夜的一點鐘。客室裏二個年輕的女傭也已經沒有了聲息，想來也和老吳媽一樣的在磕頭着了。自己的腦子裏一面還在模糊的想着滿面生滿了鬍子形容可憐的丈夫，又黃又瘦的兒子，像骷髏一樣的老祖母，黃土砌成的矮矮的房子，豬欄裏養着的豬，屋後青菜開得遍地黃金似的花……福寶，金福，福根……一面却疲倦得不由自主的漸漸走近睡鄉了，小少爺依舊木然的抱着在懷裏。

三

樓下忽然響起了一陣很急的電鈴聲，噹噹噹噹的鉄錘亂撞着銅鈴，好像電鈴是永遠撞不壞似的。從這凶暴的聲音裏，告訴了你主人的身份是如何的尊貴呵！你是他們的奴隸，他們高興時可以隨便向你誇示驕傲，可以隨便向你發些皮氣。主人和奴隸的界限，就是在電鈴裏也劃分得清清楚楚的，如果是一個奴隸偶然夜出歸來的時候，電鈴的聲音一定是像幽靈般的響着，決不會如此威風的。

在朦朧中的奶媽給這陣凶暴的鈴聲趕去了睡魔，一顆心莫名所以的亂跳着。張開着兩隻眼睛望着房門，耳朵傾聽着進門的主人的腳聲。憑她的經驗很容易知道這進來的

正是白天無緣無故的對她大發皮氣的太太。這一個熱辣辣的刺激，使她的神經很迅速的恢復了緊張。

哼！養了你們這般人不知做什麼的？！一天到晚吃飽了飯只知道睡覺，昨天三點鐘回來你們瞌睡還不去管他，今天纔敲過一點鐘啊！這樣早的天氣，你們就一個個的像死牛樣的睡着了，打鈴打得好半天纔聽到，門外的風吹得人多冷啊！

太太很快的走進了客廳，她好像恐怕僕人們忘記了她當太太的尊嚴似的，剛走進來就氣忿忿的教訓着人。

當然僕人們是一些聲息都不會有的，默然承受是僕人對主人責罵時的一種習慣的義務啊。

老爺回來了沒有？

沒有。

死人又不知死到那裏去了，到這時候還回不來。

太太嘴裏很隨便的說着，已開始的走上了樓梯，太太兩個腳跑樓梯是頂有本領的，上了樓梯轉個灣，走過奶媽的房間，順手的推推門，門是裏面闔牢着的，推不開來。

奶媽！奶媽！

太太推不開門，嘴裏喊了兩聲奶媽，聲音很高朗，表示她的精神很好。

奶媽本來是清醒着的，但是她爲了心裏的氣忿故意的不理她。太太看看喊不應，就跑到自己房裏去了。嘴裏說：「一個個都像死人！」

奶媽耳朵聽得很清楚，嘴裏只是不做聲，心裏微微的嘆惜着，有錢的娘生個兒子太容易了，什麼都不容自己管，半夜三更回來叫兩聲奶媽，這大概就算她對兒子的關心，也就算是盡了她做母親的責任的吧，有錢人做母親真太容易了啊。

奶媽聽着太太進了房，洗過臉就躺到床上去了，沒有平常晚上回來那樣地麻煩，不知是什麼緣故。

這樣的又過了半點鐘，奶媽輕輕的把小少爺從懷抱裏移到床上平睡着，她恐怕小少爺驚醒了哇的哭起來，給太太聽見，所以舉動得特別當心，她安置好了小少爺，扣上了襯衫上的胸鈕，脫去了外衣，自己也輕輕地爬進了被窩裏，剛要睡着的時候，樓下的電鈴忽然又起了一陣響，進來的當然不成問題的是老爺了。老爺很沉重的腳步聲一回兒走上了樓梯，經過着自己的房門口，走進前房裏去了，又一回聽見了前房裏老爺和太太在講話了。

怎麼到現在纔回來？

太太嬌嗔的責問。

你自己呢？

我十點鐘就回來的。

嘿！十點鐘，騙鬼！臉盆裏的洗臉水還熱的哩。

是騙你的鬼啊！

今天在那裏打牌？

沒有打牌，和張公館的四姨太去看了梅蘭芳的霸王別姬，出了戲院又去廣東館子喫消夜。

你自己呢？福裕里？會樂里？紅玉老三？金寶寶？

.....

接着是太太妖媚淫蕩的笑聲，老爺勝利的快樂的像隻鴨叫樣的笑聲。

前房裏沉寂了，老爺和太太都已酣然的睡着，兩種高低不同的呼吸聲，在老爺的大鼻孔裏，太太的小鼻孔裏透出來，不調和的節奏着。

奶媽只是想着，福寶，金福，福根，可憐樣子的丈夫，骷髏似的婆婆，豬欄裏的豬，後門口青菜開得遍地金黃似的花：……太太的可惡，有錢人作威作福昏天昏地的樣子。她看看睡在自己身邊的小少爺，心裏異常的難過！爲了一個月五塊錢，就拋棄了自己親生的兒子，讓一個毫無關係的有錢人家的小孩佔據了她理應溫存自己親生兒子的

藝 風 月 刊

第 二 卷 第 四 期 目 錄

三 十 三 年 四 月 一 日 出 版

中國的好朋友查農先生	孫福照
文學者與政治家	周曙山
煽動	荆有麟
憶里昂	曾仲鴻
意大利未來派的天空畫家	張天翼
西湖通訊	民
村中畫師	鍾憲
春到人間	溫曙
湖面上	季誠
創造自己	辛
小品文作法	錢

在海船上	秋子女士
近代歐洲的音樂界	楊秀濤
稽山鏡水的一夜	陳醉雲
不平的母親	張靚雲
看漫畫後的話	金仲芸
藝術家的自由意志	毅然
藝術家的自由意志	仲畏
我準備寄錢來家的	賈滋
重陽節德勝巖紀遊	何子聰
歸鄉散記	趙鈺南

環 龍 路 花 園 別 墅
嬰 嬰 書 局 出 版

懷抱。自己把自己的兒子好像只是一塊一錢不值的石頭似的把他拋棄在鄉下，連到要見面都不可能。

媽媽兩次將要睡着的時候，都給主人驚醒了，現在到反而睡不着起來，愈睡不着想頭就愈多。她又想起了白天老吳媽和她講的話，她愈想愈不通。如果天老爺真有靈驗的話，爲什麼這樣的不講理呢？怪不得洋學堂裏的學生說天是沒有的。她又想起她兒子生下來的時候，算命瞎子給他排的八字。他說他的八字是頂好的，將來一定是要做官的。她想她兒子如果真的做起官來啊，她自己也會變成像她太太一樣享福的老太太了，吃得好，穿得好，住着頂好看的外國房子，不，房子還是老式的好。

她又想這是不見得可靠吧？鄉下人的兒子又讀不起書

，那裏來的官做呢？但是這亦不一定的，她記得她在鄉下的時候，曾聽到「唱春」（註）的唱過，三國時候的一個什麼姓劉的是織草鞋出身後來還做皇帝哩！做官恐怕不一定要讀書的？她又想算命瞎子也不見得十分可靠，不是自己也算過命麼，他說我今年的流年大吉，唉！拋夫離子，到外面來受人家的氣，這還能算大吉流年嗎？她想現在的天老爺也不靈了，算命瞎子也不會準了。

她愈想覺得愈空，她好像一隻被大風吹到海洋裏的帆船，前途茫茫的空虛得連把握一根蘆柴的希望都沒有。

（註）江南各地每到年頭有一種人利用空暇將古事之吉利者編成小調挨戶歌唱，以換年糕及銅元，名

曰唱春。

南通三日遊

饒 生

孩子時候即聞名的模範縣南通，以荇翁之招，欲遊者再。但以人事所牽，文債要償，一直到了三月四日之夜半，始能獨個兒的拿着一個小皮篋，走到大達碼頭去，趁開往南通之輪。

爲了要休養一下，茶房拿了被頭來，側頭便睡。次晨起來吃粥，狼山軍山劍山馬鞍山黃泥山五山已在望了。

輪泊了姚江，在一個接客的旅店夥伴招呼之下，很辛苦擠下大艙去趁駁船。

已間的陽光，極力發揮他的熱力，以抵抗還像冬天的寒威。然而胡胡的北風，還毫不示弱的吹來，滔滔的江水，好像要作浪的樣子，我和許多搭客，一樣的縮瑟着。

登了姚江岸，在小旅館洗臉等車。車到了，匆匆即行。但出了姚江的路，其闊似不及一丈，汽車的闊度已經佔了十分之七八了。路不但狹，而且高低不平。在顛播之中，常有翻車之懼。車行約十分鐘，轉出坦薄的馬路，那提

起的心和吊起的胆，此時才放下來。

沒有半個鐘頭，便到崇海旅館，放下了東西，即往找荇翁，而晤鍾自健君。鍾君等已結伴換裝，準備作狼山之遊。機會難得，荇翁即促偕行。

大家在步行着，我是初到貴境的，自然問東問西。少年純厚的袁明崖君和鍾君，頻頻指點的告訴我。途中的京觀亭（？）聳立於路旁，亭爲張季直先生所建，據亭記云因遊日時見日本博物院所巡列的中國戰利品，感而建此亭。蓋以此地當年曾爲拒倭之處，而明時拒倭之曹某騎馬之像，亦離此不遠之故。倭禍已深之今日遊觀，不免有所感觸的。

將近狼山了。鍾君等與我一行，到王龍君之家，找王君爲嚮導。王君不但是土著，而是跟隨張季直先生多年，狼山半日遊，遊到這麼痛快，非此君不能的。

到狼山脚下，先參觀盲啞學校，設備不算怎樣簡陋，

學生也不少，老年壯年少年的都有。有一壯年的瞎子，還呀呀的呼其同伴。而在陽光下取暖的盲目老少男女，在塵風而談，世界是光明還是黑暗，他們當然不見得了。

繼入觀音院，院也爲張季直所建，院內花木扶疏，與普通之寺院異。是院建於乙卯丙辰，十餘月始竣，張兄退庵有聯云：「構殿自何年，湖五代題名，西下欲尋糜舟處；揭塵當此日，觀萬方多難，東邊猶有海潮音。」聯語若不勝其感慨者。有名的趙繪沈繡之樓亦即其上。於喝吃了和尚所備的茶瓜子之後，即由和尚開鎖，引我們登樓參觀。據云此樓爲張季直先生紀念其母趙氏及沈壽女士者。張與沈壽女士的關係，曾聞人豔言過，而繡畫的糾紛，六七年前亦曾見於報紙上。登樓好像憶起許多故事一樣。兩層樓皆掛觀音大士像，觀音大士之色相本多，而畫者皆能各盡其妙，有一幅好像聖母瑪利亞一樣，可以說洋洋大觀。三樓之正中，則沈繡之大士像懸着，像前一大幅帝后模樣的大士像，據王君云此圖曾被某寺僧盜賣於外國，張四先生（季直）曾打官司以重價取回云。下樓，即轉入院後遊賞。如疊砌而非人工所能疊砌的岩石，奇峻的俯隨着。此境之幽清，實非西湖石屋洞所可及。有送子觀音，供於岩洞中。右面有一高深不能進的洞，云爲求子洞，欲求子者

，以石向洞而投，投中即得子云，同行中有投而取笑者。在望之林鷄精舍，爲張四先生前起居之地。精舍乃一半中西的房子，窗外之綠萼梅與紅白梅多株，在搖曳掩映。入門地板已顛動，但張生前坐臥之椅床，仍舊陳列。張之澡室，有瓦浴盤及火炉等。其臥室，尚掛梅蘭芳之西裝小照。張題詩一律於像上云：「素衣香國易編塵，天與聲名累俊人。誰識甘芳含苦蜜，正緣自紵媚青春。夔龍杳矣猶消息，文繡犧牲孰主賓，坐汝山齋無是事，却憑吾意視爲真。」白紵依然，青春已渺，張四先生仍在，有「腸斷王郎十五時」之感，梅郎觀之，也許要作「老大傷心故園曲」之傷罷。

入五山之門，哼哈二神之像在，握拳怒目，煞是威風。過狼山脚下，唐駱賓王的墓與宋金應將軍之墓在排列，不料草檄討武曌的英雄，即埋骨此地。再上，有朝鮮詩人金滄江之墓，又再上，有沙寶琛之紀念碑，據某君云，沙爲黨人，爲袁世凱所殺，害之者，聞爲張季直云。但碑記祇云爲袁之爪牙所害，是否暗指張氏，不可得而知。再上爲白雅雨（毓崑）之紀念碑。

進白衣庵，登觀海樓，茫茫長江，闊真如海，樓名觀海，取景耳。遊完，更上山頂，山頂之佛殿，進香者特多

，多數尚留辮髮。略觀之後，即到客堂裏去，吃王君所定下的素菜。大家已餓，我以未早膳，此時已飢火內焚，菜未至時，杏仁已吃不少了。飯後，登狼山之塔，田疇林野，唐舍廟宇，皆在眼底，惜風烈，不能久佇，以遊目騁懷耳。

下山之後，王君爲我等僱汽車，遊東西莊梅坨及張四先生之墓。

東莊名爲東奧山莊，據云張四先生吃飯必到此地。中有受頤堂掛「天爲神州開特史，人瞻淮海欲長生」之壽聯。右有隴而非奧齋，張之壽聯壽序等，與唐寅之畫，及許多古董，皆很秩序的懸掛陳列，很像南京第一公園的博物館。繼而往西莊，西莊之額爲西山村廬，在黃泥馬鞍山之間，有樓，名之曰介山。略巡又行。經鹿園，羣鹿在奔逐嬉戲。有長角者，有未有角者。再而往觀梅坨，獸環深鎖，闕無其人，惟見蔓草荒煙，滋繞門牆。時適黃昏，在春風殘照中觀此零落之象，想見張氏之日漸衰落。

遊興未已，再到張季直之墓，墓園廣闊，墓舍修潔，而平坦之草原，如仰孟之青柏，頗有上海法租界公園的風味。而方形之墓，像一極大的書桌，而其門生故吏所立之銅像，矗瞰其墓，南京之譚延闓之墓，雖爲國葬，實有未

及。

時已薄暮，匆匆的返城，是日的遊興能盡，皆王龍君引導之功，殊爲可感。

尚擁衾酣睡，荇翁即來拍門，云已十時了。匆匆盥漱，即著衣隨荇翁到中華園早點。此酒館據云菜最好，昨夜以朱江兩先生之請，亦喝吃於此。

南通公園，分爲東南西北中五個。所分，不過以水分之耳，西公園與中公園，還有一橋相通的。

除西園無甚可觀之外，東公園有民衆教育館，中山紀念堂，以及有秋千槓架等之體育場，南公園則有關於音樂讀書的場所。北公園，則有萬流亭，亭樓已鎖不能登，祇見退庵「無事晝日靜，有風洛夜涼」一聯，懸掛亭前而已。但中公園，比較爲佳，南樓清遠樓，皆相聯着。四壁詩畫，琳琅滿目。品茗其中，頗有古名士沖澹之意。好像要冒充名士似的，和荇翁遊了之後，次日還和鍾自健君再來。蓋中公園不但樓可品茗，而繞公園之梅花，殊有「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致。花微殘而未落，縷縷清香，沁人心肺，令人徘徊而不忍行。

就每個縣城而論，風景之秀麗如南通者，確不多見，

幾個公園之亭樓橋艇，頗饒西湖之味，據云張季直之建公園，有點仿效西湖，宜乎而相像了。園北之躍龍橋，式兼中西，尤爲壯麗，粼粼之春水，蕩漾於其下，遙想夏夜披襟憑欄，當有另一種滋味，尋春較早，柳絲桃紅之景尚未得見，還說夏夜嗎？

本來昨夜要走了，荇翁以張馨民君將到，留我多住一天，以踐舊約。以市街未遊，乃約袁明崖爲嚮導。但中飯之後，袁君以事外出，乃與荇翁緩步於熱鬧市街。縣署，黨部，公安局，孔廟；一一經過。官黨公安衙門，青底白字的對聯標語，可以說是滿目皆是，大概這樣子就算黨化了罷。孔廟衰敗不堪，兩廡也沒有先賢哲之牌位。右偏有一小學，排闥遊觀，尙見女教員在講書。以荇翁不能久等，即匆匆而出。又行至孔廟之東，在舊書攤上，買了幾本舊詩集等。歸去不久，鍾自健袁明崖二君有空，遊興未闌，再作西門之遊。曲巷短牆，頗饒古意，然亦無甚可觀，乃繞而過躍龍橋，到博物院。苑在修葺，拒絕遊觀，幾經交涉，始得進去。然古物深鎖於室中，祇有看看陳列室外的佛像像之類而已。三清之像外，則有梁武帝時鑄的釋迦銅像，與多尊之釋漢像如阿那尊者等像，此皆由南京半

山寺運來。其餘還有草獸的雕像。尙有古殿銅壺等，縱橫於地上，徘徊摩挲久之始返。

據云南通係一貧瘠之縣，以張季直先生之建設，煥然可觀。張之建設南通，並不簡單是風景，誠如他的壽序所言，「若實業，若教育，若墾牧，若漁鹽，若道路，若水利，若慈善，若美術，旁及醫巫伶工之屬，瘠音廢疾之類，莫不納之於學，以啓其智而遂其生，」如此建設，簡直是一個國家的規模了。若不得志於朝的要人們，人人能如張那樣幹，不但可以減少政治糾紛，而且可以造福桑梓。然而許多官僚軍閥，產置租界，活動也憑於租界，內地如何，尙復顧問的嗎？張能夠犧牲如許家財，爲地方做了這許多事，雖死多年，人無不念之。「張四先生不死，南通還要好呢？」這句說話，不但南通人這樣子說，即非南通人的同行朋友，也是這樣子說。既得好名，又尙有鉅產以遺子孫，此公可謂識做人，善用錢。以視捲了錢要入租界，寓外洋的要人們，有不可同日而語了。

爲了上海還有許多待理的事務和待還的文債，不能住了。決於七日之半夜返，袁明崖張耀誠二君同車送我到天生港。輪未到，藉袁君之電筒，遊了一週。袁君依依不捨，屢促之始訂後期而別。

在黑夜中登輪，與疏落電燈映爍的長江之水，又是悠悠的送我歸來。

某日午後，我乘着自由車在達彼夏底石灰石小山之間，走到了一個令人不快，光景慘淡，名叫契爾穆吞的小村子裏。那是一個分外炎熱的六月天，我弄得口渴如焚：我需要茶喝，從未有過如此地厲害。街道底兩旁是矮小的用粗沙石砌成的房屋和外表有幾分污穢的茅舍，然而沒有一川商店，而且一個生物也不見。那好像是一個死人或沈睡着的人底村子。在街道底盡處我走到一個立在墓場中心的教堂，一家酒館緊靠在它底附近。這兒方有了生命了。走進去時我發覺那是我所曾經進過的最醜而且氣味難聞的鄉村酒館。半打面容垢膩的勞動者正在櫃邊喝啤酒，而老闆底形狀也和他們底不差上下，袒開着他底髒襯衫底前部，把多毛的汗津津的胸脯露給他底顧客們看。我向他討茶喝。「茶！」他叫起來，凝視着我——若我侮辱了他似的：



她底故鄉

英國 W. H. Hudson 作
旭 之 譯



「這兒沒有茶！」被他底挑戰的態度稍微驚了一下，我乃溫和地問他要蘇打水，他給了我，然而那是溫熱的而且其味有如一種從霉壞了的稻草榨出來的汁水。啣了一口並付了賬之後我便走去參觀教堂，我喫了一驚，發現教堂底門是開着的。

在灼熱的太陽下面曬了一天之後，走進那個清涼的，幽暗的，並不難看的教堂的內部真是一件爽適的事情。

休憩而且向四周看了一眼之後，我對於窺伺並傾聽另外兩位先我而至的遊客底談話，發生了興趣。其一是一個苗條的，頗形纖瘦的棕色皮膚的婦人，年紀尚輕，可是眼角已開始起了綹，額上現出了條紋，頭髮是晦暗的，像撲滿了灰塵一般，此外為一般鄉間勞動者底妻子尚未到達中年就幾乎一定具有的時間和辛勤底種種標記也可以在她身

上發現出來。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袍子，那大概是她最好的衣裳，雖則已有點兒陳舊了。她底同伴是一個肥胖的面頰鮮紅的少女，穿着城市的服裝，頭戴一頂綴着顏色鮮艷的花朵的草帽，頸項上懸着一串有色的大珠子。

不一會她們就走出去了，當她們走過我身邊的時候，我向婦人底面孔仔細地看了一下，因為它正轉向着我，她底烏黑的眼中有一種真切的疑問的神色，而唇上有一絲很友善的微笑。我在那曬黑的面上突然地發現的是什麼吸引力呢？——它告訴我的或令我憶念起來的是什麼呢？——它提醒了什麼呢？

她們走到了外面，立在墓碑之間談話，我跟隨了去，而且坐在她們附近的一個墳上開始向那個婦人攀談。她毫不猶豫的就答覆了我，顯然地以有人可以交談而感到了愉快，而且立刻還把她們底身世告訴了我。她告訴我契爾穆吞是她底故鄉，但是她離開它已經有多年了。她清清楚楚地記得那是多少年數，因為當她離開此地的時候女兒不過六個月，而如今却是十四歲了，雖則看起來她還不止這些年齡。她是一個這麼大的女孩子！以後她底男人將她們帶往他在司塔福夏的本鄉去，他們便在那兒住了下來。可是現在他們底女兒並未跟他們住在一處。一個姑媽，她丈

夫底姊妹，已經將她帶往她所住那個城中去了，而且送她在一個私立學校內求學。她底姑媽希望當她剛離開學校的時候就為她在一個布店中謀得一個位置。在過去她早已蓄意帶她底女兒來看她底故鄉，可是一向沒有做到，因為兩地相隔太遠而且她們沒有好好的錢足夠花費；然而現在她終於已經將她帶了來而且正在指示着她觀看一切。

斜視着那個立而傾聽然而面上並無興趣底表示的少女，我說她底女兒也許不會認為這次旅行是值得的。

「你怎麼這樣說呢？」她疾速地問。

「唔，」我回答道，「因為契爾穆吞對於一個生活在城市中的女郎是不能引起多大興趣的。」於是我愚蠢地繼續把我對於契爾穆吞的意見說了出來。那熱蘇打水底滋味兒依然留存在我底口中，致令我使用了一些頗重的口語。

這一來她可生了氣，而且要我認清無論我底意見如何，契爾穆吞總是英國最優美，最可愛的鄉村；她是生在那兒的，所以她希望死後也要埋在那兒的墓場裏，因為其中躺着她底雙親，她底祖父母，以及她家中別的人們。她說，她現今三十六歲，也許將來可以成爲一個老太婆，可是假若她一想到她必須長眠於離契爾穆吞老遠的地下，那她此後的日子便會悽慘極了。

在她這樣地說着的當兒，我開始考慮現在我必須和婉地回答她，可是她說完了之後便厲聲向她底女兒喊道，「來，我們還要看別的呢，」於是，帶領着她底女兒，迅速地走開去了，連告別也沒有一聲，甚至於看也不看一眼！哦，你這個可憐的蠢婦，我想；何必掛懷一至於此呢！而當我向街道打轉時我是抱歉的並且笑了一會兒。

現在村子開始醒轉來了！一個沒有穿外衣也沒有戴帽的怒氣衝衝的大漢，而在暴躁地追趕着一隻不受管束的豬，在一個與一所茅舍相毗連的小場中滿處奔跑，指望將它逼到一個角隅裏去；他咒罵着，叫喊着，從茅舍中出來了一個形容污穢，頭髮蓬亂地披散在臉上，身着一件破袍子的女郎，幫他一道兒捉那隻豬。稍遠之處我還看見另一個人，一個戴着帽子披着肩巾的瘦弱的老婦人，她從一個茅舍中出來，無力地向一堆離大門有數碼的柴薪行去。正當她行到柴堆的時候，我經過她底身邊，她緩緩地掉過身子而且用她醜陋的老眼注視我。她底縐紋遍佈的面孔呈着死灰底顏色，如一個死屍底面孔，仍舊帶着忍受了多年的憂患底痕跡。這三位便是在沿街的途中所見的一切居民。

至村子底盡頭街道便寬了，成了一條清潔的白色的大路，兩旁都有高大的離列的古榆樹，它們高處的枝柯交

集攏來形成了一個綠色的帳幕。我走到樹底下就立刻停止前進，跳下自由車以享受綠蔭之下的幽趣；在這爲日光底威力所不及的地點我可以細細地鑑賞那燦爛地照耀着廣闊的青山起伏的土地和我頭上的翠綠而半透明的密葉的太陽。高處的枝葉中有一隻畫眉雀正在以他素日的那種無牽無掛的閒適的態度歌唱着；當我在下面止步的當兒，歌聲中輟了一兩分鐘的光景，然後又重新開始，然而把調子放低了，那使歌聲現得更加柔和，更加優美，形容不出地悅耳。

在我們與大自然的交接中往往有一些甘美的瞬間，其時所有的林蔭道（大自然便是因它們而滲入我們底靈魂之內的）都好像打成了一片，視聽嗅觸都成了一個感覺，從一隻鳥兒降下來的悅耳的歌聲却只是天空底青，大地底綠，和變得可以耳聞的金色的陽光了。

當我立在榆樹下面傾聽着畫眉雀歌唱的時候，我便正是在這樣的一種情懷之中。返望着村中的街道，我想起了在教堂內遇見的那個婦人，她底曝黑的真切的面孔，她底疑問的眼色和友善的微笑；它底吸引力之祕密是什麼呢？——那個面孔向我說出了或令我憶念起了什麼呢？——它提醒了什麼呢？

現在這却是很明白的了。她在內心依然是一個孩子，無論她底面上的那些時間和辛勤底痕跡，她依然對這座落在石灰石羣山之間，寬闊的青天之下的契爾穆穆底奇異的世界——這可憐的，我連一杯茶也得不到的小村子，充滿着驚奇和喜悅哩！

那吸引了我而且迷惑了我的原來就是繼續存在於她底內心的孩子氣；那是難得如此輝煌地透過時間底黑幔而閃耀的啊。而此刻當她如一個內心的孩子向我顯現的時候，我能夠將她繪成一個數歲的孩子，穿着小小的棉織的外衣，紮着稀薄的嫩舊的護腿，一個曬得黑黑的八歲的小女郎，以大眼的，真切的，半羞怯，半相信的面孔，詢問你，如小孩子所常問的那般，你想些什麼呀？——你感覺得什麼呀？那是一個奇異的世界，而那世界便是這村子，它底

粗沙石房屋的街道，住在其中的人民，他們底生死底喜劇和悲劇，以及教堂中的墳墓，和不久便會在它們上面生長起來的花草。還有那教堂；——我以為它底內部對於她那驚奇的小靈魂一定比我們所認為最大的大禮拜堂還要寬大，更美麗而且更宏壯。我以為我們對於最可愛的花卉——我們每年的大賽會中的蘭玫瑰和菊——的欣賞，與她自任何一朵平常的野花所經驗得的相比起來，只是一種可憐的沒有生氣的情感而已。最妙的也許還是村子盡頭處的榆樹，那些強韌的皮膚堅實的樹木，它們底頭頂是「如此地接近天堂的。」而且我以為當一隻畫眉雀適逢在樹底高處歌唱之際，那就好像一個神仙從碧空下降到了那一片翠綠的半透明的樹葉之雲中，看見這孩子底仰望着的真切的面孔遂唱了一曲天國之歌以娛悅她。

刊月路道

號第二 卷三十四第

版出日五十月四

東南交通週覽會的意義及其路線
 道路建設的一般原則
 公共汽車公司之組織與管理
 公路管理法
 緬雲麗雲兩路修築概況
 丹地公路建築概況
 蘇俄之公路與汽車
 抗徽印象

陸黃莫丘楊伍陸
 丹甘樹遠得无鬱丹
 林棠杰雄任長櫻林

所行發總

號八〇六路父神勞

社刊月路道



詩 與 文 散

趙如珩

開始

一 他：不僅是苦悶的象徵，而且是苦悶的救藥；不僅是社會的反映，而且是社會的動力。這纔是新的文藝，新的作家。

二 他：點起智慧的火炬，放射銳利的眼光，吹出闊大的聲音，告知危險的來臨，曉示人生的真理，發現事理的因果。這纔是新的文藝，新的作家。

三

他，在疼痛中咬着牙拼命：如火山的爆發，如巨川的奔騰；像狂飆的候爾高颺，像怒濤的憑空陡起。這纔是新的文藝，新的作家。

四

他，在時代裏挺着身前進：鑽到時代的核心，站在民族的前面；把握着時代的動向，探索到民族的出路。這纔是新的文藝，新的作家。

五

清高的孤獨——是靈感的泉源，優美的隔離——是藝術的特質。這是蔑視了文藝的客觀事實的錯覺，只憑於一己的主觀立場的幻象。

六

捧着一朵嬌花凝眸欣賞，撫摸着一塊殘碑嘆息歎歎，在放蕩中加上 Romantic，在悲傷裏加進 Sentiment。這是違反時代的虛幻朦朧的華麗象

徵，中傷民族的乾枯蒼白的心情描寫。

七

願爲摩天鶴，至死鳴且飛；碎破婆明杯，浮邑安足懷。（註）這纔是新的文藝，新的作家！

八

不朽的文藝，偉大的作家；用悲壯慷慨的情調，尖銳鋒利的毛錐，來歌頌過去的光榮，詛咒現在的消沉，指示未來的繁榮。建築起新文藝的營壘，我們從這個年頭開始！
（註）係一首拜倫的哀希臘詩。

哀愁

孤西

！
太陽漸漸地地向瘦脊的西山去了
荒黃的，憔悴的，沉凝的餘曠鋪
在曠野上，搖撼着樹尖，晚風在大空

中迴蕩着；偶爾，它也會溜過窗櫺，來掀動你一半兒鈎撩起的帳額，那麼蕭蕭地！

獨自橫在榻上，茫然地望着窗，聽大野裏日漸瘦減下去的蟬聲，那麼哽咽地，悽切地；它彷彿會叫他喊到一種向來怕觸動的停在心瓣上眼角裏的悲哀，這麼絲絲地，縷縷地，都凝聚到心底來！「病馬依人同失路，冷蟬似我只吞聲！」輕輕在口裏這樣唸着，將手撫一下腿上的創傷，心境委實感到一味難堪的落寞了！

因為自己做人的不夠聰明，近年來，飽嘗了這人間，這年頭的苦辛，備受了旁人橫加上來的冷酷，在一切夢幻的圓弧全摔破了之後，如今，僅有這一架殘疾的身子把緊着自己冷落的靈魂，在晚秋夕陽中，咀嚼着最愁戚的劫後哀思呵！

從枕旁許多冊中抽出今晨接到的

她的信，揭開小巧的箋紙，重讀着這樣的語句：

「……學校開除了我，說我不聽他們的話；因為當你在長街堂的晨光，來探望了你！這，我並不驚奇，並不悲哀！……只是我日來心境黯淡，解答不出做人的究是爲了什麼？啊，像落葉般的人生，祇有被人踐踏的份兒！……」

我對着這幾行挺秀的鋼筆字跡，已往的悲歡是由不得又浮上思緒來了！

記得去年這辰光，我正爲着「兩孟白粥」的生計開始到一幾百里外的山鄉去執鞭，路過×城，在湖畔小樓頭，是我們朋友星散後第一次的歡聚。這彷彿猶是昨天的事：憑着關干，我們看伶仃的塔尖上的幾搭晚霞；看像今天一般的夕陽餘暉，在那矮山上

躺着的，在那微波的湖面上蕩着，在那斑駁的樹枝上掛着；我們有說有笑，我們會指那西天絳紅的綺麗的雲綵說，我們各人未來的希望底夢！那時候，她，正在一個官辦的校裏唸書，曾三兩次地來看我；每次從她閃亮着金星眸子裏，會叫你立刻意識到她心裏是有一宗剔透玲瓏的愉快！

歲月如水地流去，輕輕地，悄悄地，年輪又轉了一番身：如今，又是吹老的西風了！

是一般的秋暮時分：看！依然，晚霞盤卷在天涯，夕陽浮在半枯的柳原上，躺在遠處的矮山上，掛在蕭疏的樹枝上！

然而，我思忖着這半年來像阿Q般被人瞞過了上帝曾繫身柵欄間的自己，思忖着新近被摧殘了受教育的機會的不幸的她，思忖着離散天涯的先前的故友，……啊，那褪了色的歡

樂的記憶，到此時留給你的只是幾抹灰色的愁影！

「落葉般的人生，祇有被人踐踏的份兒！」

太陽已整個的埋在山背後了，晚風，跟着暮色加濃了起來，溜進窗，拂上臉來頗有些寒意！

——像秋一樣，骸骨中充斥着冷冰底殘酷的人類呀！

獨自在榻上，對着這挺秀的字跡，在暮秋晚風中咀嚼着自己已往的悲歡，雖說是向來不輕易哀愁的我，也禁不住撲簌簌地滴下幾支傷感的淚來了！

二二年暮秋

盼念

朱希仁

夜神張開了牠的翅羽，隔絕了光

明，佈散了黑暗，牆腳的蟲聲，開始唧唧的奏着不平的哀鳴。

韋夫人坐在一間黑暗而且潮濕的屋子裏。她自從兒子雪在一月以前出走之後，老是一個人愛坐在這屋子裏呆呆的冥想。太陽落下西山以至於黃昏，深夜，通背不能闔眼，也不感覺疲倦，總是憂心她的雪兒的——雖然她有個將滿八歲的小女兒，活潑天真的。——日間寡言沉默，愁眉深鎖，她一天一天的消瘦，她的憔悴的臉兒不如從前的常有笑影浮現了！

啞的一聲門兒開了，走進一個小女孩來，這大約是她的女兒了吧！她的女兒走近她的身邊。在黑暗中她們都一聲不響。她才起身慢慢的摸索着走到棹緣，「擦！」屋子裏充溢着淡黃色的燈光。

「蓮兒！你到外面去看看有没有你哥哥的信。」

她女兒到外面去了，她仍舊在衣櫥前面——她兒子走後，她就常在這兒枯坐，每次聞書門外的脚步聲香，她都以為是她的愛兒雪的歸來，她很敏捷的去把門開開，沒有不大大失望的。在失望中，她拿出了紙筆來寫信了：

——雪兒！你縱使外面找了事情做着，也應該寫信回來，為甚麼整整的一月，也都沒有得着你的音息呢？即使你落魄賦閑，也應該早作歸計，濁乎其濁的外面，你能安心居住而不念及你是純潔無疵的良善者麼？雖然維持治安的當局辨別真偽的明鏡高懸，不能說沒有牽累冤誣的案情。雪！你千萬不要作私自出走不錦衣歸里而認為奇恥大辱的念頭啊！你想，深深的想，你不告而出，你的母親夢寐以求的為你擔憂，終日戚戚，你想到這裏能安然不動於心嗎？雪！忍心的

兒啊，你竟能拋棄你的老母弱妹而作他鄉之客，毫不感覺客旅中的淒涼？你究竟在甚麼地方？總應有封信來報告你的生活狀況，要曉得你的母親是多麼的急於要知道你客旅中的生活情形啊！

——雪！當你在深秋冬初的北國，淒風冷雨的晚上，也曾覺得衾薄衣單會想起你故鄉還有那冬季的衣服和一肩行李吧！兒啊！無論你怎樣的對我不起！不欲回家，但在事情很不順手經濟窘迫的時候，冬衣及你平常日用的東西，添配起來，又不化些錢麼？雪！這是你切身應用的東西，應該寫信開明你的住址，將牠全盤寄上，不也可節省些費用麼？

章夫人想到她的兒子平常日用的東西上，不由的從她眼眶裏淌出淚珠兒來，她兒子出走時候所着的衣裳，

她都完全記得清清楚楚的，那時因為沒有夾衣，便將一件馬褂穿在裏面，外面罩着藍布長衫，下面穿了一條芝蔴呢的學生褲。恰巧在她兒子出走的那天，她在衣服街替他買了一件夾衣回來，與他身上所着長衫差不多一樣的長短大小。她不知道他走了！

——雪兒！在茫茫無際的人海裏面，你豈不怕奸人的暗算嗎！社會險惡，人心叵測，都是不適合你的性情的。歸來吧！你在外面病了嗎，啊！客旅中病了，其痛苦又是如何的難堪呀！有誰來看護你？誰來照應你？雪！早日歸來，祝你歸來的時候很健康的；假定你不歸來，至少也應該有封信寄回！

門又開了。進來的不是她所思念的雪而是她的女兒，她見她手上沒有甚麼東西，早又意識到今天沒有希望

了。

「媽媽！外面沒有哥哥的信，張先生王先生處都問過了！」

「……沒有嗎？不關事的，你哥哥最近就會有信回來，……白天趕緊工把你哥哥的毛線汗衣結好！……」

她溫言暖語安慰她的女兒，並不表示出些須的失望神情，她也趕忙取出那件未完的毛線汗衣，坐在淡黃色的燈光下，一針一針的繫着。她一次一次的熱烈的興奮，她一次一次的失望的悲哀，她不願在別人面前述說她兒子的出走，——雖然也有人知道。——但她常是一個人背地裏或夜深時候灑淚！現在，信已寫好了，但是没有地址，寄到什麼地方去呢？

這時屋外的寒風虎虎的掠過。牆腳的虫聲潮水般的洶湧交響着，她頹然躺在床上，用袖揩她的眼淚。

江邊

楊夢

夜色沉沉，烟囱裏的黑烟似長蛇般的繚繞着，天空幾粒疏散的星，很安閒，很自在地烟燦着；慘淡的月亮，斜斜掛在空中，投影到地面上是一片銀色，偶爾聽到幾聲老鴉的慘叫，像徘徊着尋求歸宿似的，多麼的淒涼啊！

在柏油光滑的霞飛路傍，倦伏着不少黃包車夫，像一隻一隻蝸牛般靜候在那裏用一種期待的眼光遠望着——座燈光輝煌的皇宮那裏面發出悠揚的爵士音樂。從紅色的年紅燈中，像蛇在吐舌一般，現出卡爾登跳舞廳底招牌，呀！這就是醉生夢死的人們的娛樂場所，這就是高唱救國論的涼血動物們的製造場，我雖然也是一個麻木不仁的翁仲，自問良心還是未死，心

腔的血在沸騰着。那些祇顧享樂的人們，願使他們早早脫離了國籍，索性投身帝國主義者懷抱裏作一個順民去吧！

高插雲端的大廈，像崑崙山峯一般，蜿蜒參差矗列於黃浦灘邊。幾艘破爛的小舟，在怒潮澎湃的沖擊中浮沉而蕩漾着，舟中漏出點點淡黃的燈光，岸上底街燈也半明半滅閃出一絲綠色，像病人似的微微的苦笑着，微微的嘆息着。

已是夜深的時候了！這正是老爺，太太，小姐，公子哥兒們疲倦歸來的時光，「拍！」的一聲，在那富麗的停了汽車的四層洋樓階下，跟着起了一陣吱啞，吱啞的慘叫，還夾着一「滾蛋」底粗魯的罵聲，原來有一個不知死活的青年，因為在前幾年被目為共匪監押了五年，剛從N城監獄裏釋

放出來，乘車來滬預備趁輪回C埠的，夜裏無處可以寄宿，不得不在這家公館石階上，睡他一覺了。那替老爺太太們爲虎作倀的汽車夫，不問情由的這麼打了他。

「吱啞，吱啞，你打我作什麼呢？」青年很悲慘的呼着。

「嚇！人家底公館石階上，是給你窮鬼睡覺的嗎？野小子！」車夫很氣憤的罵。

太太站在在石階上，很憤怒的向着看門的侍者說：

「亞三！叫巡捕抓他去！」

「呔！混賬的王八小子，想睡就到旅館開房間去，盲了眼的嗎？公館石階坐也不准，何況睡呢？窮鬼！」

「趕船不及，沒有錢開房間，暫借這裏胡亂過一夜！可憐，慈悲太太！」青年很拘謹地露出一片慌張的神情，抖顫似的訴辯着。

「喂！野小子，沒有錢，跳黃浦江去！」車廂裏一個醉眼朦朧底摩登小姐很興奮地說了。

「唉！」青年很悲痛的嘆息着，無精打彩地離開那大理石的石階，戰戰兢兢的走到這里來了。在寒風撲面的黃浦灘邊，他在回味着剛才這一幕的情景。

汽笛一聲，總統船載着許多許多袋裏麥克麥克的遊蕩青年男女，享樂老爺們向吳淞口岸來了！碼頭上人頭擁擠，人聲嘈雜，這就是準備受享樂人們的鞭撻，準備作牛馬的苦力。

輪船隱約可見，到了江水受沖動得沙沙作響，悲慘的少年底腦海中，像機械般的轉變，一腔寂寞的情緒不由的高漲起來，他感覺在上海獨自流浪着，在繽紛的雪花中徘徊，雖然渴望着回抵故里，省視深葬在墓裏的父

母，以及屋後四季常青最蔥翠的草坪。那兒對岸場上不論早晚，總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蹣跚沒在滋蔓的草叢中，縱容咬嚼着，這天然的景趣，是如何的使他心醉呀！可是，軍閥們連年的內戰，父母底墓地怕也變成戰壕，蔥翠的草坪，怕也變成枯黃的荒地，對岸底牛馬已充作丘八底食糧了吧？那可愛的鄉村恐怕已成一堆堆白骨和磚石底墳場，尚有何可戀呢？恨祇恨自己受了所謂革命領袖們的欺騙，自擲諸陷阱，總算是叨天之幸，在坐滿了五年的牢獄算懲罰了。唉：若果不革命，便沒有今日的墮落，弄到無家可歸，然而總不能夠跳落黃浦江中去死了吧？那實在太沒有志氣了！太抹殺青年底個性了！然而到何處去呢？再回到革命途中作一個喊啣的小嘍囉嗎？那太空泛，雖然自己不怕犧牲，不怕再嘗鐵窗風味，那班領袖們，

已吹牛拍馬成功，貴為達官顯官了！失意與得意之比，同志與歌女之比，等於天與地，現在需要者是歌女，現在所處境地是得意，所謂同志共甘苦，那是上海話說的「談也弗要談了！」

「唉：唉！」青年暗自飲泣地嘆息着。遠遠吹來一陣陣微弱的鐘聲，叮噠，叮噠，一三三：已五時了，東方透出魚白色，風呼呼地慘叫，滿天星斗的黑夜，將近被強有力的太陽吞曠了。沒有多少時候，電車隆隆的由遠而近，工廠的女工，童工，三五成羣，手提飯盂，一陣陣談笑自若的過去，準備給有資本的人們榨取，屠戶們屠殺。天啊！我不是和你們一樣嗎？不過你所獻給富人們的是體力，而我呢？我獻給富人們的是血汗！於是，青年似有感慨的吟着：——

「污濁的南京市頭，乾淨的存在只有那青青的紫金山麓！你看着山上

手上像小坎堆兒的凍瘡——還是第一次纜生的，瞧他小些兒的工作還不便做，手撫着手，臉瓜子兒是焦枯的，眼兒嘴兒現出鬼祟的樣兒，噢，幾個月的學徒生活，已把他的內心和表面都變換了！當他對明瞧的時候，明這樣想。

「你這件長褂兒爲什麼不洗洗呢？」「明瞧他的長褂底下，灑着不少的泥；流着煤油的氣息，像是初次措的油皮，明弟弟說：『洗衣服指頭好痛的！』」

不知道是那一天明耳朵裏溜進了那一句話兒——你的弟弟像跑街了，是不是小傭工呢？——這句話向明喉管裏嚥下去，明祇期望他們教一些兒商業的常識，明終不信上帝是殘酷的！

明弟弟清晨有二十塊的排門，是他一個人開的，咱不可憐他。每次瞧

着他，他的臉上像是怨苦他的命運似的表情，我也不安慰他，怕他在暗處流淚。

自從他像塞根先生的山羊似的走出後，走回家來，咱沒瞧見他，或許他的階級意識漸漸的萌芽了，中產階級的商人是不會沒落的，在內地。

他的學徒生活是結束了，數個月的生活榨成了沉默，憂慮，流淚的孩子；一些沒有天真的稚氣，身體的形態也變更了；那種懼怕的神情也使咱懼怕了。

這是明弟弟在入世後第一次的創擊，他想着自己的命運，職業的問題，也祇是流淚流淚！

他回家後，在午夜也常會哭的，常會夢囈的，明知道他受女主人譏諷的嘮叨的言語，深刺着他的心，是不肯忘掉的，在弟弟一生的旅程上。

上帝！弟弟的生命讓他好好地死

，一種人爲一種人磨折是人類的羞辱！

明祈求着像塞根先生的山羊似的弟弟，爲了自由而出來，勇敢地跟奮鬥，祝他勝利！

壓力

趙鍾權

朋友！請你們不要責備我的消沉罷！

我彷彿是一個沙漠中的駱駝，雖能鼓着我堅決的信心，勇敢地向渺茫的綠洲邁進！可是，我沒有一個旅伴，孤獨而淒涼地步行，是多麼寂寞呵！何況我身上還負着許多重載呢？

我要休憩，但是重載壓着我，不容我休憩！

朋友！我是怎得不消沉呢？

有一天，我虔誠地跪在我的靈魂的前面，祈禱似地說：

「我高貴的靈魂呵！請你可憐我，把負在我身上的重載拿下去罷！因為我實在担当不起了！」

靈魂默然。

「請你拯救我，我實在担当不起了！」我反復地哀求着。

「不行！那是你的責任！」靈魂冷冷地說。

「那是我的責任？但是，我怎樣忍受呢？……那末請你將重載略略減輕些罷！」我不得已而思其次了。

「什麼話？還要逐漸地加重呢！」

「怎麼辦！我實在走不動了？」

「走不動也得走，走！」

「到什麼時候才能停止呢？」

「到死為止，走！」

我背上的重載似乎更重了。

但是我不能不走，

於是，我是走了。

三絃

孤西

街已跟着人們的夢沉入睡鄉，
是夜風吹墜月露着面這般涼？
這三絃，這三絃的吟呻

可會落在誰的心兒上？

我蹣跚着，從黑暗到黑暗地蹣跚着，
以寂寥的心聽自己彈出的清響！
呵！記起那河畔的小屋呀

那兒她呀獨守着空房！

三十年前，青春正在我的髮根，
呀！曾夜夜當月明鉤畫在簾心，
聽那巷頭落寞的三絃呀，
一聲聲彈穿過我的心！

噯，她會捲起窗簾讓進來月影，
看慘綠的世界：練道像一支繩！
慢慢地，蹣跚着的瞎子呀，
呵！是街燈一般的慘冷！

誰知如今，人間離我而去得遠
遠，

我不能呀，不能窺見牠的邊緣！
我只是看不見的一點：

孤獨的和這一抱三絃，

我只是孤獨的和這一抱三絃，
踏着這死了的銀蛇：街路一綫！
在這上面，在這上面呀

消逝了我的青春，壯年！

最是，最是那一條河流旁邊，
那小屋裏，我妻的心憐！她說
「啊！你那一聲聲的三絃，彈
落了我一串串的淚泉！」

現在，我已備嘗了自己的寂寥，
在死街上已忘了什麼是慘冷！
我自己手指間的酸辛，
一支支還自己去聽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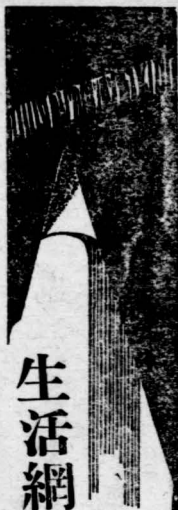
記着

虹飛

我明知道，知道我自己愚魯，
好比是一堆死灰，撥不出火，
時代在翻身，張着艷紅的眼，
年邊的爆竹，待他來喚醒我，
記着，前面是我們的
路。

聽厭了秋雨打梧桐的哀歌，
憑着天理，該向你擺個錯誤，
且聽那青天裏響出聲轟轟，
鮮血裏會開花，不是你的禍，
記着，前面是我們的
路。

二七，二，一九三四。



生活網

呂覺狼



天沈沈的，下着綿毛般的細雨，頗冷；三日來都是這樣。真氣悶呀！有人說，春天是愉快的季節，我却不以爲然，尤其是像現在的梅雨時節。

灶上的瓦面有許多處穿了孔，漏下水來，用爛布塞也塞不了，水仍然無情地嘩嘩啦啦吊落來。這灶還是祖父手上建造的，因爲材料單薄，早已危危乎的了，先母生時，就請工匠修整過，可是現在又漏水了。

屋內積水，地泥濕滑，行步要端穩，否則就滑一交！妻時不時罵道：「衰家門，跌都跌死！」

妻不過二十五歲，却已凋謝了，沒有一點兒朝氣，暮氣沈沈的，像我一樣。還愛發皮氣，動不動罵我「食浪米」，並叫我快些死去，她自己好好地海闊天空。我的皮氣漸漸乖下來了，因爲這年餘失業的摧殘。先前想將自己的發皮氣病改好，在做騙子的時候不知用盡幾許心機了，但都無效，整日價埋怨自己不夠涵養，現在經這生活的壓迫

却意想不到的奇功，生活所壓，使我不得不低心下氣。妻看我的皮氣弱下來，而且又是靠她做到來贍養吧？她毫不忌我，有時間罪於她，她就日間不理不睬，夜裏走到別的娘嫂們那裏去睡覺，令我無機會親近，無自悔的可能……

像今晚又是這樣了。因爲地泥滑，就帶搭罵到米缸沒有米，又罵尋不到工作做等等。在兩個子納悶之下，她便跑出去了。天已黑了，我點着火水燈，空着肚子就進來這房間。獨零零地，由她去同那些講我閒話說我「有人情」的人們談我壞話吧。

我因生活的壓迫，什麼都沒有心機，人家便說我如何如何做骨，人情薄。想起兩年前，還在香港教書，本家親戚們是何等稱讚我，說我好本領，說我有志氣，將來會做官！就是同村的別姓父老也說：「莫欺他們姓王的人少；後生可畏。」一旦失了業，在家閒居，人家看我便大大的不同。

前年在香港一個中學校執教，那學校是我的先生和他的朋友設立的，只要我勤奮盡責，這碗飯是用不着憂慮被人擠去，那時我已經知道飯碗之難搵，有地容身也算好了，不必東想西想，只要自己自愛。——曾這樣立心過。

由在職而至失業，中間有個過渡的橋樑，那橋樑便是所謂美的人生之一頁。是另一個宇宙，如給青年十二封信的作者朱光潛所謂「戀愛宇宙。」

埠鎮的摩登女子，妖媚得令人起肉慾，有人說這種女子只可當作玩弄品，我的心便也有玩玩摩登女子的想頭。

到下學期，纏着一個女子，是我主任那班的一位學生的二家姐。她常常到學校來，各同事都說這女子不錯，我心亦砰砰然！後來我依照着什麼戀愛小說的話頭——「妹妹我愛你……這樣便愛着了。——當然，不是這麼簡單和容易的，不過我現在心急要快些逃過這節的敘述吧了。

我們通過幾封所謂情書，她來找過我三次，於是便被同事們識出，他們笑我們「有路」。於是我們就光明正大起來。我細心觀察着，看看他們除了向我取笑以外還有誰在妒忌我們沒有。

她還在某女書院讀書，那時是冬天了。她對我說漸漸

對於學校的功課放棄起來，我問她怎麼原故，她撒嬌地擊起她尖尖的玉手，——真是皇后似的——撻撻我的面孔說：「還唔係因為你！」她打我，我覺得很舒服。

她有時坐着私家汽車來學校找我，有一次我正在上堂，正在對學生發着皮氣，忽然她走進課堂來，我登時不知如何是好，真撞板呀！平日對學生講故事，說大話，在靜穆的空氣里透得他們一陣陣地發笑的時候，却不遇她到來，偏偏如俗語所說：坐轎遇不着親家，抬轎倒遇着親家。

她有文章給我改，我當然不好再求人改，偷偷地改，為什麼要偷偷地改呢？爲了怕被同事知道或者會說：連自己的文理還不通順，還要替人家改文，真笑崩人口。她作的是文言，開頭多是「人生在世」或「且夫」的，但是寫情書却很自由，俗語也用，白字也寫。我對於她作這麼死板的文言文很爲擔心，於是一面向她進言，說讀古書和作文言文都是沒有用處的，等於拿死人骨頭來玩。講到死人骨頭，她有些害怕，她打我嘴巴，禁止我再講。

我倆的愛情這樣開展下去，可不是玩意兒了。她知道我有老婆的，她却似乎不在乎這些。我不相信這里有真愛情，像我這樣身份的人，——教書的身份在香港人的眼

裏看來是很低下的，況且自己又不是靚仔，於是我揀了一個機會問她。她說：「我所以愛你，因為你係一個人，到底好過玩一隻番狗。」

豈有此理！真大胆，一輩子不正經。

她的家世我漸漸知道了，原來她是本港巨商徐來紳士的姪女，她父親是仗着她的大哥徐來做着富翁的，她沒有哥哥姊姊，却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都是天真爛漫的。她在家裏，要風就風，要雨就雨。

我和徐女士的感情，講得過份一點，真是如膠如漆，她差不多天天坐私家汽車來學校找我，可是我沒有多大時候和她傾談，她說只要見一見「我的好人兒」就好了。「我的好人兒」這句，她也許在無聊的戀愛小說看到的吧，可是由她選擇過由她的朱唇吐出，甚有意思。

我的妻在鄉間是不知道我竟這麼不安分的，倘若她知道了，又將怎麼呢？妻寫信叫我做襯衫，買冷衫，我是照辦的，但沒有心向她，她太蠢。將來……徐女士叫我與妻離婚，我便離婚，一任徐女士指揮就是。

放年假了。我回到家鄉，剛住上十天就接到徐女士的信，叫我出來磋商一樁大事。

我便快快跑出來，所謂大事原來如此：命我脫離在職的學校，到她的家裏教她的弟弟妹妹們，有大多數機會和她玩玩過日。在香港像這樣開通的家庭和這樣文明的女子，我想只此一家吧。（是否屬實，待查。）

我想：

在這個學校教書是玩不過的，我最討厭的是孝經，偏要我來教；我最愛好的是體育，却不給我教。有時還要受校長的氣，這老頭子很頑固，他常常摸着兩撇八字鬍子說：「呸！豈有此理！」無論對學生對同事甚至對聽差都是這樣。關於這數節的不滿意處，平日是把牠們壓到下意識去的，但是現在因為有所恃，這潛意識便浮上來了，越想越不平，越想離開在職的學校。

她說了一大頓所謂理由，還重復地說：「……況且你咁唔好皮氣，性又咁急，如果再教多幾年書添，你怕內傷唔呢！？」

停一會。

「人生在世，其目的在求快樂而已。」她打着古文口腔俏皮地說。

當校長允許給我辭職的時候，他將鬍子說：

「閣下前程遠大，閣下辭去，敝校便缺少一台柱，恐將來成敗難卜……將來仍望閣下回頭幫助……」

那時我不知是神經過敏，還是怎麼，我覺得他這話太客氣了，似乎話中有話，且有三分討厭他咕嚕，性急起來：「好馬唔食回頭草！」我相聲地。

我們是散而不歡。

在徐家宅做着家庭教師，生活很好。一共有七個男女小童，他們都很精乖，不用我性急。得閒便和徐女士戲謔。她的身體比我壯實，常常都是她抱着我坐在她膝上，我們不……

她吻我的兩頰，尖尖的玉指輕輕打我的兩頰說「靚仔」。她說我靚仔，他叫我學做文學家，叫我拿些詩詞歌賦來讀。

「屈原的離騷呀，歐陽修辛棄疾的詞呀，司馬遷的史記呀，以及古文觀止之類，不可不讀。」她這樣教我，她大概是聽她們的老八股先生所講的吧？我問她：「你又唔讀」，她說我讀就等於她讀。

我便發議論，說不做文學家則可，如要做文學家便應當做一個時髦文學家，現在頂時髦的便是「普羅文學家」。

「普羅兩字點解？」她問。

「「普羅」是從俄文翻譯過來嘅「普羅列塔利亞」嘅省略，意謂無產階級。」我又隨即寫「普羅列塔利亞」在紙上，原文是不會寫的。

她看着解釋說：「呵，即係普通羅列好多好食嘅餅塔，但此將有利於亞誰呢？」

好一個普羅名字被她這麼一補註，真笑話，一輩子不正經。

於是我便研究普羅文學了，坐在太平山上的徐家宅的四層高樓上，哼其所謂普羅文和象徵詩，比方鐵錘呀，烟突呀，咆哮呀，齒輪呀……凡作普羅文不可少；玫瑰呀，月姊姊呀，花兒呀，夜鶯呀，杜鵑呀……凡作象徵詩是萬不可少的。我天天時時就將牠們運用無窮，得益不鮮。

普羅文學雖是玩意兒充時髦而已，但有時會良心大發，憤恨一切，憤恨自己邑中的土豪劣紳欺侮弱姓小房的舉動。我便寫了許多激烈的文字寄返邑報去發刊，抨擊土豪不遺餘力，尤其是常常欺我姓王的那幾個搵頭。這是出於私憤而代民衆呼喊隱衷的。其動機與玩普羅文象徵詩不同。

後來越攻越利害，我惟恐連累母親和妻子，我便登報聲明脫離家庭關係，母親不知道我的底蘊，傷心一病嗚呼了。母親逝世，家裏有電報打來叫我奔喪，我恐怕舅父要找我，土劣要害我，所以不敢回去。

母親死了，我不大感傷，只是理理智智地死就死了，還有什麼！這大約我已肥得面團團了吧？情感被冷酷的理智克服了。

記得那時是涼秋九月的天氣了。

聞母之死訊，剛過了十二天。一個早晨，徐家宅發見徐來大富翁死了，說是被人殺死的，被誰殺死呢？沒有誰知道，他家裏的人也不大着急，只是殮葬而已。

過後還是她告訴我，我的警恐的心才平復下來。原來徐翁之死，並非有人謀殺，實乃自己服毒，因欠債太多，不得不如此；這也許是資本家的下場吧。

可是不多幾天，我親愛的又病下來了，遷往法國醫院調治，西醫生說她的病很重，是腥紅症，很難挽救，並且會傳染。

一天她正辛辛苦苦地喘着氣，醫生說將逝世了，我給了一杯開水她飲，才稍爲平息一點。

等到醫生出去了，看護又不在時，我抱着她，我哭：

……

她吞吞吐吐地說：「我死左算得味野，你返去就你嘅賢妻過世吧，……橫左你講摩登女子難靠，你妻最好，願你前途光明……」

她是死了！

世事一場夢！我不敢返前時那學校，恐怕給校長他們鄙笑，我悄悄地回到故鄉。回到鄉裏，我還怕被土劣包圍殺害，但是也預定死。然而他們害却不害我，只是全村人都憎惡我。

我打算找碗飯吃，可是個個人都憎惡我呀！

在家裏吃妻辛辛苦苦担担賺來的錢買的糙米炊的糙飯已經年餘了。我漸漸冷淡起來，有時我故意調戲妻，說要去吃齋了，她說「去死更好！」

我無門無路，厚着顏，寫封信到香港那個會就過職的中學校去，想吃「回頭草」了。但是來信所說：「如蒙不棄，俟待來年。」似乎還含着冷笑。

此路不通行。

在生活的密網之中，自己暮氣沈沈，這又是另一個宇宙呀，世界一切都無我分，都無希望。要出路嗎？革命！革誰的命！替誰革命！誰來同我去革命！……

夜深了，外邊還是風雨淒淒，妻仍未返，不返吧？

一九三三，十二，三十一日夜。香港。

死了的國王

馬利柯立治 (Mary Coleridge) 原著
高 倚 筠 譯

在國王躺着將死的那個房裏並不是怎樣的寂靜。人們的粗重的腳聲出出入入的非常嘈雜和互相在交頭接耳；另有一大堆人們竭力地屏聲着，恐怕發生聲響，神經衰弱的人幾乎是忍耐不住的。

但是那有什麼要緊呢？醫生們說他已經不會聽見東西的了。他也並不顯示着他是能夠聽到的。跪在牀邊他的年輕貌美的妻子哭得淚人兒，那一定把他很感動的了。

房裏的光線很久以來就遮蔽得非常仔細的。現在在匆遽，混亂，悲哀之中，沒有一個人記起去把窗帘放好，使他那糊模的眼睛不至於覺得昏迷着。但是那有什麼要緊呢？醫生們說他已經不會看見東西的了。

好久以來只有他的侍從是准許近着他的。現在這個房是自由出入的了，誰高興進去就進去。那有什麼要緊呢？醫生們說他已經什麼人都辨不出了的。

他很久很久的躺着，一雙手擱在褥單的外面好像是去

搜尋什麼東西似的。那王后溫柔地把它握在自己的手裏，但它已經是軟棉棉地一點反動的壓力都沒有的。最後他的眼睛，嘴唇都關閉着了，心也停止了跳動。

「他看來真是美啊，」人們互相在交頭接耳說着。

當那王帝甦醒了，一切都非常靜寂——不可思議和愉快的靜寂，不可思議和愉快的黑暗，他自己這樣想着。那對於他是一種奇怪的說不出的安慰——他好像是躺在天國一樣。房裏是充滿了花的香氣，夜裏的峭冷的空氣很快樂的從一個開着的窗兒透進來。一排小腊燭在躺着的床脚下發出了很薄弱的光燄，他身上蓋着一張天鵝絨的罩布，只有他的頭和腳露了出來。四五個人在看守着他，但是他們都熟睡了。

他深感到這是很滿意的，他就不耐煩去移動自己了，直至宮裏的大鐘鏗鏘的敲了十二下後，他才轉動起來。他輕微地笑着坐起來了。

他記起了那是怎樣的，當他的心正在背叛了他而他重振了他的魄力，給一個最後的熱情的請求去反對那不公平的死神把他從這世界召回去，而這世界是正在很需要他的時候，他聽見有個聲音說着：「我將給你死後一個鐘頭的生命。如果你在這一鐘頭內能夠找出三個人要你的生命的，你就活罷！」

這就是他的生命，他從死裏撈到的。他已經失去了的時候有多少呢？他是一個很好的國王；他為他的百姓日夜的工作；他沒有害怕什麼，而他知道活着是非常快樂的，快樂到怎樣他可不知道，平情而論，他並不是自私自利的；他所惋惜的是他的工作尚未完全而就給人命令他歸去。他出了他那守衛們沉睡着的房間，他覺得有些不對了。憤恨不公平的感覺消滅了。現在他細想着，他所做的工作是實在非常之少。不錯，他所能做到的只是這一個地步而已，但是世界上是有很多能幹的人，而世界是大的，他現在覺得世界似乎是很大的了。什麼東西都更大的長着。他愛他的國和他愛他的家一樣，但是在夜裏那似乎好像它們都和他一起死亡了似的，而現在他知道它們還是如前沒有變動。

他在門外停了一會兒，猶豫着不知要先去那一處好。

不去王后處，想到了她的悲哀就使他的神經痛苦。他要等到能夠把她擁在臂內才去看她，使她流淚轉為快樂，因為他是復活了。究竟他是要等一個鐘頭的時候的。在鏗鏘的鐘敲着十二點以前，他是要復活的，迴想這些事，都如夢幻。他想到這個就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不日又要再做事了，」他回想着他那最後的情景，說着。

他幾乎要向他不久以前離開了的榻前去。

「但是我向來未曾有在恐怖中做過一些事，」那國王說。

他想想他那合約的條件不由的微笑一下。他的城市在月光之下正擺在他面前。

「我找到三千也和找到三個一樣的容易哪，」他說。「他們不都是我的朋友麼？」

他走出了門口，就看見一個孩子坐在石級上很悲哀的哭着。

「什麼事呀，小孩子？」那些哨兵停了一下問着他。

「爸爸和媽媽去堡壘了，因為國王死了，」那孩子淌着淚說，「而他們不再回來；我是很疲倦我飢餓了！我沒有晚飯吃，我的泥囡也跌壞了。呵！我真希望那國王

是再活著哪！」他就號啕大哭起來。這使那國王感到趣味不少。

「這就是我的第一個要我活著的百姓了！」他說。

他自己沒有孩子。他很想安撫這個小姑娘，但是他別的事要去做。他正在要去他的好朋友屋裏去，這個朋友是他所最愛的，其他的人都不及他。一種惡意的快樂籠罩了他，他想像著當他自己找到了他時，他正是怎樣的沮喪着的。

「可憐的詹雅士啊！」他說。「我知道我在他的地位是怎樣的威觸的。我真歡喜他並沒有死去。我不能忍受喪失了他的痛苦啊。」

他走進了他的朋友住的院子了。人們拿住了火炬來來往往的，馬也在安置着鞍子，那兒充滿着忙碌和興奮的空氣。他望着無論那一處，都看不見一個他稍為認識的面孔。他踏進去那開着的門。他的朋友并不在大廳裏。他徒然地走過一個房又一個廳——它們都是空空如也的。一種突然的恐怖向他襲來。真的詹雅士並不是爲了悲哀死去了吧？

最後他走進了一間密室，在那兒，他們一起度過了不少的快樂的，忙碌的時候；但是他的朋友也不在，看那樣

子，他是離開了不久的。書籍和紙張亂糟糟的在古怪的紊亂中隨處散着。碎爛了的小玻璃片撒滿了一地。

有一幅很小的肖像躺在地上。那國王把它拾起來，原來那就是他自己的肖像，那框架已是毀壞了在地上的。他連忙把它丟下去，好像是給火灼傷了肉的。火爐裏的火光亮地迸發着，有一封一半燒毀了的信還未有完全燒去，爛在火爐的銅欄外。那是他自己的親筆。他趕忙把它擺在手裏，一看，那是他最後寫的一封信，說他一向在心裏所想的那個經營慘淡的計畫的細目。忽然有兩個人進來，他即刻把那封信重行投入火籠裏。那兩個人談着話，一個是男子，一個是女子，那男子穿了馬統靴，配上了踢馬刺好像是從遠路來的。

「詹雅士在那里？」那男子問。

「還用問，去向他的新國王供職去了，」那女子說。「我們非常的憂慮，你可以想到的。他對於他前任的人是沒有惡感的，他真的是很恨他。他從前所享受的厚遇，新朝廷也一樣的看法。我只希望他及時能使自己安靜。他是可能的，不錯，他完全不贊成他那舊主人所擬的那個無聊的改革計畫。當然哪，他在某方面是好歡喜他的；但是你要知道，我們也要爲我們自己打算的。在我們的地位是

沒有時候容我們感傷的了。他在國王死後幾乎就立刻動身去了。我要遣使我的扈從去跟隨着他哪。」

「很對」，那男子說。那國王現在認出這是他遣派到外國去的一個大使。「我即刻就去找着他。你和我對於國家是做不出壞事情的。那可憐的孩子沒有政治家的概念。他迫着我去開談判，那將會使我們的國家失去了很多最好的利益的。幸喜現在我們可以直接去開戰了。如果照他的辦法，那末我們在軍營裏就永遠沒有遷徙的了。」

那國王不再逗留聽下去了。

「到我的老百姓那兒去」，他說。「他們至少都不會使我的繼位人安靜。他只是把我給了老百姓們的利益剝奪了去。」

他行時就聽見那鐘敲了第一刻了。他真的是一個非常的國王，他知道去他國內那些貪民竄的路途。他以前是常常去那裏的。他不給一個人知道；他在那裏所見到的悲慘感動了他，堅定了他，去試一個向來沒有企圖過的救濟辦法。

宮裏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怎樣的得到這一個不祥的狂熱使他會去那裏。他自己也有一點狡黠的狐疑，他就一直去那一個區域了。

「現在狂熱不會傷害我了。」他笑着說。那些屋子還是一樣的惡劣不堪，人們也是如前一樣的憔悴颯。雖然是很晚了，他們還一排一排的站在路上在談着他。人人的口裏都說着他的名字。他的疾病的詳情和那一天將是他的出殯的日子，他們談着似乎比什麼都有趣味些。

五六個人在一家很壞的酒館裏坐着了喝酒，他停下了就去聽他們談話。

「也是很好的解脫啊！」其中的一個說着，他是認得他的。「一個國王有什麼用處？他能夠辦得到的一個錢也不掏出來幫助？使貿易一點都沒有動力。那個新的就會不是這個樣子的，不久我們就有好日子過啦。」「呸！」另外一個說着，「他是那種好干涉自負的漢子，他總是忙於叫我們把屋子弄清潔或是其他同樣的事。我真想知道他有什麼權利來干涉我們？」

「我說，打倒所有的國王！」第三個說着；「如果我們要他們，就應當讓他們的舉動很壞。我歡喜一個年青的，什麼都敢幹，應該知道白葡萄酒和紅葡萄酒。」

「他曾要把死刑免除過！」第四個說。「我猜他要把那些可憐的囚徒爲他多做一點工？他多得一點利益，這一定是個緣故的。但我們老百姓的生命並不是一文不值的

哪」；他們幾個對於他所抒的意見非常贊同。那個鐘又要敲了，那國王轉身就走；他覺得好像是給他平時最恨的人給了自己很大的侮辱，而那正是非常可貴的安慰。他走進了國家監獄，去那定了罪的囚牢一看。死刑還未有取銷，在這一明顯的事實之下，他當然是覺得很歡喜的。

那囚牢只住了一個短小悍惡的人，他很忙碌地在他的膝頭上寫畫着東西。那國王以前只見過他一次，他奇怪地望着他。

不一會那典獄進來了，和他來的還有一個第一參事官，這個官是他的舊主人非常歡喜和敬重的。那死囚連忙的抬頭望起來。

「還未到天亮哪」，他說。然後他好像覺得他自己太過怯懦了似的，「但是我預備好了，要走就走。請你把這封信交給我的妻子。」

「國王死了」，那第一參事官很嚴肅地說。「你緩刑了」。「新國王有了新的主張。你明天可信得是自由的了」。

「死了？」那囚徒很驚訝地說。

「死了！」第一參事官很莊嚴的說。

那囚徒站起來，把手放在他眉頭上往來擦着。

「先生」，他很誠懇地說，「我尊敬他。他終是一個國王，他待我像一個紳士。他還有一個年青的妻子。可憐的人，我希望他再活着哪！」

他說着他的眼充滿了眼淚。

第三刻鐘敲着了，那國王就離開了監獄。他覺得并非完全受了侮辱。他的敵人的憐憫比他的朋友的輕蔑更難受。他甯願死千百次較他活着負了這樣的一個人更好些。他很嚴厲的對自己說他這樣想法是不值得的。他想想他自己的地位是沒有什麼自滿的心情的。他這樣的愛護他的百姓只成了一個幻夢。他努力的為他的百姓們造幸福，豈知他們還未到成熟的改良的時期。一個愚蠢的小孩子，一個高貴的敵人，他的朋友是只此而已。究竟那是不是值得去活着的呢？他回去靜靜的投了降不再出來嘗試着不好嗎？他有他自己的教訓；他可以「安靜地躺下，睡着，憩息着」的。那永久的勢力就證明了它們。如果每個人都給證明了是說謊者那又有什麼要緊呢？那痛苦消滅了，他似乎更清楚的了解些。

很厚的雲塊把那月亮遮蓋住，寒冷向他襲來。突然的一種形容不出的寂寂湧上他的心頭，他的心塞了許多了。真的這里沒有一個愛念我的——一個都沒有？如果有人

這利那問給他一望，一句簡單的真摯的同情話，他什麼都願意給他的。他渴望着愛的保證。

這兒還有一些剩下的時間。他怎能夠忍受去等這樣長久？這個，至少他自己的確知道的，而這個也就是他所有的世界。他開始在思想中去找尋安慰；他想了——真的他幾乎忘記了——其他的人們了。然而他降到卑卑下了，他站在他妻子的房門，遲疑着進去好還是不去好。如果這個也是一個幻想，在他知道以前回去了不更好些嗎？

「但是我向來未曾在恐怖中做過一些事，」那國王說。他的妻子在火爐邊坐着，她的臉埋藏着。她的修長的頭髮垂下了像一個面網。當他第一眼看見了她，他就深感到一種自責的痛苦。他怎能夠狐疑啊？

她戴着一隻他給她的指環——這指環她永遠是戴着的，燦爛的光輝從這指環發出來。除了這個之外，房裏是一點光亮都沒有。

他很熱望的想去安慰她一下。他覺得奇怪，為什麼她的女侍完全離開了她，任她自己一個人坐着。在她喪了丈夫的第一夜這裏應該是要有一個女侍伴着她才對啊。她似乎是失魂落魄了的。只要她能說一句話，或是呼喊他的名字！但是她靜悄悄的坐着，不開口。

一陣輕微的聲音使那國王嚇了一跳。在牆的一個秘門開了，這個秘門只有他自己和他的王后是知道的，一個男子突然的站在她面前了。

她把她的手指放在口唇，好像是去安慰她的寂寞，然後撲在他的手臂裏。

「你來了！」她說——「啊，我真是歡喜！當他死時我要拿住了他的手。我自己坐在這裏真駭怕極了。我以為他的鬼魂會回來的，但他現在不再會回來的了。現在我們是永遠快樂的了。」她把手指上的環卸下，吻着，哭着，就給了他。

馬利伊里莎白柯立治(Mary Elizabeth Coleridge)是英國人，生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死於一千九百零七年。她和大詩人柯立治(Samuel Taylor, 1772-1834)是一家。她的祖父就是詩人的姪子。她寫了很多有名的詩。她的詩集“Poems Old And New”, (1907)和“Gathered Leaves” (1910)都是死後才出版的。她的第一部小說“The Seven Sleepers Of Ephesus” (1898)很受斯梯芬孫贊許。她的“The King With Two Faces”是敘述瑞典王加斯仙瓦十三世的一部歷史小說，在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出版。這一篇「死了的國王」原名“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載牛津出版部所出的“Selected English Short Stories, First Series”。這位女士的小說從前沒有有人譯過不得而知，但是這一篇充滿了詩意，文字非常優美，可惜譯筆拙劣，不能傳達万一，尚望讀者指摘為荷！

廿三年三月廿六日，譯者附記。

爲什麼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

龔 生

在中國每個作家都以爲自己及自己的作品是偉大到不得了的今日，鄭伯奇先生在寫「偉大的作品底要求」的文章，（見春光雜誌創刊號）作「中國近數十年發生過很多的偉大事變爲什麼沒有產生一部偉大的作品」的感嘆疑問。說像「怒吼罷中國」，像「鴉片戰爭」，這樣的作品，爲什麼中國還寫不出來。

這個問題的答案，據鄭先生所得到的：（一）中國環境不容許，（二）作家的能力的不夠，（三）一般文化水準太低，（四）文化遺產太薄弱，（五）作家的生活經驗和觀察都太狹小，（六）時代前進，作家落後等等。鄭先生認定這些斷定都有相當的根據，但這些斷定不足以說明原因的全部。據他自己的意見，以爲「大部份的作家似乎太缺乏野心了。也許可以說，他們的勇氣太不夠了。」鄭先生這個說法，不但和上列的論斷一樣，不足以說明其原因的全部，簡直是隔靴搔癢。

所謂缺乏野心與勇氣不夠，確是「冒昧」不過，所謂作家，在過去，有幾個還不是要獨霸文壇？有幾個不是要名列世界作家之林？有許多和鄭先生一起在文壇活動的作家，不是手槍炸彈在嚷，斧頭鐮刀在舉嗎？這樣，野心還缺乏嗎？勇氣還不夠嗎？中國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問題那裏是這樣子冒昧所能解答的？

中國爲什麼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呢？

第一個答案：是中國作家太奴隸化了。

中國許多作家，都很光榮的以外國作家做招牌，以外國作家的作品做聖經的。如徐志摩必拉一個太戈爾，左聯諸人必拉幾個蘇俄及日本作家等。其他如魯迅得羅曼羅蘭讚賞一句，便大吹大擂，至若與外國作家通信，便如獲至寶。如此

，他們是滿足了。好像靠帝國主義的援助而得到政權的軍閥政客一樣，大模大樣的對國人擺架子，逞威風。自己的作品如何，可以不問。此後，亦不必再努力了。

亂世則禁龍附鳳，治世則干祿求知，是中國文人傳說的奴隸心理。此心理，也支配了多數的作家。文藝之黨派化或政治化，就是這個心理的表現。能夠有向朝上跑的機會的，便劍及履及的向朝上跑；否則不妨向野下鑽，所謂燒冷灶，希圖彼所依附的黨，有得政權的一天，自己便可安富尊榮。田漢之所以忽而到總政治部去做股長，忽而又左傾起來；魯迅之做了左聯的降將軍，便作中國高爾基之夢，不是彰彰在人耳目的文壇史蹟嗎？如創造社太陽社諸人，不是很為他們的黨派做文藝運動嗎？不是在綢緞之下，如雙簧般在呼唱嗎？一羣黨派奴隸，奴隸的奴隸在公式以內一加一等於二在寫作，渺小也寫得不行，還希望偉大嗎？

第二個答案：是中國的作家太王倫化了。

水滸傳中的白衣秀才王倫，佔據了梁山泊之後，得為草寇，便即滿足。一山之內，惟他獨尊，如林冲之來歸，排拒於寨外，刻薄於寨內。許多有名作家，不是也和王倫一樣自私，狹隘，猜忌，不自振作嗎？非我嘍囉，絕不引進提拔，非我幫口，必自攻擊排擠。而自己成了名之後，不思再進一步，自大自滿。此種甘為草寇的心理與行爲，王倫不能成大事，作家如何能有偉大的作品呢？

第三個答案：是中國的作家太投機了。

偉大的作家，其思想雖不具體是社會進化的前驅，但對於未出現的新世界，常具有暗示與啓示的緣由。（見野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不能超越了常識物質法則因襲形式的拘束的作家，能夠有偉大的作品產生嗎？

中國作家的投機，所謂商業競買，豈止海派文人為然？書買要賺錢，當然要投機，作家爲了金錢，也不能不跟着投機，於是粗製濫造的有，翻印舊作以買錢的也有。如此，當然沒有什麼偉大的可言了。

作家們爲了投機，自我的存在也沒有了。普羅文學時髦，大家不妨左傾（？），民族文藝有勢，大家不妨右傾。（？）在人們歡迎張競生性史之時，不妨多寫色情小說。在有人提倡描寫下層生活之時，不妨千篇一律在寫下層社會生活

。吹影吹聲，胸中了無主宰，風大風來，雨大雨去，如此投機，偉大作品又如何產生呢？

第四個答案：是中國作家常識太缺乏了。

我國的前代文人，多博覽羣書，但現在的作家，除了文學之外，（有人說許多作家文學史也沒讀過。）其他哲學政治經濟等，絕不留意。一知半解的黨派宣傳員工作表現之後，許多作家便莫明其妙，以爲政治即文藝，或經濟即文藝了。傳單標語可以做文詩，什麼階級可以應用到文藝上去。馬克司主義可有文藝，唯物辯證法，就是創作的原則。說者不慚，聽者不疑，哲學政治經濟等與文藝也分不開，常識缺乏如此，又有什麼偉大的作品呢？

這不過就學問上而言，至於社會生活的常識，不去體驗，社會現象的變化，不去研究；在象牙之宮裏，不斷徘徊，到了十字街頭，也是徬徨。拾得一把『野草』，『吶喊』幾聲，自己以爲是偉大不過，然而如何偉大，叫他們自己說也不能說出來。

第五個答案：是中國作家太沒有氣概了。

說起了氣概，中國每個作家都是好像不得了的，但這種氣概，好像出到社會不敢見人，回家裏欺凌老婆的人的氣概一樣。他們除了寫兩篇文章，甚而至於兩篇老氣橫秋的文章，便以爲不得了了。

中國的前代文人，不是志在功名，便是志在山水。前者，有類於今之黨派文藝運動者；後者，是類於新月派及象牙塔裏的文人。他們對國家社會的事件，漠不關心，沒有事業的理想，豪邁之氣概也沒有發作的根苗，那文天祥，史可法偉大的志向，不但想也沒有想過，並且以沒有什麼大志爲清高。至擺倫幫助希臘獨立而任總司令的豪舉，他們最多不過套『前輩風流真不可及』之語，而暗暗作外國人豪邁真不可及之嘆。

氣概沒有，所寫的，不是身邊瑣事，就是片段渺茫模糊的感想，氣概如此，最多也不過寫出阿Q之類的故事而已。能寫什麼偉大的作品呢？

第六個答案：是作家靈魂太空虛了。

許多作家的作品，雖然他們作風是怎樣怎樣，但是空虛到令你不覺得作家還有靈魂的存在。有許多作品，看了許多

頁，還不知他們說些什麼。

沒有靈魂的，人則行尸，物則傀儡；而靈魂的空虛不健全，也不過阿Q而已。阿Q被人打，當是父親被兒子打，如此偉大，自然也有人許之，但如鄭伯奇先生之所說之偉大，相去太遠了，

中國作家所以不能產生偉大作品，我已拉雜的說過。至於中國環境不容許，衣食住問題，書賈之刻薄與操縱問題，不過一小部份問題。至於政治的黑暗，言之似很有理，不能說明原因的全部。舊俄的政治不是很黑暗嗎？為什麼屠介涅夫，陀司妥益夫司基，托爾斯泰也能產生偉大的作品呢？（陀氏還窮得要命）為什麼文藝復興時代，也接羅馬黑暗時代而來呢？況且中國的黑暗，不是始自今日，有清而至民國二十幾年，無日不如此。所謂偉大的題材，多是發生於黑暗時代的，作家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應該說作家沒心肝，沒能力，（即所謂作家能力不夠。）不能全部推在政治身上。

關於文化，以為文化遺產太薄弱的，那是一種執富的思想，不是創家立業的思想。中國的文化，雖然一被規於儒者，再被規於科舉，不免有點腐味，然而不能說沒有遺產。作家不自振作，而說文化遺產薄弱，等於乞丐埋怨他的祖父不留財產給他，實在遺產縱厚多，在不肖子弟手中，也是沒有用的。至文化水準太低，說起來更好笑，讀者不懂得作品之偉大，是一件事；作家不能寫偉大的作品，又是一件事。廣東有句俗話，「撒屎不出賴地硬」，很可以形容說「文化水準太低」的話的人的態態。此種謬誤庸劣的論斷，根據一點也沒有。

「作家的生活經驗都太狹小」，到是理由，上面已附說過了。「時代前進，作家落後」，應該說作家多是離開時代，最多，也不過跟着時代走罷了。如郭沫若，在沒有參加革命，不知革命是什麼，跟了共產黨之後，也不知革命的意義在那裏。壯年有為，而又鼎鼎大名的郭沫若也如此，其他概可想見了。

「偉大作品的要求」，不是出於別人，而是出於從事文藝活動多年的鄭伯奇先生，似乎作家也知道他們自己不行了。那是一個如何可喜的現象。

自視甚高的作家，人稱自稱為第一流的作家，你們為什麼不能產生一部偉大的作品呢？

做麵包的

劉祖同

懶洋洋的朝曦中，輪着蘇州車站。

亮閃閃的「西式頭」，禿光光的「和尚頭」，「平頂」，又好似花園裏剪齊了的「冬青」……顫動着無數的人頭。

可怕的人哪，如海浪般的喧囂。——稍好「幽默」者在縹緲眉頭。爲着等七點卅五的「特別快」，也只好溶在這浪中，大家耐着性子。

射在站門上的陽光，反照在人的頭上，腳上；雖在「清明」時節，曬得人誰也不耐煩起來。

鐵軌，還是如斷了氣的長蛇；呵，誰不巴牠趕快在身旁發出吼聲來？——只有軌旁的小草呻吟出點微音，當清風拂過。

「買哪快買哪……又香又甜又公道……雪花梨來。」

「……特別大減價，一息息可要漲價哉……一角三隻一角三隻……」

「……………」

死命的「抽」，小販子好似拚把嗓子剝掉。瘦得如「雞爪爪」的一副腳，如「田雞」般的跳來跳去，比「救火」還忙；可憐的足跡，播散了一地。

「四等購票處」的牌子，無力的吊在那裏。

在兩壁垂直的當中，一張三丈長的椅上，足足地擠着七八個人；還有三兩件行李。

「下河」腔，不時的從這裏逛出去。

發現一個青年，頹然的在椅子的盡頭，好像又是個甚麼落魄的「可憐虫」。蓬蓬地亂髮中，透出一副「黃腫」顏色的臉蛋，配上一副「銳三角形」的輪廓，亦顯出他是怎麼可憐；可憐得活像隻拔了毛的瘦雞子。灰色的「抗日布」，好像披在身上的穿着；正與其臉上差不多，老是縹緲地。胸腹部多看不親切——被隔壁的「先生」的「大馬「橙」」蔽住了，這位「先生」大約又是甚麼有「味兒」約

的人色了。袖子竟弄到「外國」來。

「一雙眉毛緊緊地並着；成了一個毛毛的「八」字。」青年，局促不安的樣子，是充分的表現着。

烟霧迷離，滿處都佈着白氣。這又是有味兒的「先生」玩的！使人眼亦不好開，開下來「烟」要會「流淚」的；那「先生」，還高高興興地，死命的用力抽，發出「絲絲」的聲音。「絲絲絲……」抽啊抽啊……恨不得把「烟袋子」吞下去。

不少的油綠色老痰，堆在青年的腳下；泡沫，還作耍似的在閃眼。青年的臉，看不見——已被「烟」吞下去，只聽見裏面的咳嗽聲。他手中拿着一本書，不住的捲着。捲，捲，書弄得一頁頁地跑下來，散了一地；他把眼閉着呢，地下的又呼他上面的「同胞」們下來——「下來！」

那「先生」呢，在嚼着「冰糖酥」了，「烟袋子」已移在他的「女人」手中作耍；青年那得知？把眼閉呢，怕烟哪！——眼睛緊緊地合成一條線。

「媽×！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在外面看見的簡直不能看！……」是那先生的感慨了。繼着的是他「女人」的嬌聲：「是的哪！外面人色壞，閉着眼睛的人……哼！恐怕都值得人們留心。家芽！你把箱子看好了……！」

「剝「瓜子」的聲音，同時而起。

「一把把的利刃，刺入了青年的內心……。」

青年的脚，望外一推，把痰移得遠去。一想：怕澀着人，特然的把眼一開，一雙白眼，無目的地向四周掃射着，繼之又閉起。好似一切都不屑入他的眼。開始又想他的「心思」了。

「血華，在上海要餓死哪！我這次去救他，不知遲不遲！唉！我太辜負朋友了，弄得這麼……」臉上泛起了不安的紅暈。——心中是忐忑。

一些口涎，不覺的從口中滑出來。他好像聽得一陣刺耳的笑聲，把眼用力一張；臉上有點「羞」色，有點白。

「咪！朋友！口水，不清潔的臭水，應該隨意的洒在咱的袖上？袖上！瞧！瞧！」如連珠開山大砲似的；同時「先生」的眼珠裏暴出兩道凶光，惡狠狠地要吃人似的！青年有點發怔，知道：口涎滴在人家的袖上了。——臉上紅，白，紫，變化繁多。

「對：對：對不住！我拭我拭……」兩隻抖抖的手在「先生」的怒氣下伸出去，把自己的袖子靠上去，「先生」的袖子弄乾了。

「討厭！把我袖子也弄髒了……！」頭背過去了，大

是他「女人」的解和。

「饒了他吧，小孩子出門怪可憐的！……」是「女人」的音聲，先生回頭一笑，大約是允了。

青年，如釋重負。

心裏想：「大丈夫可屈可伸！他是具有幾個臭錢呢？」

我何犯……自己安慰，捺住自己，這不是「奴」性。

屁股都坐麻了，車子還不來。站長來打「招呼」了，說：「半途火車出事，正在修理中。」

只好再等，誰不急？青年更如熱鍋裏的螞蟻。

「買哪買哪……雪花梨又香又甜又公道……」

「特別大減價！……」

小販子如泣如訴的叫賣聲，又襲入了他的心靈，乘他正望着腳的時候。

「小販子是多可憐……」青年眼睛上有一點濕濕地，好像多少人都注視着他。——注意着這個奇怪的小夥子！

「買哪買哪！販哥！我來買，照顧你一下……」破竹筒的聲音，從他喉管裏衝出去。兩隻手高高地在空中揚着，招呼那小販子。

「奶奶×！怎麼？手打了人哪！」又是那「先生」的聲音，如「炸彈」拋下來似的，把人嚇住了。

這回可不同哪！

「……」他本想告訴那先生是無意，「驚痰」，「無味」代替了他的話。全身如置於白浪滔天的海中，抖着。

「國有國法，王有王法，你怎？第一次酒得我滿袖子的臭水！又來欺人？你是什麼人？你還是前世是強盜？還是……」

臬皇大論。

四周已圍了一個堅固的圈子，在說着，笑着，動着。

「我：無意，對不住……」青年好容易才說了這些，特別的又被什麼割斷了。——他在地下，發現一雙抖動着的黃泥腳，這是小販哥腳哪，他特然記起。趕快掏出一張鈔票，望也不望的，遞給小販，嘴裏說：「朋友！回去買米吧！」笑聲好像格外大些。

「你們這種……不是人！」他狂叫了。

……四周舉起不少粗而且黑的拳頭……

他好像是清醒了，滿身痛得要命；把眼張開來。

「啊？」他看見的，他疑惑他還在做着惡夢。

滿地稻草，滿地全是些「叫化子」，鐵欄干又長又粗，外邊透入一絲絲地光進來——他正橫在這樣一個「黑房」中。外邊，還有兩三個「丘八」，來去不已，還執着拿着刺刀的槍。

「怎麼？……」他又憶起在車站上的事情，又不相信；他立了起來；腿無力，又倒了下去。牙子一咬，又立了起來……



于時夏試譯詩經

馬兒

申報及時事新報的副刊上，常見到一位于時夏先生，將『詩經試譯』。如其譯為『試』，應該放在抽屜裏自己看，或者和二三知己來看看；不應該拿出發表，更不應該接二連三的

天天發表，惹讀者難過。

譯詩經，『論語半月刊』似乎幹過了幾回。但他們的譯，是抱著一種幽默的態度。不料現在，便影響了于時夏先生，正正經經的試譯起來。東施效顰，真不怕識者掩鼻而過之。

新詩雖然自由到將白話分行來寫，但她總有一種不同的委調與情調。于先生的詩，姿態到是沒有，詩經原有的情調也失去了。這樣子的譯，不是譯，而是白話的注譯了。沒有讀過詩經的，看了無味，讀過詩經的，不禁要汗毛站班。

他譯詩經，並訓詁的常識也沒有。如『他送我以一顆木瓜，我報他第一塊美玉瓊瑤』，『他送我一顆蜜桃，我還他第二塊美玉瓊瑤』，『他送我一個甜李，我還他第三塊的美玉瓊玖』等句子，那不通與淺薄，真要令

人吃驚！有這樣子一個譯者，又有這樣子一個編者，令我們每天早晨看報的人，無辜地得來一陣難過。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桃，報我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若將此詩經原句與于時夏的譯句相比，真要令你笑死。『瓊瑤』『瓊瑤』『瓊玖』，本來就是美玉，他在瓊瑤瓊瑤之上，再冠上『美玉』二字，美玉美玉，怎樣的解說呢？不譯還明白，愈譯愈令人糊塗了。又如『報』字，是酬答那末解的，他以『還』為譯，和原來的意義不知相差若干。什麼第一塊第二塊，第三塊不知他何所根據而云。自作聰明的插下去，插到廢解。木桃木李，他要改為蜜桃甜李，木桃不一定是密，木李不一定是甜，為什麼要改為蜜桃密李呢？至這首詩，如不是彼此對唱，就是此贈於彼，『他送我……』

「他」字，應該改爲「你」字才對的。讀詩經之不求甚解如此，還要譯了出來，我真佩服于時夏的膽子及臉皮。

于時夏大概是詩人的了，不然，譯了詩經之後，也可稱爲詩人了。在他，以爲能譯詩經，是如何一個偉大的工作呢？我試問，譯詩經有什麼用？詩經何須你譯呢？即要譯了，字義不知，詩意不懂，除了鬧笑話之外，還有什麼呢？我國文壇笑話年年有，今年特別多，于時夏先生以爲未足，再添多一點笑話。朋友，笑死了人，雖然法律不能治你罪，你也要積積德的啊。

許多作家，從來是鄙薄舊詩書的，但現在，有些作家好像復古似的，搬一些舊詩書，或者譯白了出來。這無他，表示他們也讀過舊詩書而已。但是朋友，村婦雖然插了滿頭珠翠，

但村婦像貌，不是一天能變的。你不要擺舊書攤，你那少讀舊書的真能，讀過舊書的人眼中，你不能逃過的。

末了我要告訴編者黎烈文，你年

「海」京派與「何」案

靜嫻

上海這地方真有點兒怪，大馬戲班海京伯去了不久，接連又有什麼文壇健將來排演了一齣「海」京派的全武行，大打其出手；翻斛斗，豎蜻蜓，滑虎跳，五顏十色，好看煞人。據沈從文說，「海派」是萬惡不赦，須要肅清；而曹聚仁則曰。今日之「京派」有以異於「海派」乎？於是乎鑼鼓開場，各不相讓，在上海這怪地方又到了一個「跳加官」，何家槐大倒其毒：

在一般所謂文壇健將排演的「海」京派的鬥爭，其實就是他們自

紀還不大，讀了外國書之後，應該多讀點中國書，否則人家的笑話，便要給你鬧了。

己在玩自己屁股，曹聚仁說的對，「京派」有以異於「海派」乎？「京派」海派還不是同樣萬惡不赦的！不管「京派」也好，「海派」也好，半勛八兩，都不是好東西！現在之「京派」海派中人那一個不是「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了的？現在之「京派」海派中人那一個不哄騙招搖，邀功俸利？自家淘裏動干戈，真叫做「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把那不可告人的「家醜」外揚了：玉面狐狸掉出尾巴來，斯文掃地矣！

在這兩派大戰聲中，有一位青農君忽然大聲起來叱着：「在上海的非「海派」文人應該自己起來澄清，不必麻煩「京派」之人勞師遠征。好，這一來，「跳加官」的好戲登場了！其中的主角是何家槐，配角是清道夫（即林希雋），韓倚桁，楊邨人，徐轉蓬，陳福照，以及什麼樓某一班自命為非「海派」者。因為何會借用徐陳的文章而據為己有，被攻得體無完膚，這一個「加官」真不容易「跳」呀！我真佩服何家槐仁兄有魄力，在這四面楚歌之中，他倒還可以自在逍遙的寫什麼，「關於我的創作」，真不怕笑煞人也！臉皮之厚，恐怕七生的炮彈也轟不過呢！

自從何案這麼被揀發出來，於是又有好多人大叫其無名作家的悲哀了，說是這個文壇委實黑暗得很；他們那裏知道徐陳等人當初願願意意的把

東西借給何家槐，未始不是想借何的大力拉上他們一把呢！無名作家英雄好漢的固然有，逢人磕頭的恐也不在少數吧！譬如某原本是無名作家，出了一本什麼「小小十年」，請魯迅寫篇序文，捧了他（也可以說是提拔）一場之後，也就大模大樣的像煞有介事了；假使這時候魯迅問他借文章，他當然諾諾的，等到後來長了翅膀也許又要攻打魯迅呢？「打虎要揀大的」這原是我們中國人的長處，打

何徐創作之爭

何家槐和徐轉蓬爲了創作問題，在文壇寂寞欲死當中，忽然揚臭起來。爲了「前哨」篇幅，不能不掩鼻而談之。

根據何徐及許多第三者的訴說，事情是這樣子的。

死了不是就揚名聲顯父母嗎？所以，自以爲是疾惡如仇的韓先生楊先生也就樂於和老虎周旋一下了！

關於「海」「京」派之爭與何家槐的案子本不值得提，有如拘養坑，越掏越臭。但是，「海」「京」派之爭似乎還沒有了，而何案已經取得什麼諒解而收場了。有一架什麼列車已經高喊「絕對不談」，真是怪哉怪哉！

四，一九，晚飯後。

紅 憎

何徐本來是好友，爲了何認識文藝要人如徐志摩之流，得引拔而爲有名作家。徐將文章托何發表，何將徐文章改過，以己名投登於各報章雜誌。不久以前假名清道夫的林某，先將此事揭穿於文化列車，韓倚桁先生等

起來打不平，要何家槐認錯。到了最近，因為文章的爭論難決，徐轉蓬且聲明要訴之法律。

就此事的發展過程來看，我可以作如下的判說。

徐托何發表稿件是真的，何得改徐稿也是真的。至以何名發表，我想徐也同意的；不然，為什麼到了許久的現在，才發生問題呢。此事為什麼發生問題？不容說，第一就是稿費問題，徐以自己的稿不得錢，自然不何以稿經自己改過，不必給錢，也有道理。後來第三者發生作用，徐被慫恿，什麼朋友交情，在狗般的世界，便毫無顧惜的拋棄了。

什麼清道夫，以及韓侍桁先生等，為什麼這樣子熱心，仗義執言起來呢？據我的觀察，不過一念之妬，慫徐出面以打倒何家槐，什麼揭穿醜態，肅清臭惡，不過門面話罷了。文

壇的醜惡，豈止何家槐為然？何以獨向何家槐呢？他們的攻擊，很有計劃似的。實在何家槐之鄙吝，固然該罵，而徐轉蓬之慫恿，並不值得同情，那些清道夫之類的居心，實在可以說路人皆見。

此問題之所以成問題，在當事者的三方面，已如上之所說。而客觀的環境，如祇有眼睛沒有腦袋的報章雜誌編輯，也應負很大的責任。做編輯的，不問文章的內容，祇看作者的姓

曾今可也談海派

法螺

名，弄到他們幹出這樣子醜惡的事情，試問何以對編輯的職務，又何以對出錢買書報的讀者呢？

何家槐的年紀還很青的，偶而成名，便做了這樣子的事情，名裂人臭，可以說罪有應得。而徐轉蓬年紀也青，結托於前，交惡於後，幾篇這麼爛臭文章，值得訴到法律，文藝青年的不自愛如此，真為文藝前途短氣。還鬧些什麼？大家回去閉門思過讀書，希望於將來罷！

文壇臭虫曾今可自從宣言下野，「悄悄地離開這文壇」之後，久已不聞其臭，不見其形；方幸臭虫能「以沉默來代替憤怨，以懺悔來代替報復」，「蛰伏於敗絮中」，「少說話，多讀書」，「求其「再努力」」，求其「將來是

未可限量的」。如是臭虫之將來固有「後望」，文壇之空氣自亦得而暫時清新；可是，春雷未鳴，臭蟲已復現其形，滄桑尚遠，已不再惜其驅壳，仗其餘威，肆其餘毒，初打魯迅，繼攻「海派」，來勢洶洶，頗有「而今天

「下將屬於我矣」之概，竟忘其原形是個什麼東西了！嗚呼哀哉！

「海派」——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曾今可過去之一切妄爲，非「海派」而何！如再嚴格而論，

吳蟲列於「海派」又未免高其身價，斯真難免其「受寵若驚」而連呼「沒有資格」的了！那麼，吳蟲之所以有此勇氣而大坐其「列車」者固非「免票」之故，乃是老老面皮，借此出出怨氣罷了！君不聞吳蟲之言乎？

這兩三年來，我自己染了不少的「海派」習氣，但我沒有偷過或收買過借用過誰的文章。」是的，吳蟲之醜行固可，「車載斗量」，「不勝枚舉」；而「偷」，「借」，「買」，固有其自己曉得，犯過沒有，那祇有他自己肚裏有數，方今盛行打「死老虎」之世，樂得連篇累牘的說某也如此，某也如彼，某也如何，某也怎樣的如數家

珍！既可罵倒他人，復可洗刷自己，

一舉兩得，利莫大焉！吳蟲之手段亦精巧矣哉！「天不誅之，必有後福」吳蟲之將來誠有「未可限量」者矣。

吳蟲之談「海派」也，行文頗盡曲折之妙，「王婆罵鷄」，意在弦外，非會心人不能解；譬如「我因爲在上海住了七年之久，過去所交遊者幾乎盡是「海派」中人，加之又從未「北遊」過，自然與「海派」的關係深，與「京派」更無緣接近了。」這個意思就是說，以前所交遊者是「海派」中人，當年罵他「文人無行」羣起而攻之者也就是他們；由是再演講下去，當年「海派」中人罵倒他怎樣的不要臉，現在那許多罵他的人是「海派

」之尤，所作所爲是比他更不如的了！於此，吾不禁爲編某副刊的崔某和以前與他交遊過的傻瓜們叫屈了！

所以，吳蟲之談「海派」無疑的是在做示威運動；當年爲人打下擂台，此番是復仇來也！文人祇管「無行」，不做「賊」總不至於爲人齒冷，總不至於鬥不過「海派」吧！如果「海派」以定義祇限於「偷竊」人家的「文章」而不管一個「無行文人」的「習性」的話，吳蟲自然是要趾高氣揚起來，板板面孔而像煞有介事了！可是，「海派」，「海派」了吳蟲原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呀！這真叫做大清早上掏糞坑，越掏越臭！

吳蟲是個什麼東西，他也配來談「海派」嗎？嗚呼！

三，廿一晚。

『閑居自語』以下

白首

有人說，詩壇寂寞了；以我看起來詩壇那里會寂寞，而且正鬧得一團糟呢！自從「現代」詩人戴某倡導什麼意象形態體的詩句以來，跟着模仿的有雲坑裏的蛆那麼多，各立宗派，分了彼此，於是東唱西和，大放其不通之屁，烏煙瘴氣一團糟，詩壇就不會寂寞了！

我自信不是「詩」的門外漢，早就不愛看那種不通的玩意了；可是警吾君一再替鵬外介紹了好幾「帖」好詩，拜讀之下，祇有五體投地，說不出是什麼滋味，由是對於什麼烏龜姿態出現於文壇的某刊物久仰了大名，不覺手癢，也就在「大便」的機會之上翻了兩翻，那是歲首號，鵬外仁兄的好詩已經由警吾君說過了，覺得無甚可說，可是李金爰也有兩首；此公的詩以前是被稱作「濃得化不開的」，現在進步了，不「濃」

，「化」得「開」，而且一看就知道那些「化得開」的地方的「好」處，不敢消化，也從「閑居自語」以下解剖一下給大家飽飽眼福，就便也好替烏龜姿態刊物捧捧場，非是寫文章沒有材料也。

「閑居自語」雖然是李公自己對自己講的話，既然對外發表了，當然也要多少負點責任；譬如遠處火車的鬧聲被過路的風吹來依依在午晝的窗櫺上，他就說：「這是幸福，他們在生離死別中而不自悲」，這個「他們」是說的誰呢？那好多節的火車嗎？那好許多的旅客嗎？如果兩樣都是，都有點牛頭不對馬嘴！說是旅客吧，李公明明是聽見火車的鬧聲，當然說的是火車了；說是火車吧，那「生離死別」的明明是旅客！這一段糊塗賬，就是請李公自己用代數法怕也算不出來！這難怪李公說「這就是我閑居

的功課」了，吃飽了沒事做，正應該找點麻煩「功課」來消化消化，而且李公的那所房子委實也有點特別，單是窗櫺一件東西還分出什麼午晝的，夜晚的，清晨的，半夜的來真是怪哉怪哉了！

其次是「哭聲」，一共有十九行；「化得開」的地方的「好」處有以下這許多：「秋的捨去巡夜的傍晚」，「呱呱的發生一陣」，這是用字上的不妥；此外，那首詩根本就不成個話，不曉得算是個什麼東西；簡直和鵬外仁兄的有異曲同工之妙，恕我不佔篇幅把它抄寫出來，有「大便」機會的還是翻翻那個烏龜姿態的某刊物吧。

緊跟在李公屁股後的是斐先艾，此公簡直有點想入非非，啄木鳥啄木的聲音本來既不像板斧的丁丁，又不像池塘裏的蛙鼓，而此公居然說「像」

，真是太大了！在「嫩邊」那一首裏，他的得意之句是：「默對着爐火的慘紅，像蚱蜢於金字塔峯；這些都是名貴絕代的古墳，看墳台依稀繚繞萬點青燐。」金字塔峯好像蚱蜢的嗎？這倒要請教去過埃及的朋友們爲他下個註解了。燐火既說是一點一點的東西，那末又怎能得依稀繚繞起來？「繚繞」兩個字的用法，此公還未曾摸實在，真是不通又不通了！那首詩最後兩句是「紅爐的火却漸漸滅消溶，眼前的一切都變成了幻空。」形容紅爐的火熄滅了，可以用漸滅，可以消溶，這才是狗嘴裏出象牙，未免是個奇跡。照全詩的情境說起來，也是勉強得很；此公由爐火想到金字塔，由金字塔想到帝王顯現請他到古塔裏去遊覽，於是他正想說聲走，眼前的一切變成空幻了！你看，這才是空幻之至。

有人說，詩不可以讓你這樣解剖的，如果讓你這麼一來，詩意就全走了！而且，而且說不定要漏出不通的句子來，那簡直要被說是連文章都不會寫的了。我說是的，現在的詩是不通的人寫的而讓不通的人看的，本不在乎這些；我這點解剖工作，不過是

穆木天的「清唱」

穆木天的詩集「流亡者之歌」現向在現代印刷中，在未看到之前當然不便說什麼，不過穆之詩歌原自有其獨到的長處，也許將來不容人們貶責的。可是當我看到他那篇代序的文章「我的詩歌創作之回顧」，極盡自捧自之能事，令人不無穆先生是在獨個兒「清唱」之感。

穆先生那篇大作，從九一八說起，說到東京，說到失戀，說到詩感之發生，說到他的家庭身世，說到他求

幫助不通的看的人去看不通的人寫的不通的詩罷了，原也沒有多大意思。

我早說過，從「閑居自語」以下解剖起來給大家飽飽眼福，就使也好替某烏龜委態刊物捧捧場的。有機會，可以從別的刊物上再來他幾手，等候吧！

三，二三大便之後。

道生

學期之種種，說到在吉林，在北平等，這好像是「傳說」中的一段最精彩的地方！這裏邊所以說得這麼仔細者，在在是想說明他之做詩非是無病呻吟，非是輕易才捉筆的；譬如他寫了「江雪」，是因為大雪之後封了冰的松花江上特別的雪白，在江岸上的天主堂裏鐘聲一響時，引起感慨無量的緣故；又譬如因為他在東京失眠，看見什麼東西都是黃的，又非常的愛讀聖伯符的詩歌，於是聖伯符的「黃

光」影響出來他的「薄光」；在廣州祇產生「弦上」等三首，而在北京（穆原文如此）祇產生「薄暮小曲」等四首，其中據穆先生自己說「似相當的有硬作的成分」，原因是，「一切均是空虛的」；這些，無非是在說明他之寫詩不肯輕易動筆的。不肯輕易動筆，當然是「詩人」的行徑，當然是好東西了。

而且，穆先生竟聰明得不凡，他不單會從這許多小地方取巧，也會從大地方下筆；在那文章的一開頭便是些「國破家亡」之感，「心中總像是有幾條利刀在挖搔着似的」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於是他說，「那麼，我的詩人的心又該怎樣了？」因之，「把好多詩情壓制住了」！這就是說我們的愛國詩人因為「國破家亡」的緣故，沒有什麼情緒再來做詩了！這當然也是說明他之做詩時的抱負的。

最後，穆先生又像是覺悟了過來，於是：「雖然為在都市中心，不能親睹東北的慘狀了，但是，或從報紙上，或從朋友的口中，是總得彼方的一點消息的。我心中時時酸痛。乘着我還有聲音，叫我時時地唱『流亡者之歌』罷。可是，現在的東北究竟是怎麼樣了？」你看，你看！穆先生的愛國心腸真熱，說來說去又說到「現在的東北究竟是怎麼樣了」！

從小地方取巧，從大地方下筆，

鄭伯奇夫子自道

在「春光」創刊號裏拜讀了鄭伯奇的一篇「偉大的作品的要求」之後，心裏覺得怪難受的，說不出的怎樣的一種憤慨；鄭先生不是在那裏瞎扯蛋嗎？

鄭先生不是個批評家，我知道他也是寫寫小說的，在「創造」時期的

都是穆先生自己演的拿手好戲，道生不敏，嘆觀止矣！

穆先生「清唱」之例一開，我知道有許多後來人仿效的；既可無得請人捧場，又可「選心所欲」的描寫得更透澈更仔細更真確點，筆操諸人，也許還有「不夠」的地方呢！說到這裏，我又想起許多情人做序捧場的傻瓜來了，如其費力湊滿一台戲，何如自己唱他一個「獨腳」的呢！咳！

三，二〇早上。

嘉何

作品也拜讀過不少；他這篇文章無論如何是引不起人的同情，在某點意義上講起來，鄭先生許被罵作毫無常識的傢伙！他對於中國近數十年發生過很多的偉大事變，為什麼沒有產生出來一部偉大的作品這一問題的意見是：——中國的環境不容許——作家的

能力不夠——一般文化的水準太低——文化遺產太薄弱——作家的生活經驗和觀察都太狹小——時代前進，作家落後等等。但是，爲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出現的原因，除了上述的而外，他似乎在責備作家們「缺乏勇氣」，是的，有勇氣，不怕死，當然就可以寫出偉大的作品來了；可是，憑我們所看到的却不是這麼一回事，而且，我敢担保的說，現今的作家們（被收買者除外）沒有一個不是勇氣勃勃的，沒有一個不是勇氣勃勃的想寫出他心頭的怒火來！鄭先生既明知環境不容許，他爲什麼說出這樣的話來呢？而且，我又說句調皮話了，所謂「偉大的作品」不一定是叫人閉門去著「禁書」，如果有「勇氣」寫出那些該被查禁的東西（如挑撥階級鬥爭者是）就算是「偉大的作品」，怕沒有那回事吧！如果鄭先真是這麼打算

，那又未免套上紅眼鏡了。「偉大的作品」并不在乎該說某一個偉大的事件，也無需要什麼「勇氣」，依我的意思，祇要抓住一個適當的題材描寫得成功就是。這當然要說到「作家的能力不夠」那許多話上去了！

「偉大的作品」該怎樣才能出現呢？這恐怕不是鄭先生所能想得到的！

就拿鄭先生自己來講吧，爲什麼不拿點勇氣出來，出產點「偉大的作品」呢？無論如何，鄭先生不至於視顏的向我說是沒有勇氣的緣故吧！

記得鄭先生曾寫過一篇以滬戰作

張資平的創作

在時事新報的青光上讀到了張資平氏關於我底創作的文章。

張氏是被一部份人目爲小說販賣商的，誠然，假如檢查起張氏底作品

背景的小說名叫「兩個後防」，那裏面真的是沒有勇氣，就連「反帝」的勇氣都沒有一點兒，那樣一個「偉大事變」的好題材，怎麼鄭先生會寫不出「偉大的作品」來呢？這恐怕又不是鄭先生所能想得到的了！

據此觀察起來，祇有鄭先生的確是沒有勇氣的；在「偉大的作品的要求」一文中所說的原來就是說他的自己，「以己例人」，推而出之就一口咬牢一般的作家們都是和他一樣的了，這才真是在那里瞎扯蛋呢，

寄語鄭先生，磨勵自己的「勇氣」吧！
四，二午前。

魂 影

，多少是會令人可疑的。例如他底長篇創作紅霧，同他底其餘作品比較起來，很難使人看出是出於他自己底手筆，不過因爲「查無實據」，所以也

不能就斷定張氏以賤價收買無名青年底作品，這種近乎誣蔑的舉動，我覺得是一種不可赦免的罪惡。所以我們將這一件擱下來不提，讓他成爲疑案！

張氏底作品假如同其他我國的作者比較起來，當然不能算少，並且也幾乎可算得多產。然而一攷查其所有長短篇創作之內容，不禁令人失望！

文壇走狗

「走狗」者，聽「主子」之指揮，東奔西走，南鑽北營，腰酸喉啞，而希冀得到一些主子扔下來的「肉骨頭」！

譬如隔壁李四家的阿黃，會天天跟在李四的屁股後打轉，搖尾巴；如果李四的嘴裏發出幾聲「噓，噓」，那麼阿黃就會順從主子的意去噓路人，當牠狂吠了一陣自以爲完成了主子使命的時候，牠也會很敏捷的轉回牠

革命——戀愛，戀愛——革命，翻來覆去都是這一套把戲，多麼貧乏得可憐呀！不知張氏本人亦有些厭倦否？（張氏在關於我的創作那一文內，說他底作品除了很少數幾篇外都不滿意。假如這不是僅僅謙恭說漂亮話，張氏倒還有一點希望呢！我們且拭目以觀其將來。）

蕭蕭

主子——李四面前搖幾搖尾巴；於是阿黃身上的毛就得到李四——牠主子的手掌摸上幾摸，「幸運」的時候也會嘗到主子嘴裏「吐」出來的「肉骨頭」，於是阿黃會自覺光榮得意的睜大着狗眼，這，阿黃當然要算得是李四的「忠實」的「走狗」了！

可是，天地之大，走狗自多，又豈止阿黃一個哉？政客有政客之走狗，軍閥有軍閥之走狗，而「文壇」之

中，亦自有「作家」之「走狗」焉！爲了想「弄」得幾塊錢的「稿費」，於是不得不找得一個「主子」。然而主子雖多，而自身之是否有「走狗」之「本領」則一問題；縱然是你誠願的想爲你「主子」鞠躬盡瘁，奔「走」爲「狗」，但是彼「作家」也許把你識而遠之，那麼你仍舊是「狗」而無從「走」起。緣是，在極欲「得」「主子」而「未得」主子「收之門下」的時候，是不得不終日奔於諸「作家」與「書舖」之門；見有「名家」「作品」，則握筆而「捧」之；見有「漂亮」「刊物」，則張口而「吹」之；終日「狂奔」，時時「狂捧」，腰酸喉啞，無非想把自家「新」的「姿態」「表現」，而得投入於「主子」之「門」。待到某「作家」也，認爲此「狗」尚可使之一「走」，雖乃「噓」之而來脚下，列入「走狗」之羣，於是終日追隨恣意狂捧，雖搖尾跳足而自以爲榮焉！然而，雖然弄到幾塊錢的稿費，可終究是個「作家」的「走狗」而已！

嗚呼，亦可憐矣！

俄羅斯一少女

子 蘊

——獻給死了的S.Y.

那時，聖彼得堡有一個莫大的政潮的變動，馬利當然也被捕啦。

在她被捕後一個星期的光景，新任要職的蒲列斯基特到牢獄裏去看她，當然，在這風聲正緊張的時候，這種事除了做要人的他而外，旁的人是辦不到的。

他們居然在那陰暗潮濕的鐵欄旁相見了。——馬利帶着滿身嚴刑拘問時的傷痕，兩條腿已經不能夠動彈，還是給兩個獄卒抬出來的。

「怎麼？你這麼受傷了嗎？」蒲列斯基十分體貼似地問。

「這有什麼希奇！你才是少見多怪呢。你沒有見到許多比我傷得更厲害的人嗎？」馬利像動怒了般她說，這態度顯然是很叫蒲列斯基不安的。

「爲什麼這麼發氣呢？難道你嫌我來看你來得太遲了嗎？」蒲列斯基涎着臉，像賠禮似的。

「這到不是的。」

「爲什麼？」

「因爲我本來便沒有希望你來看我。所以也沒有怪你早來遲來的必要。」馬利滿不在乎地說。

「這又是爲什麼呢？」

「我與其希望你事後來看我，何如事前希望你不要逮捕我呢？」

蒲列斯基着急了，他說：

「馬利！你錯了，并不是我要逮捕你的呀！」

「雖然不是你逮捕我，但不是你們逮捕我的嗎？你至少可以制止他們不來陷害我吧！」

「可是，」男的說，「我也有權利釋放你呢，只要我肯對他們說，你是在錯誤中被捕的。」

「那麼，你便這麼對他們說吧！何必先和我說長道短呢？」

「可是……」

「可是什麼？」

「可是你也得遵從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只要你肯愛我，今天下午你便自由了。」

「可是你也得遵從我一個條件哪！」

「什麼條件？」

「你得把我們大家都釋放出來，因為我自由了，其他的人不得自由，這在我是辦不到的。」

蒲列斯基覺得有點猶豫了，他對於這關係重大的條件，是不敢貿然承認的，然而他知道馬利底性情，也不敢遽然否認。所以，停了一會，他又支吾其詞地說：

「只要你肯愛我，問題總是可以商量的。」

「愛你不愛你，問題總也是可以商量的。不過，在我愛你之前，你總得向我表示一點你是真實地愛我的證據，……」

蒲列斯基歡喜起來，他認為事象開始有轉機了。他說：

「你還要什麼事實的證據呢？過去我曾經那麼追求你，現在又這麼來問候你，將來還準備盡量幫助你。」

「但是這還不夠呢？」

「要怎樣才夠？」

「如果你真地愛我，你便應跟着我們一同跑，你便應該去作你能夠辦得到的事情。」

「什麼事情？」

「至少先把我釋放了。」

「還有呢？」

馬利望了一下他胸襟上的徽章，那徽章是印有皇帝尼古拉的像的。

「還有，」她說：「你應該利用你底武力，把這個人的頭顱交來給我。」

失望使蒲列斯基灰心了，他說：

「你這人為什麼這麼固執？你為甚麼要這麼仇視我呢？」

「因為他使我們得不到自由，使天下人得不到自由。」

「我不是說我可以使你在今天下午便得到自由嗎？」

「在天下人得不到自由的時候，我又何忍一個人得到自由呢！」

「不過，你該知道，你要這麼固執的時候，就連你一個人的自由也得不到呢。」

馬利開始憤怒了。

「滾你的吧，我才用不着你開恩，我們自會戰取我們底自由呢！我失了自由，我們底團體，我們底主張決不會因此停止活動；我死了，我們底團體，我們底主張永遠不會死。你想我愛你吧！可以的，那除非拿你底頭顱來交換，只有這樣，才能表示你是一個有血性的男子；也只有這樣有血性的男子，才值得我拿愛培植呵！」

蒲列斯基被罵得面紅耳熱，走了。馬利也是在當天晚上給槍斃了的。

文學與思想

張協

在近來，世界上的許多著名學者，說明的文學定義很多，誰是誰非，我們也不能遂意的遽加判斷和批評，不過我們却可以藉此觀察各個學者對於文學的意思，究竟怎樣？現在隨便舉幾例：

密勒 Max Muller 說：「哲學是思想的科學；文學是表白思想的科學。」

安麥生 Amesson 說：「文學是最好思想的記述。」
亨德 Theodors W. Hunt 說：「文學是寫下來的思想

的表現，有想像，有感情，有風格，能使普通人類的心理覺得明瞭，感着有趣，却非專門學藝的形式。」

馮克的標準字典說：「文學是寫印的，從人類心理綜合而成的出品，必定有高尚健全普遍的思想，有適當純粹美麗的體裁，而且是合於藝術的構造。」

從這幾位學者的文學定義裏綜合起來看，可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文學在形式上儘管有多種的差異，但在內容的要素上，思想却是第一：凡是有價值的文學，都必須具有高尚純正的思想，文字是文學的形體，思想是文學的精神，徒有形體而沒有精神的文學，彷彿是無靈魂無腦筋的美人，除了肉體以外，有些什麼？所以說：「思想雖不必單靠文學而傳久；文學却必須依賴思想而不朽。」

我們且看往昔：在西洋，像希臘荷馬的詩，英國莎士比亞的戲劇；在中國，像屈原的離騷，太史公的史記：這都是很舊的文學作品，在現今讀起來，仍然感覺着意味無窮，百讀不厭，這不是由於他們的作品蘊藏着他們的偉大的思想嗎？再看近代：許多的文學家，有幾個不是鼎鼎大名的思想家，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杜斯退益夫斯基的愛的宗教，易卜生的第三帝國的理想，左拉的自然主義，弗羅貝爾的虛無思想，泰戈爾的哲學，羅曼羅蘭的大勇主

義，這許多人那一個不是拿超羣的思想滲透在超羣的文學裏，由超羣的文學而傳播了超羣的思想，使得讀他們作品的人們，由他們的文學而愛好他們的思想，由愛好他們的思想而更珍惜他們的文學。文學作品之有內容者在此，有永久價值者亦在此！

文學和思想的關係的密切，既如上述，所以我們可更進一步研究文學裏所包括的思想究竟是怎樣的？我以爲若就性質上詳加分析，也有兩點的不同：

(1) 偏於情感的思想 情感有人是割出於思想以外的。固然，人是情感的動物，有許多粗暴的情感，偶發的情感，常是不假思想，瞬起瞬滅的。但有許多偉大而有永久性的情感，確是受過偉大的思想薰陶提鍊過的。我們這裏所談的情感，係指後者，故仍可說是思想的一部分。我們祇要把古籍翻閱一下，就看見許多偉大的作品，是屬於這類的，例如大家所知道的：拜命由熱情奔放而寫出的哀希臘的奇詩，漢高祖在統一天下後得意之餘而創作的大風歌，楚項羽在垓下失敗後悲憤填膺而詠成的垓下歌，又如木蘭辭孔雀東南飛等，都是千古不朽的富於情感的作品。

(2) 偏於想像的思想 想像思想是思想的重要部分，任何文學作品裏都少不了的。當然，新浪漫主義的作家：如

王爾德魏爾命勃來克愛崙坡等的作品，是極富於想像的因子的。就是，自然主義的作家：如左拉等的作品，實際上也未始不含有些微的想像因子在裏面。再看我們中國的古籍，像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即是最有名的代表。不過有一點須要清楚的：就是所謂想像，並不是指的那種無意識的空想和怪誕，實際是說，寫一個境地，說一樣事情，總要設身處地，將那事情，那境地的特點把握住，寫得有情有理，維妙維肖，不着一一些些微的痕跡，使讀此作品的人們，彷彿親臨那境地，親見那事情似的。這類作品，便是富於想像的思想的作品。

此種情感的和想像的思想，常不滿意於現社會現時代的一切制度文化，而有一種時刻向前進展的趨勢：因此便產生了文學的革命和宣傳問題的爭執。

我們爲要澈底明瞭這問題的是非而確定自己的文學觀念起見，應當先研究文學的創作的原始。

文學的創作，是由於一些大思想家的突進不息閃電似的奔流似的力量裝進文學的典型裏的製造品，所以廚川白村氏認爲在一切文學家的作品裏都可以看出該作家的生命的力。他說：

「……而說「創造的進化」的伯格森 (H. Bergson)

的哲學不待言。就在叔本華 (A. Schopenhauer) 的意志說裏，尼采 (F. Nietzsche) 的本能論超人說裏，表現在那蕭伯納 (Bernard Shaw) 的戲曲人與超人 (Man and Superman) 裏的「生力」裏，嘉本特 (E. Carpenter) 的承認了人間生命的永遠不滅的創造性的「宇宙的自我」說裏，在近來，則如羅素 (B. Russell) 在社會改造的根本義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上所說的衝動說裏，豈不是統可以窺見「生命的力」的意義麼？」

——魯迅譯厨川白村苦悶的象徵第二頁——

文學作品既然是「生命的力」的表現，所以能夠全然的離開外界的壓迫和強制，站在絕對自由的心境上，表現出自我所產生的唯一的理想的世界。

這是實在的事實，有許多特殊聰明的人物，他的生命的力，常是遠遠超過普通一般人的。說得簡便一點，就是他的思想，常是銳進的，錐一般的穿過時代的輪子。人家還沒有體念得到的事情，他老早體念到了。厨川氏很明白的說：

「但在非常超軼的特異的天才，則其人之生活內容，往往竟和同時代的人們全然離絕，進向遙遠的前面去

，生在十八世紀的勃來克 (W. Blake) 的神秘思想，從那時集出來以後，幾乎隔了一世紀，待到前世紀末，歐洲的思想界，出現了神秘象徵主義的潮流，這才在人心上喚起反響，初期的勃郎甫或斯文班 (A. Ch. Swinburne) 絕不為世間所知，當時的聲浪且不及衆小詩人者，就因為已經進步到和那同時代的人們的生活內容早沒有什麼可以共通共感的什麼了的緣故；就因為超過那所謂時代意識者已至十年二十年。不，如勃來克似的，且至一百年模樣而前進了的緣故。就因為早被當時的人們還未內的生活上感到的「生的苦痛」所煩惱，早已做着來世的夢了的緣故」。

——書同上第五四頁——

其實像這樣的天才的作家，也還很多。例如英國的沙比亞。般瓊生 (Benjonson) 便曾讚美他說：「He was not of an age, but for all time」這無非也是說他的生活內容，包括着很大很廣的東西罷了。

這種超越時代超越空間的生活內容所包括的東西，——生命的力或思想——有時也能暗示着一般的民衆漸漸走向這條路，因為凡是一個時代和一個社會，都有牠的生命，這種生命是繼續不斷的流動和變化，這也就是所謂思潮

的波流和時代精神的變遷。這種波流和變遷的徑向，是緊緊追隨着民衆的意志的。換句話說：就是未來的徑向，是潛伏在那時代那社會的民衆的心胸的深處，隱匿在那無意識心理的隱影裏。雖然誰也有這種需要，可是誰也不能將這預先捕捉住，表現出。而文學家却憑着特異的天才，將牠表現在文字裏，讀者即在他的心的深處，因此文字的媒介，而起一種共鳴作用，又可因此而造成功羣衆的力量，推翻社會上的舊制度舊文化，而建設新制度新文化。所以說文學常行所謂精神的冒險 (*Spirits adventure*) 無意間便成功宣傳革命文化的先驅者。厨川氏解釋這層理由頗爲清楚。他說：

「……既然文藝是儘量的個性的表現，而其個性的別的半面，又有普遍性的普遍的生命，這生命即偏在於同時代或同社會或同民族的一切的人們，則詩人自己來作爲先驅者而表現出來的東西，可以見一代民心的歸趨，暗示時代精神的所在，也正是當然的結果。」

——書同上第八九頁——

總之文藝所以能見一代民心的歸趨，暗示時代精神的，便是因爲文藝家的個性的別個半面，帶着普遍性的普遍的生命緣故。文學是文藝下的一部門，文藝既是如此，

當然，文學也是如此。

我們且看以前的文字，對於社會的改造力量罷！

這都是週知的事實：法蘭西的大革命，是由于盧梭 (J. J. Rousseau) 這些人們的羅曼主義 (Romanticism) 的文學爲其先驅；又如英國由維特里亞朝的保守的貴族的國家轉化而爲現在的立憲的國家之前，最早有法蘭西的頹唐派的文字，已輸入了英國，至前世紀末年，又有蕭和威爾斯的打破因襲的文學起來，做這近代英國激變的先驅；又如日本以前的明治維新，賴山陽的純文學作品日本外史這敘事詩爲其先驅；最近的民治運動和因襲打破社會改造運動，是日俄戰後所興起的自然主義文學的運動爲其先驅：(厨川白村苦悶的象徵第九〇頁) 這都是指的文學影響于政治制度的改變的方面而言。還有一件歷史上最值得歌頌的，便是解放黑奴一事，牠和文學的關係，不妨也拿來談談：在美國，大總統林肯頒布釋放黑奴之令，在入道主義上最先開了一朵燦爛的鮮花，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但有誰想到這是司吐活夫人的黑奴籲天錄爲這種運動的先驅呢？留施叢談謂：「一枝弱筆，挑動南北之干戈；喋血數年，殺人盈野。」便可想見這部書的力量了！又如俄國的放奴運動；文學的力量，也正不少。最初注意這運動的，要

算拉赫·契夫。他在一七九四年出版了一部從聖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很精細的深刻的把農民的悲慘吶喊聲，寫在文字裏面，真足使讀者動容。昇曙夢曾稱贊這書說：

「描寫農民的怨慘的境遇，摘發官憲和地主的壓制暴虐與制裁之不公平，而呼喊農民制的撤廢；實是農民解放運動的最初的產聲。」

這幾句話頗稱切當中肯。此後關於這種運動的作品，日漸增多了，好的也不少：如克拉沙夫的赤鼻霜和農家的兒童，不塞梅斯基的戲曲悲慘運命，托爾斯泰的黑暗的勢力，諷刺作家沙爾條加夫的無辜的故事，民衆小說家格里各羅契的不幸的安東等等的作品；或寫農民生活的慘劇，或寫農奴制的殘酷的事實：無一個不是以農民農奴爲描寫的對象的。這裏有一個最值得我們佩服的，却要算屠格涅夫了。他出版的那本唔唔，是寫他母親虐待農奴的慘狀。大意是說他家裏的一個瘋狂的老農奴，非獨被他母親剝奪了戀愛權，就是一隻狗也不愛他了，他的母親終於逼他把狗溺死，依舊過着孤獨的生活，才肯罷休，這部書在當時不知流了多少讀者的淚！但是最成功的，還是他的那本獵人日記。他親自在他的母親一八五〇年去世後，承受遺產，將所有的農奴全行釋放，恢復其自由。後來俄皇讀了

這書，心裏也極受感動，遂在一八六一年下令釋放全國的二千三百萬終年喘息在壓迫的勢力之下的農奴。

此外如高爾斯華綏的正義 (Justice)和王爾德的獄中記，改良了英國的監獄；柴霍夫的六號室 (Ward No. 6)，改良了俄國的醫院；也都是歷史上有名的事實。(現代學生二卷一號)

根據上面所說，文學的富于宣傳性，實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了。但是，假若反過來說，富于宣傳性的盡是文學，這又是完全錯誤的觀念了。因爲有許多宣傳的東西，除了喊口號罵打倒的意義以外，一些也沒有。若將這些東西，也胡亂的塞進文學的領域裏，未免太忽視了文學的價值了。

至於有許多持極端反對的態度的人們，根本不承認文學的領域，是可以混進些微宣傳的滋味，以爲文學和宣傳，常是對立的。矛盾的，既是文學，便不應當宣傳；既是宣傳，即不成爲文學；這實是不通的理論。最顯著的，像舊俄羅斯的文人應不起新俄羅斯的作家，便是個好例，他們以爲自己寫作的文學，是站在純客觀的立場，絲毫無宣傳意味，才稱得起是文學作品。而新起作家的文學作品，却注意于宣傳的一方面，毫無文學的意味！是最可痛恨而

應嚴厲拒絕的。其實，忠誠一點說，他們自稱為純客觀的作品，何嘗不帶有宣傳的意味呢？

看罷「施麥洛夫 (Ivan Shmelov) 在其不盡之杯 (Inexhaustible Cup) 的序文裏，曾這樣說：「這首詩——

我想把這部書喚作一首詩——是我在一九一八年之夏，我生涯的受難期間寫的。在那年我離開了莫斯科，那已經不是我從前的莫斯科，而是一個已被那惡的勢力所囚困的莫斯科呀？」作者不是輕輕的用了一句「而是一個已被那惡的勢力所囚困的莫斯科呀」的話，把那新蘇俄政體罵倒了嗎？這非宣傳而何？還有納西永 (Ivan Nashvin) 的狗 (The Dogs)，敘述俄國從舊制度移到新制度期中一個普通的狗的傳說，和奧梭錦 (Michael Ossorin) 的寂靜的街 (Quiet Street) 寫的一九一七年大革命的歷史，表面上都稱為極其公平，無偏無私，實際上那一部書不含有宣傳反對新蘇俄政體的成分呢？——新中華一卷七號歌川

中 國 與 蘇 俄

第 三 卷

第 二 期 合 刊 出 版

- 蘇俄第二屆的五年建設計劃.....摘譯莫洛托夫報告
- 一九三四年蘇俄國民經濟.....宗華
- 蘇俄農村的建設.....摘譯伏洛希洛夫報告
- 蘇俄的新建設.....王宗
- 蘇俄的工業.....王宗
- 蘇俄的機器製造工業.....白克
- 蘇俄的燃料工業.....白克
- 蘇俄的建築材料與木材工業.....白克
- 蘇俄的交通事業概觀.....白克
- 一九三三年蘇俄的收成.....白克

- 蘇俄的東方貿易政策.....黃甘棠譯
- 蘇俄遠東州之森林.....徐賢關
- 糧食及市況通信.....徐賢關
- 蘇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拉狄克著
- 蘇俄外史觀與勞動哲學.....壯健譯
- 新的世界戰爭與中國的出路.....健
- 日本工業基礎.....健
- 大戰前後的(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的俄國革命.....汪浩譯
- 俄羅斯(七年的俄國革命).....汪浩譯
- 一月來之蘇俄.....汪浩譯

價目 每册二角 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 國外四元 郵費在內 本社訂定 郵票代折 洋九折 發行處 上海南京路四零二號

純粹的宣傳與不純粹的藝術——

所以我的意思：寫作文學作品時，應當抱「寫我心裏所欲寫」的態度，我心裏想笑，便寫笑；我心裏想哭，便寫哭；我心裏想呼號，便寫呼號；我心裏想呻吟，便寫呻吟；我的心，祇忠實于我的手；我的手，祇忠實于我的心；我的筆，祇忠實于我的潛在的意識。除了自我以外，一切都以不忠實，不顧慮。既成功的作品；有宣傳的成分也好，沒有宣傳的成分也好；我既不希望宣傳，我也不避免宣傳；這樣宣傳既無傷于文學，文學亦無害於宣傳；二者結合成永久和愛的夫婦，產出偉大的時代的兒子。

沽尼茲 (Joshua Kunitz) 說：「文學必得成為社會的工具，不可逃避現實。」這話站在純文學的立場看，同樣的也是贅疣。

一九三四，二，五，草於蘇州中學

郭源新的『桂公塘』

馬 兒

時鐘噹噹打了三下，才發覺手兒寫得痠痛，要睡覺去養息了。

手兒雖然痠痛，但眼兒還沒有疲倦，隨手拿『文學』的創作號，以履行我睡前的例行功課，並為催眠之用。

然而，郭源新君的『桂公塘』，把來催了起來了。

桂公塘，真是滿胸熱血千行淚寫成的作品，死寂腐臭的中國文藝園地，生長了這樣一棵壯麗的花樹，我怎能睡得着呢？

桂公塘，是以文天祥出使於虜營，被拒於真州，偷走過高郵的故事做題材的。據作者自己說，是綴飾文天祥的指南錄而寫的。文天祥為國犧牲的決心，杜澣之忠肝義胆熱血真情，以及余元慶吳淵等之民族國家觀念，在作者筆下，一一活現紙上。在意識和技巧上，實是新文壇上沒有見過一篇東西。這篇東西，可以說是真正的民族文藝，國家文藝。普羅文藝的英雄們，他們的民族國家觀念，給其

產黨反民族國家的綱領取消了。此種沒有靈魂的傀儡文藝，除了一些描寫共產黨人的浪漫故事之外，就是千篇一律的工人於罷工暴動之後去參加共產黨。什麼國家民族意識，他們是沒有的。他們不但沒有，且不准人有，再加以批評上對於有民族意識的作品，皆加以嚴厲的非難。沒靈魂的機器們！他們的血統還是中國人的嗎？

提倡民族文藝的英雄們，你們看看桂公塘罷。你們看看你們的『隴海線上』，看看你們『國門之戰』，有多少相同沒有？黨派是黨派，個人系統是個人系統，決不是民族，也決不是國家。

我反對不要國家民族的黨派文學，也反對假冒民族招牌的文學。我們需要的，是以熱血和熱淚寫出的真正民族國家的文學。

郭源新君的『桂公塘』，就是現在中國所需要的創作。

(三日上午四時卅五分)



重來

田翠竹

上

爲着生活所迫，我重到南京。

當輪船近岸的時候，天漸漸罩上一層灰黑色的幕布，岸上的電燈，放出黯淡的光，汽笛一聲聲，嗚咽的，發到我心之深處，驚起思鄉的悵惘。我渺茫地，隨着衆人擠，擠來擠去，我總是充滿着寂寞，孤獨，和悲愁。

船離了岸，我便提着破舊的皮箱，喊人力車一直向會公祠拉去。這地方是在南京一位朋友告訴我的，說是裏面有一個姓吳的湖南人，租了幾間房屋，做一小小旅社，每人只須大洋九元，就可安居一月，我是湖南人，也是窮光蛋，住不起那高樓大廈，帶有洋化錢臭的飯店，這卑陋的場所，恰恰相宜。

車子拉進會公祠，便由旅社裏的吳老闆引到左角的一間窄狹的屋子裏。這屋子的構造，是就階基而成的，外面

用篾摺遮隔。裏面的佈置，却很簡陋，靠牆那邊，放一張竹牀，靠篾摺這邊，放兩條古朽的木椅，中間擺了一張褪了漆的方桌。我將皮箱放在竹牀上，坐下來便抽煙，煙，縹緲的，我的靈魂也和煙一樣的縹緲。

七月十五的月亮，水晶盤一樣掛在天空，白雪似的光芒，照入房內，豆大的蜘蛛，在屋檐和篾摺的空間，組織牠的地盤，南風絲絲的吹來，蛛網攪了一攪，牠並不驚懼。我睡在竹牀，熱得非常煩燥，老是睡不着，轉到左，用右手一摸，臭蟲。翻到右，用左手一拍，蚊子。在這雙重攻擊之下，我不得已起來模模糊糊的爬上方桌，縮着腳，滑着腰，蝦子一樣的躺着，情願受蚊子一面的欺侮。

夜，這深長之夜。

我踞在這豆腐乾的棹上，想起了我這次飄流所典當的衣裳，父母沉痛而懇切的言語，妻子抽咽的哭聲，小孩子支離的病狀，這異鄉客社的淒涼，和那渺茫的前途。我

的眼淚，一點點，流出眼眶，流下面龐，流到衣上，熱的。

這是我二十四年來最傷心的一回了。

第二天早晨，天還只微亮，我便醒了。在平昔，這時候，我的黃金時代，就任你雷電交加，我也是酣入睡鄉。今天不但醒了，而且想睡，却睡不着，我起來，提了木桶在外面買了一個銅板的熱水，洗了臉，坐着，機械式的坐着。但苦早飯大遲，時間太長，看一看表，已經十點半鐘了，我問吳老闆，才知道每天只兩頓飯。喫了飯，我穿了灰白色的夏布長衫，開始巡禮五年不到的南京城，也就是爲找一綫生機，去訪在××部幹事的族兄。

惡毒的太陽，晒在背上怪痛，我拖着沉重的脚，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從前污穢的街道，現在變成寬平的馬路，從前矮小的民房，現在變成崔巍的宮殿，而且有汽車，馬車點綴其間，從前軍閥時代的一切的一切，現在的確換了革命的新氣象。我一面走，一面看，心中並沒有異樣的感覺，只是回味五年前讀書時的愉快，唱咀着現在他鄉的淪落。

走到××部，門首站了森嚴的衛兵，好像兩個石雕的翁仲，我挪了一張名片給他，很和藹地問道：

「請問這裏有劉志存先生沒有？」

「有是有一個，但不曉得出去沒有。」衛兵的神氣是十足的。

「煩你進去報一聲，我是他的老弟，有緊要事要會面。」

「……」衛兵望了我一眼，自頭髮至脚跟，方懶洋洋地動脚。

「莊弟！進來。」志存哥向我招手，我含着笑的跑進去。

「幾時到的？」我還沒有坐，他便抽了一枝煙，擦燃一根火柴遞給我。

「昨晚。」我接着火柴和烟，抽了一口，語音從烟中鑽出來。

「你前次寫信給我，知道你會來，但不料有這迅速。」志存哥嘴角邊微笑着。

「是的，我本想遲幾天，但是……志存哥：我的事你是全知道的，父親前年在長沙開布店，無故的被火燒掉，至今一籌莫展，我自己失學五年，閒在家裏簡直悶得要死，高中畢業，這算不了一回事，社會上像我這一類人多得很，甚至大學生，留學生，也感出路的困難，我生性又孤

僻不會吹牛拍馬，隨流合污，所以與站在場面上的人，老是格格不入，加以我們貴縣，黨派雜出，你想謀一小小飯碗，不奉承他們，是插足不進的。志存哥：我三十歲一瞬間就到了，自己的妻子，不能負擔，還要依賴父母，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所以我這次下了決心要出來，望你代我謀一枝棲，甚麼事我都幹，甚麼苦我都喫。」我一氣說出來，聲音有點顫抖了，幾乎要流出眼淚來。

「莊弟：你的事我總特別替你努力，但，現在是人浮於事啊！」他說出來的話，字字都帶有失望的色彩，尤其是「人浮於事」四字，我更聽得清楚。

我無心的談了一會，便辭他出來，一路上，我不住的亂想。

志存哥大約能替我竭力的，當他不得意的時候，他多半是住在我家裏，我們並不在意，而且和他的感情很好，所以他稍許生活上好點，就寫信告訴我們。然而我知道他的能力太小，未見得有把握。我想到這裏，「人浮於事」幾個字又像在耳裏譏笑。

我回到旅社中，太陽已經西偏了許多，我的汗珠，恍如雨下，薄薄的汗衫，溼得撈得水出，我洗了個冷水臉，覺得還涼爽，再用面巾揩乾身上的餘汗，倒在竹牀上，便

不知不覺的睡着了。一覺醒來，日已西墮，無情的苦悶，一橫便又塞到胸中。晚上：買了張小報，在慘淡的燈光下，仔細的看。

「老劉！哈哈！」呼喚聲，笑聲，由遠而近。

「的答，的答，」皮鞋響得分外嘹亮。

郵片招來的朋友，和志存哥，鬧成一團，這死氣沉沉的屋子裏，一會兒充滿了生氣。

「老劉：怎麼住這樣一間屋子？」舊同學老張問。

「覺得還好，只是寂寞點。」我苦笑。

「莊弟：這真的太不堪了，等一會我代你另覓一個較好的地方。」志存哥接着說。

「不——要得，我是在金錢方面着想，少年人嘗一嘗

這樣的滋味，也是應該的。」我堅決地拒絕。

「老劉既然自甘喫苦，這種偉大的精神，我們是很欽佩的，最好我明天把一舖毯子，一牀帳子挪來，免得受蚊蟲的剝削。」另一個朋友說。

「這再好沒有了，今晚我還要剷除這些香姑娘。」我很奮興的指着竹牀笑。

「這東西在南京，牠的威權比任何人大，哈哈！」志存哥笑了，惹起衆人齊笑，笑聲散漫在空中，雜亂地。

中

時光飛馬似的，絕不留戀的逝去，炎熱的餘威，已完全逃避，大地上染了很深的秋痕，孤處異鄉的我，又一月有餘了，家中的寒衣，尚沒有寄到，所剩的十二塊錢，早已用得精光。等事，鬼影兒都等不到，這非人生活，我的確不願過了。每天到了黃昏的時候，聽了庭中淒切的虫聲，我心中慌得水一樣蕩，愁得要哭出來。

今天：下着牛毛细雨，我木偶一樣站到房門口，望望天空奔忙的溼雲，望望庭中黃萎的秋草，望望自己飢餓的長衫。這時候，恰好昨天搬到我隔壁房裏的老頭兒也站了出來癡望。一個東瓜樣的腦袋，輕輕的搖，面龐上架了一付厚玻璃眼鏡，背兒溼溼的，穿着一件竹布長衫，上面有許多水溼痕跡，一眼望去，就知道他是個老八股。我爲着寂寞的驅使，走近去和他談話。

「先生貴姓？」

「李——轉教？」

「劉——先生好像是湖南人。」

「是的，敝縣湘鄉。」

「同鄉，哈哈！請進來坐坐。」

我坐在椅上，接了他的水煙袋，高聲的問道：

「李先生到此地來，有甚麼貴幹？」

「唉！莫問起，爲着生活問題來謀事的。」老頭兒開口就嘆氣。

「現在想必有成就了！」我很關心的。

「那裏，會人都會不到？」老頭兒氣憤憤地。

「唉！我們都是同病相憐啊！」我也不自禁地嘆了一口氣。

「你先生也是謀事？」老頭兒很驚訝的問。「這真糟糕，我到南京一個多月了，從前住的大旅館，現在沒有錢了，只好搬到這兒來。這世界真有鬼，我們一到，就是甚麼裁員減薪。」

「李先生：真沒辦法，總是人浮於事。」我說完這四字，又恍惚聽到志存哥的聲音。

太陽鮮紅的，血一樣，今天是晴了。老頭兒一早便跑了出去，不曉得有甚麼緊要事。我坐起來，肚中饑饉兒叫，煙癮又大發，摸一摸口袋，空空地。我大踏步的走到老頭房裏，看見掉上的水煙袋，使着力的抽，一口又一口，把他的煙抽了一半，呼，呼，呼，煙蒂子雨一樣落。

臭氣，一種火燒毛織品的臭氣，一陣陣鑽入我的鼻孔

，我四處尋探，牀當頭箱子上的舊呢帽裏出來一縷縷的烟。我喫了一驚，我走近去，原來烟帶子落在帽子上，燒了一個孔，我連忙弄熄，挪起帽子一看，底下的長袍也同樣一個穴兒。這真有味，燒了他的，活活作孽，但我不敢做聲，依舊照他的原樣放好，不過有孔的那邊，把它放到裏面，以避免眼光即時的發現。我心業業的走了出來，一天到黑，總忘不掉這件事情。

夜間：老頭兒回來，我也跟着進去，他大約是感覺得天將冷了，便挪呢帽來試試，剛放在手裏，他好像就看見這孔兒，把帽子貼在眼鏡上，左看看，右看看，結果發出這樣的一聲。

「啊！我這頂帽子怎麼燒爛了？」

我心中兀自一跳，臉上怪難過的。

老頭兒放了帽子，又去看他的長袍，眼睛方貼上去，又怪尖銳的一聲。

「長袍也燒爛了！」我心中跳得更厲害，再不作聲，他一定會疑心我，不得不裝裝裝的說道：「真巧，怎麼一燒兩層？」

「是的——該死，恐怕是昨晚我起來抽烟，不小心將烟帶子吹在上面，還沒有燒燃，算是僥倖。」老頭兒一半

憐惜，一半安慰。

「真是，倘若燒爛了，那就不得了啦！」我肚子裏好笑。

下

上海的幾個朋友，都知道我客中况味的清苦，便寫了一封信，付了幾塊錢，要我去玩玩，說是××要人的姪子和他們同學，還有介紹事情的可能性。我本來也悶夠了，所以趁這機會，到這消這一古腦兒的鬱氣。

到了上海，我是住在他們的寄宿舍，這房間內，只有兩人，一位姓周，一位姓黃，都是我五年前在上海××中學同業的最要好的，每年寒暑假回去的時候，三個人總要到南京逗留幾天。自從我失學以後，他們在外面幹了兩年事，又恢復讀書，聽說明年可以畢業或者會留美，也未可知。

我每天清早，望了他們頭髮梳得光光的，整潔的西裝，漂亮的皮鞋，攜着書本，一拐一拐的上課去。我，因徒似的，一個人靜悄悄地坐在寄宿舍裏，對着鏡子，看了這窘迫的形狀，憔悴的容顏，想起當日的活潑，是三人共同享樂，今日的煩惱，為甚麼只我一人嘗試？這一層：我真

想不透，我也不願想。

晚上，他們回來，邀我去看戲，我的騙壳是隨他們同往，我的心，是沒有去的，因為這一刻兒的愉快，雖然陪補得我一錢兒的創痕，但不能長久，是短促。

住了一個星期，××要人的姪子××君來了，便由黃君介紹。××君，大約二十多歲人，舉動很客氣，他說等一會，他有一封介紹信交給我，到南京××部直接去會他的叔父××部長，大若有幾分效力。我死灰色的心，稍許放了一綫微弱的曙光。

半月之後，我在上海也住膩了，覺得沒有多大的意義，恰巧××君的介紹信送來，我挪了信，上午九句鐘，便搭車，返南京，不回旅社，一直向××部去，走到裏面，由××部長的代表莊君接談。

「先生是姓劉嗎？」他開口就知道這一回事似的。

「是的，這裏有一封信。」我連忙鞠了一個三十度的躬，從袋裏拿出信，含着微笑的遞上。

「先生的事，我已完全明了，最好後天下午再來這裏一趟。」他似覺得還有商量的餘地。

我不待他再說下話，走了出來，肚子裏正在埋怨我，回到會公祠，吳老闆苦着臉走進來。

「劉先生幾時回的？」

「剛到。」

「在上海住了這久，總謀了好事吧？我這裏的火食費，三個月沒有清了，請你想個辦法。」

「不要急，我正在謀事，過兩天就有好消息，你的錢，我決不得拖欠的。我肚子餓了，請你挪點東西給我喫。」

「那倒是可以的。只要你先生不少我的錢。」吳老闆有點笑愈了。

兩天後的下午，我將蓬亂的髮兒梳好，長袍上的灰拂去，一鼓氣跑到××部。

「劉先生來了。」莊君一眼看見我，就蜜蜜的笑。

「來了，公事忙。」我也陪着笑。

「忙甚麼，沒有一點事。啊！劉先生的事大若有點頭緒，昨晚，我和部長談了一會，不講高位置，小小書記或者靠得住。」他有順利的言語，有順和的目光。

「是是！費了心。莊先生好像是湖南人？」我望他，我的呼吸，隨着話音停止了。

「不錯。劉先生從前是在那個學校畢業？」他說出這句話，我吐了一口氣。

「××學校混了幾年，談不到畢業。」我覺得中學畢業，說出來實在太渺小。

「啊！那末，我們是同鄉，也是先後同學，親上加親，再好沒有了，哈哈！」他張開口笑。

「哈哈！」這是我得意的笑，一縷縷的幽怨，都從這笑聲中爬了出來。

「劉先生的委任狀，明天大約可以發下，請靜待一下。他有十分的把握一樣。」

一天又一天，我靜待了一個禮拜。我還是落魄的我，委任狀還是堂皇的委任狀，我待得實在不耐煩，跑到××部去會莊君，傳達室板着冰冷的面孔，只是答不在家。

跑酸了我的雙腿，餓蕪了我的肚皮，北風吹僵了我的肌肉，我接連××部走了四五次，次次碰釘子。

我跑到最後一次，寫了一張條子給莊君。

莊先生：連謁五次，均不晤，恨甚。前承 先生雅愛，代謀書記一職，靜待至今，未見回信，不識究竟有無辦法，請於明早九時，稍待一刻，弟當前來趨謁，此請

勳安

弟劉志莊叩十一月三日

我寫好條子，再三囑咐傳達室，莊先生回來，的確交

給他。我憤恨的跑回來，倒在牀上，心中火一樣燒，我要燒毀這殘酷的世界。

「劉先生你謀事恐怕又成了泡影，我的火食費，硬要的，我又不是資本家，不靠客人的收入，還開什麼旅社？你先生是講面子的，自己仔細想想，莫到後來，弄得感情破裂，那就不好看。」吳老闆喉嚨裏要狂吼似的，面孔是兇惡。

「哎呀！吳老闆不要性急，我的事明天有個確實回信，你實在要破裂也就到明天再說。」我的話語中，是要求，也是抵抗。

「你不急我性急，老是明天到幾時去？我只曉得要錢。」吳老闆尖着嘴吧，咕咕嚕嚕的一路說出去。

「……」我望他的背影氣得眼睛都要鼓出來的樣子，但不好作聲。

烏雲，在天上一層層，埋了深深的怨，北風，在空中發出宏大的聲，我清早起來，徬徨而驚懼的跑到××部，走進傳達室便問道：

「莊先生回來了沒有？」

「昨晚到上海去了！」我聽了這話，好像一聲巨雷，把我腦筋裏的細胞，一個個都震破，我兩隻腳，拖了兩個

大石子似的，重笨的，不合節奏的亂踏。

我沒有靈魂，我沒有知覺，我沒有眼淚，混沌的向前踏。

我見不到天地，我見不到行人，我見不到前途，黑漆漆的向前踏。

北風，猛虎似的，着力吹到我的面龐上，衣袖內，褲管裏，不冷。

麻木麻痺了我的全身，七顛八倒的用手和頭伏在一座碑牆上，腦海怒濤，突然狂漲。

通 訊

編輯先生：

讀貴刊三月號湘人君為「現代編者做一點發掘的工作一文」，知道現代一月號拙詩「低訴」由湘人的發掘，說是戴望舒在湖南仰陽星期上披露過的，並且又有篇「介紹戴望舒先生」，這事件可見得活見囉！拙詩「低訴」寫好後，即寄給現代編者杜衡先生，另外又抄過份寄給仰陽友人王醉秋。杜衡先生處一份不久蒙其在現代發表。這是「低訴」簡單的經過。現在，由貴刊「前哨」的報告，「低訴」是一字不易抄自戴詩人的，這叫我應該怎樣剖白呢？星期是個什麼刊物，戴詩人到底在上面寫過詩沒有，這不用管；貴刊「前哨」的工作是

回家去？我這次出門，是下了決心的，不找一立尼地，有什麼面目見家鄉。就縱然厚着臉皮，不顧一切的回去，唉！路費呢？向朋友借；借多了，我再不好伸手。住在此地，旅社裏老闆的話，一句句好像一根根尖銳的針，一下刺入我的耳膜，刺傷我的心坎，再不繳錢去，一定會被逐的。自殺：未免是弱者的表現，我也沒有那種堅強的心腸，拋棄年高的父母，幼稚的妻子。

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又往那裏去好呢？唉！

二三，十二，十八，於湘潭

這樣的「嚴肅」「忠實」，友人王醉秋給「低訴」一稿下什麼鬼，也無須過問。一句話，「低訴」一詩是楊志粹自己的產物。給讀者釋濟這一個疑團起見，我聲明如上。

楊志粹謹上三，二十二。

編者按：湘人君的稿子發表後，即收到楊君來信，特代為發表。一切是非曲直，楊君來信中已說明白了，大約錯誤的地方，至少是在於楊君底一稿兩投，而其友人王醉秋將其原稿改為戴望舒作（究竟是否如此，尚待王君證實），遂造成一錯再錯，事實既是如此，編者也不必從中說什麼話了。

南遊日記 (續)

一 空

三，醉仙巖

從綠榕如蓋亂石奇崖的虎溪山下來，我們便順道遊醉仙巖去。巖爲廈門古蹟之一，在虎溪山東約一里，有石徑可通，惟崎嶇彎折，前後左右，都爲亂石所包圍，星羅棋佈，幾等於一個不規則的八陣圖，很不好走。此時，烈日當空，熱不可耐，因路途不熟，只知循石路亂跑，半小時後，跑得大家已滿身臭汗，尙不知所謂醉仙巖者在何處。未幾，石路漸寬，一亭巖然植其上，有橫匾一方，大書「蓬萊勝地」四字，入其中，南風習習，涼爽可人，乃知所謂醉仙巖者，定不遠了。稍憩，復前行。約數十步，抵一小山，巖石果偉，其上，疏松前列，一廟高踞，瓦碧牆紅，香火甚盛，則所謂醉仙范祖師之廟是也，巖之命名，卽由此來，惜不知所謂范祖師者果何許人，又何以有醉仙之名，乃歎嗟耳。在神殿前覓得一方桌，寬衣坐下，急呼小童泡茶解渴。神殿之上，香煙繚繞，燭火熒熒，醉仙生意，

還算不錯。俄而籤筒急響，札札有聲，鐘聲鏗然，咒語斷續，則一老嫗正下跪於蒲團之上，納頭叩拜，一腰支纖細淡掃蛾眉之女學生肅立其旁以待。同遊徐君者發癡念，亦向廟主購香燭一把，試抽兩籤，其文半通不通，不可解說，乃相顧大笑。

遊醉仙巖，並沒有看見什麼值得留戀的景物，不過却遇見了兩個值得紀念的小孩。當我們從醉仙巖回來的時候，在半路上，碰到兩個廣東的小孩，一個大的年紀約十五歲，手裏拿着一把芥蘭菜，一個年紀小的約十一歲，挑着一張小凳和蔬菜，大概是由山坡上摘菜回來的。他們一邊走着，一邊口裏却不斷地用粵語罵着。尤其是那位年紀較大的，更怒形於色，表示非常氣憤填胸的樣子，我便用廣東話問他：

「喂，小鄉里，你們罵那個？這樣怒呵？」

聽到這一句意外的廣東話，他們都抬起頭來仔細地看

我，一種難得的同鄉的親熱，電一樣地燃灼在他們的天真的視線。

「丟那媽！那個可殺的和尙。我們走我們的路，他無緣無故的說我們罵他，便舉起拳頭來打我們，丟那媽，連福建的和尙也欺負我們了呀！……」那個較大的孩子以一種訴冤的忿忿的態度答復我。

「是剛才走上去的那個穿黑衣的和尙嗎？」

「是的，就是那個賊仔！」

「啊啊，他欺負了你們！」

「是啦，他要打我們。」

「廣東人不成呵！」

「是啦，廣東人真「衰仔」了啦。」

「十九路軍累壞了廣東人。」

「丟那媽，十九路軍不爭氣！」

隔了一會，我又問他：

「喂，鄉里，聽說十九路軍退出廈門以後，許多廣東

人挨福建人打是嗎？」

「不知道。」很天真的答着。

「那時候，你們住在什麼地方？」

「住在廣東會館。」

「你們不怕挨打嗎？」

「沒有，我們躲在屋裏不出去，大人都都逃散了，只留下我們小孩子。」

「如果當時有人也來打你們，那不是壞了嗎？」

「丟那媽，不怕的，他們來打，我們也和他拼命！」是廣東人本性的自負的答語，而且是天真的，憤怒的。

下了山，走到馬路，我們和他要分手的時候，我又微笑着對他說：

「好，再會了，小孩子，十九路軍不爭氣，你們將來便爭氣吧！」

他們以熱情的眼注視我，很恭敬地天真地向我點了頭後，仍悻悻地向前走了。

我不時地望着他們那鬱鬱的背影和矯健的步伐。

「啊啊，是個值得紀念的孩子呵！」

我深深的默念着。

四，南普陀

走回大衙，已是下午二時的光景，肚皮起了革命，便在家酒樓吃飯，八個人沒有吃什麼，却一共花了九塊多錢，比上海還貴。人家說，廈門的生活程度比上海還高，

真是不錯。

飯後，回到濟南船上，知道船到明天早上才開，乃從容又登岸，作南普陀之遊。

南普陀爲臨海的一個石山，離碼頭約一里許，對面即廈門大學，大概因爲其地位與浙江之普陀山相似，故名。民十六年經太虛法師南來駐錫，鳩工修築，始備規模，可供遊覽。我們由碼頭乘黃包車朝南走去，廈門的黃包車，有一特點，即車轆上面掛一個小鈴，走起來，玲琅之聲，諸然斷續。令人感覺到有一種在鄉下騎馬的風味。

時已下午四時，當我們經過海岸的時候，從車上遙望海中，只見烟波一片，浮映斜暉，石島三五，羅列海中，如斷垣殘壁，如虎額獅頭。海風吹來，爽快無比。車行約半小時，即抵南普陀。

一級級的依山而建下俯視海港的廟屋，瓦是淡綠色，牆是橙黃色，沐浴於風光夕照之中，鮮明奪目，同時又表現一種佛家所具有的寂靜和平的風味。走到這裏，便不禁令人起一種出世超塵之思。越山門，抵大雄寶殿，和尚數十，正事晚禱，梵音微妙。其上，有一亭，八面玲瓏，如宮殿式，結構甚佳，而黃牆浴日，綠瓦倚松，景色更美。

再上，爲太虛臺。太虛法師大書「海天曠覽」之橫額於其上，又書一聯，如「雲影波光天上下，濤音松韻海中邊。」蓋從此臺俯望，則天空海闊，如在几席之間，真個是「海天曠覽」，惟以之比浙江普陀山之海景，則未免有小巫大巫之別矣。此臺聞爲前任湖北捐稅局長而同時又皈依太虛爲佛門居士之某人所建，藉以媚敬法師者，中國之僞君子，往往借佛門爲逃避之藪，其滑稽突梯之狀，有足令人作三日嘔者。太虛臺之下，大石林立，前十九路軍將領區壽年氏且刻「大好河山」四大字於石下，附一小跋，大意謂自淞滬抗日戰事結束後，而移師福建，來遊此地，念國步艱難，民族危殆，不勝感慨系之云云。我等以一種吊古的情緒，注視此石多時，覺得石頭猶在，而「人民」已非，亦令人「不勝感慨系之一也。太虛臺爲南普陀最高之處，下瞰海面，夕陽欲墜，海風大作，松濤微響，其聲嗚嗚然。金黃色的斜暉，從松葉間篩洒下來，如魚鱗般地印於墨黑色的亂石古巖之上，前後左右，閃爍炫人，如黃金萬片，鋪滿山上。俄而夕陽慢慢地沒下海面，作臙脂色，其狀如丸，乃於暮色蒼茫中，下山歸去。（待續）

淋 漓 (續二)

饒 生

南國秋初的黃昏，將向西沉的夕陽，還在發揮其威力。風，一點兒也沒有，把馬路上每個行人，蒸得汗兒淋漓。

永漢馬路上，有五個青年男女，匆匆的走着。兩個女的，一個是密斯盧，一個是志德的姊姊淑芬；還有三個青年，是石，民，植。植還是那麼名士派，西裝褲長到掃地，大襟衫的頸鈕又沒有扣，手中拿着一把大葵扇，一搖一擺在跟着行。

「密斯盧，爲什麼這樣子如意，請我們吃飯吧？」植不明所以的，作第二次的追問。

「等一下再說不好麼？」密斯盧低聲的答，有點不耐煩的表情。

石，知道了，如像討厭的罵植道：

「你這人老是這麼囉嗦，等一會便會死的麼？」

民蹙植一眼，植到不好意思的，低了頭下去。

行行到了奇香酒樓，密斯盧停止了脚步，拉着了淑芬，回頭問着同行的他們三人。

「我們就這裏罷，比較靜一點。」

他們一行五人，在密斯盧帶引之下，跟着跑上樓，找一個近騎樓的廳坐下。

盧吩咐茶房弄了許多菜，並且叫了半斤酒。

「密斯盧會喝酒咧！」多嘴的植，又來這麼一句。

盧瞞了他一眼，笑道：「是的，我從來都喜歡喝酒的。」

「我真慚愧，一杯也不能喝。」

「今天晚上，不能喝也要喝的，我請客，應該我說話。」

「對了！」石在拍手贊成。招呼了低着頭沉思的淑芬

和民道：「我想你們也贊成的。」

淑芬愁眉不展的，沒有說什麼，祇是點點頭，民也祇

是驀石一下，無言地答覆。

酒菜都齊備了，盧招呼大家吃了半飽之後，舉起杯道：

「芬姊！三位好朋友，同志，喝酒罷，僅僅一杯，我祇能喝一杯呢。」盧顫顫地，很淒婉的說。「我過兩天要離開此地了。」

「到什麼地方去？下學期不是就開學了？不讀書了嗎？」植酒也沒有喝，着急地問。

「我就是去讀書，才離開此地到香港去，因為學校我不能再去讀了。」她也放下了酒杯。

大家沒有話，在聽她說。

「本來，我不應就離開此地的。因為志德沒有出獄，芬姊那末寂寞悲苦。但是，不走怎行呢？你們不見黃伯初那個鬼嗎？他老是那麼可惡，下課便跟着我來纏。」

芬吃也吃不下了，好像呆了般，在聽她說話。

「我是不客氣的，罵了他兩句，他說我是左派，是志德的死黨，還要說有一天給利害給我看看。」她執着了拳頭，揚了一揚，「我怕他麼？我怕死嗎？但是事情給表妹曉關知道了，告訴給母親。母親老年人是膽小的，不准我再到學校讀書了。和香港的四姑母商量，要我到香港去讀英

文，避避他。」

「這斯頂可惡的，撞到我們，他的狗眼也那麼楞着。」植插進了這末一句。

「這樣子！我不能離開了。不然，膽小的母親，要我哭，叫我不參加什麼左派右派。」

「那末！去半年看看也好，時局轉了再回來也不過差一個學期。」有點老成的石，這樣子說。

「時局轉了，我要這斯的狗命。」植揚起他的大葵扇。很憤激的說。

「時局轉了再說，不要說這傻話了。」民按住他，表示不要他說。

盧接說下去：

「我去了沒有什麼，不過芬姊太不好過了。你們，是不便去看志德的，」她擦着流淚的芬，咽了一下：「我想志德不是共產黨，受難是受定了，不久我相信可以出獄的。不過，現在是苦了，從來送東西，是我和芬姊，現在芬姊自己去了。」

芬不禁嗚咽了起來。

「芬姊，你不要哭，此地不能哭的啊！」她溼着他的耳，低聲的止住了她。但她自己不禁滴了幾點眼淚。

石，民，楨：他們淒然了。後來還是盧振作的道：

「楨，你可以找我未婚妻王姑娘來陪芬姊嗎？」她向楨問。

「叫我去死也死，這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不過，她從來不懂這回事，而且膽也小得像一個老鼠一樣。」

「沒用，沒用，」石這麼斥他，「不要對他說，我的妹妹陪芬姊罷，明天我帶他去見芬姊。」

「那更好了。」盧好像放下重擔的，鬆了一口氣。但是，應該如何佈置，買什麼東西，你們要負責任的。」

「那自然！那自然！不容你吩咐。」楨拍胸這麼說。石，民也點頭。

「那末，我們吃飯了。」她轉頭撫着了芬的肩膊，「芬姊！你不要這樣子傷心，事情不是傷心就有辦法，祇有硬着心腸，想辦法去營救才是辦法。」

「我真恨秦梓那廝！做了大官，拉了同志。」楨想起了秦梓，忽然憤激了起來。

「恨有什麼用呢？」民見得楨這樣子不安靜，冷冷說了一句。

「大家吃飯罷！」她又回頭問芬，「芬姊，你吃點粥好嗎？」

「我：我吃不下。」芬伏在桌上抽咽了。
「芬，事情不是傷心的地方呀！」盧又是低聲的這麼說。

石，忽然好像憶起什麼似的，在褲袋裏掏出一封信給盧。

「……我現在是飄流，在飄流中工作着，生活雖然苦，苦得也有意味……就現狀來觀，南歸不是沒有希望的，大概菊黃蟹肥之時，我們便可以在北園把晤，同吃沙河炒粉了。德的生命若何？多延兩個月，問題准是沒有的……」

盧看了之後，不禁露出笑容來：

「衝這人真努力，真關心朋友。」石點點頭，楨在盧手中接着了信去看。

編後贅語

編者

我們薄弱的經濟力量，限制了我們的篇幅；而我們的篇幅，當然也把許多文章限制了。前期刊多發的稿已經排好了，因此本期預定要發的許多篇，也不能發下，老朋友的，自然可以原諒，但新朋友的呢？便有點不好意思了。而且幾期積下了的通信稿也不能發，這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很願意在翻譯上做一下功夫，倚筠兄現在正在努力於世界名著的翻譯。十萬字以上的長篇，雖有待於四卷，但二三萬字的中篇，下期很願意設法刊登。此外，徵生的「淋漓」，亦因稿件擁擠的緣故，只能發儘少的一部份，這是要對作者與讀者表示歉意的。

實號如欲擴充營業及推銷出品，刊登本刊廣告，其效力甚大。中華國貨尤為特別歡迎；為提倡起見，特另訂特別優待辦法。請詢本社廣告部主任程志青君。電話一五八七〇。通信處上海郵政信箱一七四六號。

本刊定價

每卷(六期)：一元一角	郵費： 國內不加 國外另加二元四角
每年(十二期)：二元	

新

壘 四月號
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全面	半面	1/4面
底面	六十五元	四十元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五十二元	三十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四十六元	二十六元	十五元
正文中正文後	三十四元	二十元	十二元

(色紙或彩印另議)

編輯者	社址：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第一號 新學文藝月刊社 電話：上海郵局信箱第一七四六號
發行者	新學文藝月刊社 上海廈門路三號
印刷者	惟一印刷公司 電話九一—一三七 上海四馬路中市
發行所	光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總經售處	現代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本刊投稿規約：

- (一) 本刊接收外來稿件。
- (二) 本刊對於來稿有修改之權。
- (三) 來稿一經登載，由本社從優酌酬現金或本刊。
- (四) 譯稿須附原文，如不便附寄時，應請註明原著名稱，作者姓名，及出版日期地點。
- (五) 來稿非經聲明并附有郵費者概不退還。
- (六) 投稿人須開具姓名及詳細住址以便通信。
- (七) 來稿請逕寄上海郵政信箱一七四六號本社編輯部。

定戶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等情，通信時請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詳細開明，寄交上海郵政信箱一七四六號或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第一號本社營業部庶不致誤。

先華書局郵購部的

服務精神

本書局聘有專門人才，辦理外埠讀者一切委託代辦書籍事務。凡有賜顧無不竭盡歡迎，穩妥迅速。而一切折扣定價，與原局毫無差異，務祈全國讀書界踴躍賜顧是幸。

(一) 郵購手續：外埠讀者欲通信購買本局或他家書籍者，請詳細開列書名，著者，價目，出版處及其地址，收件人姓名地址（字跡須清楚，地址須詳細），連同書價及郵費，一併寄交本局郵市部。如係「光華基本讀者」，須將「常年優待券」同時惠下，俾按折扣計算。

(二) 匯款辦法：外埠函購，凡郵局銀行通匯之處，書款均須用郵局或銀行匯票；遇有匯兌不通之處，可以郵票代洋，十足通用，惟以國內通用之一分至二角者為限。

(三) 郵購寄費：照書價總數加十分之一，另加掛號費（五元以內八分，逾額每五元以內加八分）。

上海光華書局
四馬路中市

模範文學讀本

模範小說讀本 謝六逸編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共分上下二冊，上冊精選世界各國翻譯名著，下冊精選國內優秀創作。每篇均詳加註釋，後面加作者小傳，作品研究，小說作法，詳細說明每篇之意義及結構。篇首並加編者序文，內容形式俱屬上乘，實為近代國內優秀之小說讀本。

模範小論文讀本

林蔭南編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精選國內外的優秀小品文數百篇，編者將其分為五類，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寫景的，有的是回憶的，均由編者有系統地分類，文情並茂。每篇後面由編者加以銳利的批評，尤為特色。

模範書信文讀本 林英編 實價一元

本書精選國內作家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朱湘、汪靜之、周作人等數十位作家的書信，每篇後面附編者介紹及註釋。這本書非特可以作為模範的書信文讀，亦可知道各作家思想演變的歷程。

模範日記文讀本 謝美雲編 實價一元

本書精選國內著名作家胡適之、魯迅、郭沫若、周作人、張資平、田漢、周金平、郁達夫、謝冰瑩等日記數篇。編者將全書分為三輯，有的遊歷日記，有的讀書日記，有的是文藝日記，每篇後面均附有編者的說明。

模範議論文讀本

陳梅編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搜集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壇上論戰的新文字，分成五輯，一為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二為性的道德論戰，三為人權論戰，四為文藝論戰，五為文藝論戰。每篇後面均由編者詳細說明，讀了這本書非特可以學習議論文的作法，而且可以看出中國新時代思潮的規跡。

上海光華書局出版